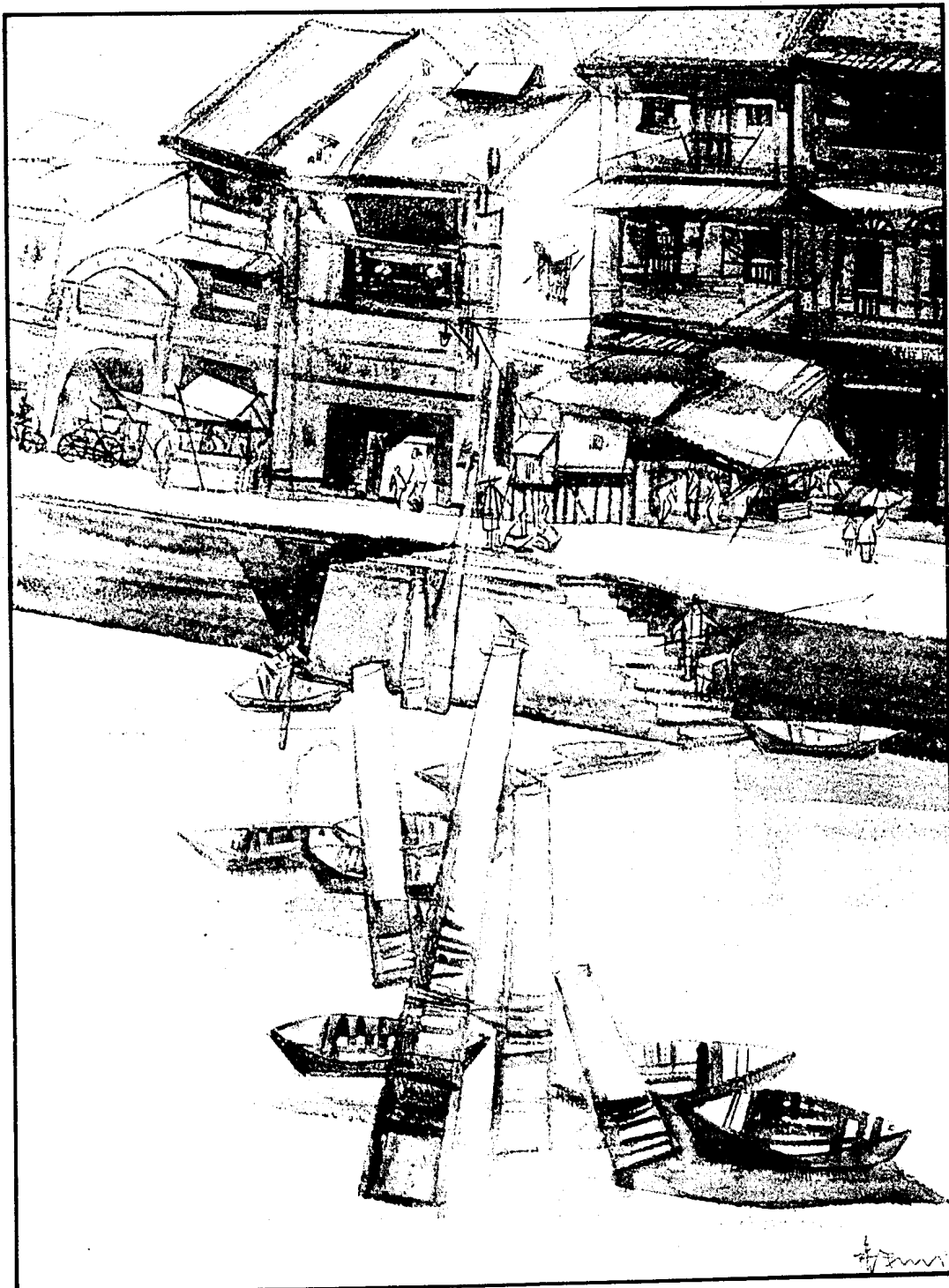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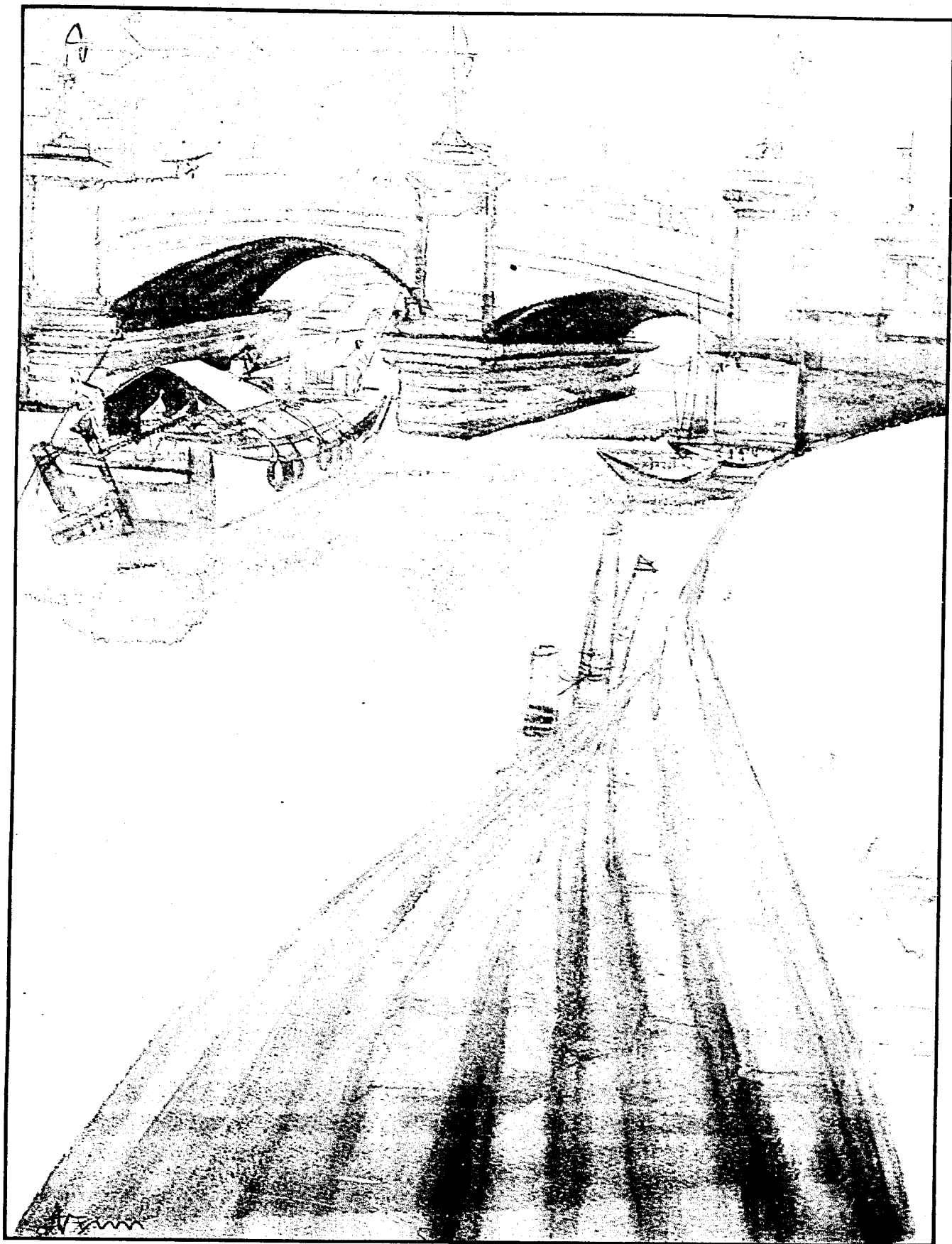


# 蕉風月刊 387

- 鄭百年的小說「慶功鷄尾酒」
- 鍾瑜的長篇「茫茫夜」
- 徐流、林森、謝永就的詩
- 風格獨特的水彩畫家劉培和
- 葛列的「兒童文學筆記」





△ 橋 (水彩1984) 劉培和

# 蕉風

月刊 · 1985年9月號 / 387期 · 目錄

風向	風度 我們需要怎樣的《蕉風》 每況愈下的文字 大家一起來讀書	2 2 3 3	李劍平 彬 靈 聞以風 阿 董
論述/隨筆	洞見與不見：這些人那些影片 兒童文學筆記	4 8	許書瑜 葛 列
散文	散文三則 訣 春簡 ● 候鳥心情 湖之面貌	12 14 18 21	張愛倫 千 林 張錦忠 徐 流
詩	將息 每週一我必着黑白 台北即興 仲夏夜微笑 姆指組詩——聯想第六隻	22 24 25 26 27	黃學海 徐 流 房樹華 林 森 謝永就
小說	慶功雞尾酒 沙漠之旅	28 33	鄭百年 唐 珉
長篇連載	茫茫夜	41	鍾 瑜
其他	風 聲 風 箋 風 訊	40 40 48	克 驥輯 編 輯 室 編 輯 室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印刷者：馬來亞印務公司  
 malaya publishing and printing c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編輯人：姚拓 / 白堯 / 梅淑貞 / 紫一思  
 伍梅凱 / 張錦忠  
 美術編輯：陳惜耀

長期訂閱：半年六期馬幣八元正。  
 一年十二期馬幣十五元正（馬來西亞、  
 新加坡及汶萊訂戶免付郵費。其他地  
 區訂戶郵費另計。）  
 郵購處：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 風度

\*李劍平

這麼這麼多的文人沒有風度，不管其文章好或壞，但凡有人畧彈一彈他的作品，馬上怒髮冲冠，小家氣到絕。這等九流的修養，九流的胸懷，我懷疑這些人還能夠寫出什麼程度的作品出來？誰規定寫評論文章一定要實事求是的溫柔敦厚？

既然作者的白底黑字有本事在坊間的各大報章雜誌登場，那麼當有人感興趣一針見血、指名道姓的褒貶，大大小小作者都該有點風度，等閒視之；好的批評吸取，沒啥看頭的批評丟掉，氣什麼氣？如果連這起碼的風度也沒有，請秘密寫稿，永遠別讓閣下的文章有機會在衆人面前出現。

即使有人作人身攻擊，作者也該等閒視之，因為這類半桶水也不到的批評者無處不在，何必大驚小怪，急巴巴氣冲冲的反擊？再說，明理人自然會懂，對牛又何必一般見識的彈琴呢？

作爲一個「公衆人物」，這是起碼的風度，雖然我知道這是知易行難的一回事，但沒辦法，這是寫文章的人一定要有的修養，如沒有，也要訓練到有。



連環圖畫 楊三郎

\*誰說讀書風氣不好？小孩子在街頭巷尾埋頭連環圖畫書，沉醉在暴力與言情的幻設世界。

## 我們需要怎樣的《蕉風》

\*彬 靈

《蕉風》無法在我們的社會打開「市場」，原因其實不太難找。我本身又賣又買《蕉風》，我樂意將自己的感想寫出來，提出一點很個人的想法給《蕉風》，我不知是否行得通。但我的用意是坦誠和實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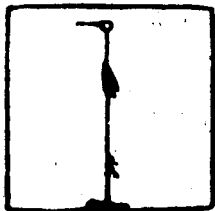
很多雜誌雖然沒什麼份量，可是銷路却是蕉風所望塵莫及的。理由在那裏？因為它們俗到幾乎肉麻，能迎合大部份知識水平不很高的大衆的口味。

另一些雜誌的銷量不錯是因為可以得到很多實際知識，而且配合到潮流，而一些有深度的雜誌也沒有《蕉風》那麼淒涼的情境，因為其思想及知識相當受這邊的知識份子認可及歡迎。

《蕉風》可說是夾在上述三種雜誌之間。其藝術味道一路來太強太執著，不符合實際上的需求和要求，又很少真正的思想及實用哲學的東西，我們得承認《蕉風》實有其文學上的份量；真正的中文小說，真正的中文文章，真正的……都可以在此找到，但是我們華人社會（包括知識份子和准知識份子）要欣賞的沒有多少（不到一千份）而可以欣賞的幾乎是大多數。究其實，《蕉風》的「號召力」不足，本身的文章沒有多大吸引之處。另一個重大的主因是我們華人社會過份現實，《蕉風》既交不出與他們有切身關係和實用的文章，實也懶得多花金錢買難受！

我很佩服《蕉風》一路來的風格，但佩服歸佩服，我更希望它可以「洛陽紙貴」，像梁厚甫那樣把千份的報紙辦到銷萬份，他的方法是否可行，不妨試試。

我誠心地期望《蕉風》能有所作為，如果梁厚甫那作法行不通，不妨將目前的現狀逐步推進改革；實用的言論放重些，社會動態的文章選多些，減少長篇小說（把時間分長些來刊登），賣弄性的小說不要，無病呻吟的新詩弄少點（縱使編輯本身精於此道），寓公生涯的文章少登爲妙，美術的版位佔得過多。我認爲能夠綜合《時代週刊》、《先生》、《明報》和一些有相當份量的雜誌之形式來調整，《蕉風》大概就能一起死回生，在我們的華人社會有所作爲。



## 大家一起來讀書

\*阿 董

電影會在這個時候放映杜魯福改編伯列布利的《華氏四五一度》，真是適得其時。這部電影算是名作，但也不是太了不起的作品。故事是說在未來某個時代，消防員的任務不是救火，而是燒書。一旦得知誰家私藏有書籍，他們便出發前往搜焚，令人想起當年的嬴政焚書特工隊。男主角便是一名焚書人，但却漸漸迷上了書，弄到不能自拔的地步，每次出差焚書總要私盜幾本回家，東窗事發後潛逃流亡，並與地下份子接上頭。所謂地下份子，不過是一群愛書人，他們每人讀一本書，讀到滾瓜爛熟、倒背如流，那樣就不怕書被焚毀了。所以他們是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知道什麼人是什麼書。而他們見了面時，有人是《雙城記》、有人是《金銀島》、有人是《伊力亞特》、有人是《一千零一夜》、有人是《十日譚》……。有後代的人會在老而將朽時把書口傳給下一代。對我來說，這才是這部電影有趣與動人的地方。

爲什麼我說這部電影放映適得其時呢？因爲在這裏，人們漸漸對書不感興趣了。前星期天的《海峽時報》便報導了檳城一位賣書人的心聲，他說人們都看錄影帶去了，看書的人越來越少，他已準備一、二個月後關門大吉算了。在我們這個書籍伸手可得的時代，沒有秦始皇，也沒有焚書人，可是我們已不願到書中去尋找樂趣或知識，這樣下去，這個世界豈不充滿了很多沒有人去翻閱的好書，以及許多無知的人？那些沒有人看的書會慢慢絕版而絕跡，又沒有人敢印更多好書，一百年後有人想找本叫《一百年的孤寂》的書，是不是該到哥倫比亞國家博物館去才找得着呢？

沒有書店、圖書館的城市只不過是一堆沒有文化的磚與石吧了，不讀書的人怎會有思想、怎會嗅到文化新潮的氣息呢。開卷當然不是絕對有益，但不開卷絕對無益。

讓我們一起來讀書，做個快樂的讀書人吧。

每次看書報上的文字，總要又生氣又無奈。不曉得現在的人寫文章，爲何總是那麼文句不通。而編者的標題，也常出現令人不知所云的現象。是不是我們的中文程度已走下坡了呢？當然是的，可是這種兵敗如山倒的情形却叫人觸目驚心。

前幾天有人在報上談如何提高獨中生的英文程度，可是我覺得當前之急應是提高中文程度。英文固然重要，中文又何嘗不然？提高中文程度不外從多讀佳作着手。坊間可以買到的好書還是很

多的，各校的圖書館相信也有不少良好讀物，只要多讀了，自然會寫出好文章（或者起碼夠通順）。

我倒覺得我們的寫作人也應自我提昇。如果我們自己的文章、著作無法讓讀者看了覺得文句通順足爲表帥，我們是不是該反省反省呢？文句通順是修辭與思想的問題，如果不注意或平時不修練，難免會出差錯。不要以爲文章就是把話寫成文字而已，不是的，說話說得結結巴巴或前言不對後話，一字不漏的寫成文字，還是一樣不通。

我們先談通順或清通，然後才來談文字的多姿。文字積成文章，自是一種藝術，既是藝術，不多姿多彩就難以吸引人了。先把文句清通的問題弄清楚，然後才來談形式與內容，才來談言外之義吧。

而我們的文字每況愈下，顯然是嚴重的社會與文化問題，不知我們華社的領袖與文化團體（包括寫作人協會、華人文化協會）有何感想與救亡行動。

## \*聞以風 每況愈下的文字

# 洞見與不見：這些人那些影片

\* 許書瑋 \*



\* 侯孝賢的《風櫃來的人》

所謂台灣電影新浪潮，僅僅是某些影評人主觀的說法，實不足以概括八三、八四年間在台灣出現的青年導演與新風格影片。一個新浪潮的形成，一個新典範的建立，除了「山窮水盡疑無路」的危機外，還得視舊有典範（或假典範）是否已breakdown。回顧台灣電影種種，我們不能沾沾自喜說這些年輕而有理想的電影工作者經已破舊立新。電影界的諸多弊病還在那裏張牙舞爪，大家努力在做的，多半還是在穩固商業地位。觀眾還是原來那群觀眾。所以，讓我們老老實實地用「台灣新電影」這詞兒好了。

台灣新電影一年多來，產生了十來個新導演及十多部影片，就量而言，也許還勉強說得過去，但如果有人要在質方面來剖析，這點成績是否經得起考驗，恐怕就不無問題了。而事實上，任何影片、任何文學作品，從不同角度來看，都會有視看事物所免不了的洞見與不見之處。對影片本身較公正的批評，也許就在二者之間吧。同樣的，導演呈現在銀幕上的作品，亦自有其洞見與不見；本文即試圖從這點出發，寫下一點淺薄的看法。

如果我們承認《光陰的故事》與《小學的故事》為台灣新電影的曙光，這曙光是極其陰暗的。《光陰的故事》尤其弱澀，我們看到的，幾乎是校園短片創作。《小學的故事》的小鎮風格，十分清新，但其敘事觀點之失誤，導致整部影片的結構失敗，我們不明白小學的芳鄰何以那麼喜歡窺探別人的生活，而這原是編劇可以避免的。這兩部影片的小本經營也不能代表什麼，因為中影同樣還在花大錢拍大或不大而無當的影片。此外，《小學的故事》承繼的，原是台灣電影的人文傳統，並沒什麼創新之處，其可貴僅在於重現了溫馨的味道，但其中仍不免說教氣息。

比較之下，使新電影朝日浮現海面的應是《兒子的大玩偶》與《海灘的一天》。《兒子的大玩偶》幾乎是台灣電影第一次真正令人感受到生活風貌（《光陰的故事》也有若干呈現社會轉型的痕跡，可是失諸浮泛）。而三位新導演作風平和，最強烈的控訴也不過撕海報的慢鏡。萬仁的嘲諷亦未咄咄逼人。《兒子的大玩偶》的「削蘋果事件」也反映了銀幕外的某些意識型態。台灣電影的進步，也許應是在脫離這些桎梏之後吧，否則，像《看海的日子》，最終也落得後半部幾乎變成農村風光介紹宣傳片的下場。《海灘的一天》在野心或架構上都比《兒子的大玩偶》大得多，而且是典型台灣消費市場社會產品。楊德昌一洗《光陰的故事》中的粗糙，在本片刻意經營刻劃。但本片敘事觀點的語法錯誤甚為明顯，對白之文藝腔也令人受不了（台灣電影對白至今仍為至弱的一環，至今為止只有《風櫃來的人》與《小爸爸的天空》對白生活化，令人滿意）。而看第一遍時我們也許會為其突破台灣電影瓶頸而叫

好，再看一遍就嫌造作了。但影片中隱隱約約傳達的訊息，却令人深思，我們看到新生代的犧牲與反叛，新社會結構的隱憂與危機，最後這些問題雖然被編導假「開放的結尾」（其實並不開放）而言他去了，但已足以見證藝術「使人看見」的功能。

真正動人的台灣新電影是侯孝賢的《風櫃來的人》（台灣電影取名向來其劣無比，新電影在這方面算略有改進，本片能突破××的故事之陳套，亦為一喜）。論者名之曰新寫實電影，事實上重要的是侯孝賢成功地捕捉了青春年少的無奈生命，那種陽光下揮霍的青春與擺盪的日子，傷感而不煽情，自然而不做作，表現了侯孝賢的功力與誠意。《風櫃來的人》的修訂版比第一版在結構上完整，但配樂失諸太典雅，跟風櫃的地方失彩並不相稱。

萬仁的《油蔴菜籽》要說的東西很多，從歲月、時代到親情倫理，家庭結構，至社會結構，導演之用心，可從他選了這麼一個跨越二代的題材看得出來。影片上半部的構圖與氣氛



\* 陳坤厚的  
《小畢的故事》

，可謂新電影的經典，柯一正的角色也是台灣電影中少數有個性的角色。但影片下半部之轉變，令人措手不及，而且節奏與前半部不合。蘇明明越來越富裕，其向上與成功之快速與輕易，也近乎「神話」，難以令人信服。

曾壯祥在台灣新電影導演中，是半個異數。他第一部長片《霧裏的笛聲》頗為論者垢病，謂之太平淡。事實上，平淡與戲劇性並不成問題。《霧裏的笛聲》自有其受人忽視之處。台灣電影向來缺乏思想，也缺乏探討人與自然的作品，曾壯祥顯然有志於此，但透過這失敗的劇本，我們看不出他如何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係，以及人與人的關係之間平衡自己，於是在平鋪直敘之下，就難免令人乏味了，說道理也說得太明顯，而不是用表現法呈現出來。《殺夫》在新電影中亦屬「異數」，我們幾乎無法在影片中找到確切的主題與導演的動機。我們甚至無法將之歸類為「女性電影」，它背後更可怕的東西——人性被動的犧牲，人類尊嚴的抹煞，最後都指向性了。但誰是曾壯祥的「隱涉讀者」呢？顯然曾自己並沒思考過這問題。

《小爸爸的天空》是陳坤厚的失敗之作，但還是令我喜歡的，也許是它的生活意味吧。陳坤厚用生活化的筆觸提出了問題，但却給我們一個瓊瑤式的收尾。反而是影片的次結構突出了家長社會所給予下一代的抑鬱。從這個角度來看，小爸爸與楊潔玫都是沒有自己的天空的，他們的相處相愛，近乎是在雙方家庭壓力下的相濡以沫。而另一個問題是，楊潔玫的懷孕，是否導演對性教育失敗的控訴？而最後的妥協——楊潔玫母子到美國去了。可是，在上述恐怖的意識型態背後的問題是，如果她不去美國，影片如何發展下去？

遺憾的是我沒有看到《老莫的第



\*陳坤厚的  
《小爸爸的天空》

二個春天》、《冬冬的假期》、與《高染地裏大麥熟》，倒是看了頗受好評的《玉卿嫂》。《玉卿嫂》是個啓蒙故事，張毅在故事結尾亦擺明如此。可是我們不要忘記影片開始的鏡頭是小孩吵着要回舊奶媽。雖然最後他跑到慶生那兒，看着玉卿嫂殺死慶生，我們不能據此說整部電影都是透過他眼光來看這一段事件。影片最詩意與最具象徵意味的地方在慶生他們三人在霧裏放風箏與追尋。最後的殺人場面，則是「兒童不宜」，而用這方式來總結三人的關係，顯然缺乏「淨化作用」。

就片論片，台灣新電影一年多來的成績當然超過八三年以前數年成績的總和。但是我們若因而認為台灣電影起飛，新人輩出，則為自欺欺人之心態。我們要問的是，這些影片應擺在什麼位置來看，它們與它們的作者是否改變了當前的電影生產結構？這



些影片是否代表了新生代的看法，新導演可能的成就與影響如何？等等等等。我們無法因為他們在電影語法上略有所不同就認為新電影足以形成新浪潮，領起風騷，因為在過去的年代，我們也有不同語法表現的作者。而我們也不要忘記，這些人，只不過是台灣電影許許多多導演中的少數，這些影片，只不過是許許多多影片中的一小部份，在他們之外，那些人還在拍那些電影，而我們的新導演，不過是在同樣的環境剛剛邁出第一步。

但我們在等待什麼呢。在法國，也不是人人都是雷奈或布烈松。而如果人人都是雷奈或布烈松……。

但在等待的我們，我們又是誰呢？

但是不管怎麼樣，感謝我們的新導演，銀幕上女殺手當道的假社會寫實片終於成爲夢魘了。在《殺夫》的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冬冬的假期》，或者在以後，在《策馬入林》的同時，也可以看到《最想念的季節》。這種文化的繁富性，比諸一切都重要。有了這寬容的情懷，有一天我們的新導演才能交出他們真正想拍的作品（如楊德昌的《青梅竹馬》）來，那時，即使我們沒有楊士琪，或者焦雄屏（我們的新導演應該記得焦雄屏那篇關於《玉卿嫂》的影評），或者黃建業與詹宏志（他在《新書月刊》的那篇宏文是新電影文獻中最重要的一篇），我們的新導演也能更用心更努力，那時我們再來談新浪潮吧。

至於台灣電影的問題，如果雞與雞蛋的兩難式無法解決，一切「科學革命」都是奢談。

後記：《青梅竹馬》終於完成了，終於下片了。於是有人說新導演只拍拍給影評人看的電影，到頭來是死路一條。這話又是意識型態謀殺藝術創作之明証，台灣電影本來就還沒找到出口，而在那四天內看過《青梅竹馬》的有心人，總不能否認《青》片描寫人性的終於絕滅，描寫社會的終於否定個體，乃台灣電影最具批判性的作品吧。不信，請回憶影片中雙十國慶的蒙太奇。電影一不賣座，就指責導演不顧市場與觀眾，這種繆論，恐怕只有《青梅竹馬》裏頭的那種社會裏的人才會說的，果真如此，楊德昌也只好認命了。台灣新電影也只好認命了。每次寫台灣新電影，都覺得意猶未盡。這幾年在台看着這些人如何突破困境，總十分感慨，台灣電影，爛了那麼多年，總算有了又一村，可是遠景如何呢？有些電影，後來有機會再看，不免失望多過滿意，有些文中提到或沒提到的電影，後來終於也看了，如李祐寧的《老莫的第二個春天》、侯孝賢的《冬冬的假期》、王童的《策馬入林》、陳坤厚的《最想念的季節》、萬仁的《超級市民》，以及侯孝賢與台灣新電影到目前爲止最重要的作品：《童年往事》，自然有些話要說，而二年來關於新電影的一些推波助瀾的文字，出自黃建業、羅維明、李幼新、焦雄屏諸人手筆，似乎也應該做點舉要選輯的歸納工作，也只有留待他日了。

\*（高粱地裏大麥熟）的張艾嘉





• 1. 「我的書不是寫給兒童的，我寫給自己的赤子之心（the child I am）看。我寫我覺得親切的東西，像樹啦，房子啦，自然啦，寫來娛樂自己。」瑞典兒童文學家林葛蓮（Astrid Lindgren）如是說。她的《長襪子皮皮》（*Pippi Longstocking*）雖是兒童文學，却改變了許多成人的後半生，他們從書中讀出自己依然存在的童年，重溫了失落的舊夢。有位女士告訴她：「謝謝你使我暗昧的童年煥然一亮。」

• 2. 林葛蓮雖然在書中留住自己快樂的童年，可是也不免要惋歎，才不過半個世紀光景，她渡過童年的土地就不存在了嗎？滄海桑田，現代兒童已終日與電視為伍矣。比起書本，電視雖能增廣更多見聞，却也抹殺了觀眾的想像力。她說讀書人自己憑想像力構思的圖畫遠比電視上的「傳真」來得美麗可愛。書生之見固然語重心長，可是電視、錄影帶早已像普照大地的月光般在千千萬萬兒童與成人眼前張牙舞爪了。也許，唯有兒童文學，能為我們保留一叢「原始林」吧！

• 3. 林葛蓮自己五歲後就體會出閱讀的箇中樂趣。世上最可人的香，對於她，並非襲人的花香，而是新書之味——新書到手，她就先聞為快。她愛書，可是誓不著述（因為世人著書，永遠沒完沒了）。然而，一九四四年三月，滿街滑漉漉的雪，她不慎摔了一跤，躺在床上百般無聊，就寫起《長襪子皮皮》來了……。

• 4. 美國的盛達（Maurice Sendak）也是從小就迷上書香的兒童文學家／兒童讀物插畫家。他的第一本讀物是馬克·吐溫的《王子與乞丐》。第一次讀書經驗，對於他，簡直是個啟蒙儀式：他先把書擺在桌上，像對著一朵美麗的花般凝視良久，然後用鼻子去聞……，最後才翻開來看。從那時起，潛意識裏就埋下了讀書寫書的種子。他說：「書除了拿來讀外，大有可為之處還多著呢。我看過兒童摸書、撫弄書、聞書，這便是為甚麼天下的書都該好好印製。」盛達自己的兒童文學書有《魔笛》、《外頭那兒》、《夜晚的廚房》、《野東西的住所》等，都有自己詭異而想像力豐富的圖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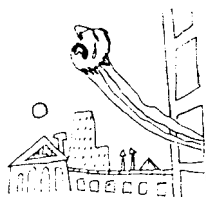
• 5. 柯特（Jonathan Cott，常讀《滾石》的人該知道他），詩人、編輯，著了本書叫《晨門的吹笛人》（*Piper at the Gates of Daw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1），副題為《兒童文學的智慧》。他在書中訪問了 Theodor Geisel（即鼎鼎大名的蘇博士 Dr. Seuss），Maurice Sendak, William Steig, Astrid Lindgren, P. L. Travers, 和 Iona 與 Peter Opie 夫婦。他這個「過份滿於現狀的成年讀者」也在讀了許多兒童文學作品後發現自己第二春的童年。柯特在導論中引經據典提了兒童文學的功能，如「重新激發各種年齡的人意識裏頭的想像力，把它放回原位。」、「藉片言隻字或一張很可愛

的插圖，重獲並再進入我們最早接觸的世界，彷彿亮光照在黑暗的過去。」「我們最早閱讀的詩或故事後來很可能成為重要的文學形式與傳統。」「幫助我們覺醒；使我們重新體會最早最深的感覺與真實。兒童文學一方面替我們連繫過去，另一方面又是邁向未來的途徑。而我們在其中發現自己。」「它不只帶給讀者慰藉、教導與娛樂，而且表現了各種社會態度與行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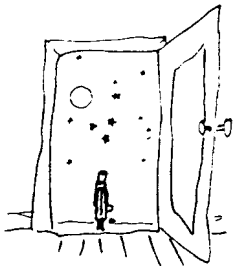
• 6. 「每次真正尋獲遺忘的經驗，也就尋獲那時候我們的某些品質，」心理學家 Ernest Schachtel 說：「我們因此而獲得某些豐富的東西，使意識更光輝，同時也擴大了生活範圍。」詩人渥滋華斯也認為童年是「我們永遠的泉源與光……我們的洞察力主要的亮光。」法國哲人 Gaston Bachelard 甚至說「每個童年都是記憶臥房裏的一盞夜明燈。」

• 7. 說 Mary Poppins 發明了她，她並沒有創造 Mary Poppins 的特列芙（P. L. Travers）說：「你無法斬下部份想像本體，然後特別為兒童寫本書，因為坦白說，你根本不知道童年何時結束，成年何時開始。它其實綿綿無盡，無以分辨。」

• 8. 兒童文學自有有助於人們



\* [媽呀] (Steig 作)



\* 「還是我」(Steig 作)

重新喚起馬庫色 (Herbert Marcuse) 所謂的「另一個現實」，一些現存體系拒斥，但却存在記憶裏那個期待被召喚的體系的文字、意象、音樂。」這現實，寫《戒指之王》的度耿 (J. R. R. Tolkien) 稱之為「第二世界」(Secondary World)。兒童面對這層次的「真實」時，很自然的產生一種 Literary belief，他們不會去懷疑真假，因為這世界一旦受懷疑，魔咒就消失了，童話的藝術也就告終了。因此童話給人的樂趣，不在於真正生活中會否發生這樣的事，而在於它的想望的價值。它的功能也在於喚醒我們的想望。度耿且舉了龍為例，他說：「龍屬於兒童世界自己無庸置言……，以我這怯弱的血肉之軀，當然不希望芳鄰中有條龍……因此當小孩問『真的嗎？』時，他們的意思自然是《我好喜歡龍，可是現在有龍嗎？會不會跑到我床上來呢？》而他們想聽到的答案是：『英國今天根本沒有龍了。』」

• 9 是的，童話世界「現在」並不存在。童話的時間觀在開章明義時就表明得清清楚楚了：「以前……有一回……」、「在古老的時代，某個遙遠的地方」、「很久很久以前，那時的世界真美好……」、「古時候，那時人們的期望都能實現……」（差不多就是孔子的失樂園：大同世界……）這種「復古」的起始句很容易帶領讀者進入一個一切夢想都能成真的虛幻世界。

• 10 安徒生和葛林兄弟的童話世界遠離今天的現代社會十萬八千里，裏邊的生活情境也絕少雷同，可是 Bruno Bettelheim 說：「比起別的故事來，孩子可從童話中學到更多關於人類內心的問題，與任何社會都存在的險境的解決之道。」他認為讀過童話的孩子面臨切身的處境時，內心自然會有應對法則。我們今天的道德教育所要傳達（拜託，不是灌輸，或訓誡）的訊息，小孩子也能從童話中體會出來，透過童話世界的舉止言行，

善惡黑白就不再光是抽象的觀念了。

• 11 學者用各種方式來研究童話，如普洛 (Vladimir Propp) 在《民間故事的結構形態》一書中就把一百個俄國童話中的異同「功能」作番比較，歸納出童話的三十一種功能與六個階段。米謝·普鐸 (Michel Butor) 一九六一年那本《論童話》也是名著，他認為童話世界中幻想與現實對立的二元結構，有助於兒童適應因不同環境而造成的種種不平遭遇，使他們瞭解社會地位並非一成不變。而借用心理分析學來探討童話世界更是屢見不鮮，如赫西爾 (Julius E. Heuscher) 就著有《童話的心理分析研究》一書，他舉了童話在兒童心理發展中扮演的一些角色為例說：「童話喚醒了孩子參與他周圍以外的世界的人類生活，使他意義與價值，能夠帶來力量與昇華，而就在這種溫柔的盼望與最高的期待中，他獲得了瞭解力。此外，童話也使孩子



\* 盛達的插圖

模模糊糊的意識到自己與自己的潛能，使他開始懂得人生的意義在於人間旅程前方充滿了許多挑戰與不可思議的險難。童話因此促使孩子勇於擴大視野，成功地克服險難。只有那時他才能像童話中的英雄人物，有希望成爲一個成熟而睿智、能與指使世間事物的權力相配的『王』，像楊喚的詩句：

「在從前，我是王，是快樂而富有的，

鄰家的公主是我美麗的妻。」

• /2. 兒童文學自有其迷人之處。樂·克茵 ( Ursula K. Le Guin ) 就說過：「一切偉大的奇幻故事、神話、傳說都像夢一樣：它用潛意識的語言——象徵與原型——從潛意識中說給潛意識聽。這些文字雖然是真實的，可是却有魔術的力量：它們使語言的理喻簡捷明快、一擊而中內心深處難以言傳的思維。理性的文字無法傳譯這些訊息，但只有邏輯實際論者才會說那些訊息毫

無意義，他當然也會說貝多芬第九交響曲毫不足道了。這些文字其實意義深長，就倫理、智慧、與成長而言，它也是很實用。」樂·克茵寫過《地海魔師》(一九六八)、《阿端墳》(一九七一)、《最遠的海湄》(一九七二)等，她跟度耿一樣，用生花妙筆創造了自己的地海 ( earthsea ) 世界充滿了魔法、幼像與魔咒。

• /3. 葛瑞姆·葛林 ( Graham Greene ) 乃英國當代大小說家，他也給小孩寫過書，如《小火車頭》。他說：「我們的生活也許只有在童年時，才會大受書的影響。」是的，很多人長大了就不爲書中的世界所動了。

• /4. 有些兒童書是成人寫給小孩看的，有些則是成人寫給成人看的，但是小孩子也很喜歡，久了就變成兒童書。德國的葛林兄弟 ( Jacob Grimm, 1785 - 1863, 今年是他誕生一百週年紀念，Wilhelm Grimm, 1786-1859 ) 是大



\* Mary Poppins 插圖

學教授與語言學家，平時雖對傳說、民謠、民間故事頗感興趣，可是他們收集這些資料是用來研究德語的發展的，沒想到後來却成爲小孩子的快樂泉源。在成人世界裏，葛林兄弟的童話集也有很高的評價，大詩人奧登就曾說，就西方文化而言，它的重要僅次於《聖經》，他說：「因此，我們如果只把它當作兒童的聖誕節禮物就錯了。它無論如何應該是所有已婚與未婚成年人的 educational must。因爲讀過這些故事而爲之著迷的人，永遠不會再去碰那些枯燥而低級趣味東西。」

• 後記：這是近一年前的讀書筆記。域外的兒童文學世界固然令我悠然神往，但我更關心的是中文的兒童文學創作與研究。也曾費過心神搜集了一些，可是發覺大部份作品的想像力脫離不了現實的樊籠，也缺乏一點原真的活力。理論與研究也還太少。關懷兒童文學不僅是搞教育的人或兒童文學家的職務，希望大家一起來播下愛心。




---

\*張愛倫

---

## 學報

四年後回來，才知道離開蕉風、離開學報、離開那些歲月，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早慧在電話裏說：喂，學報關了門……。公羽介說：你回來，剛好趕上給學報送終。可是我們的無可奈何在目前並無法改變什麼。我只好說，幸好我們還有蕉風。

可是我並沒有離開太遠。那個黃昏，跟學海、友彬、素薇在八打靈舊

城小吃中心吃晚飯，一邊吃飯一邊胡說八道，出來時已是黑夜了，像四年前一樣。是的，像四年前一樣，我們都沒多大改變，學海還是那副穩重的樣子，友彬還是那個瘦子，素薇還是那麼愛笑，我還是……。時空並沒有改變我們太多，只不過一切已那麼不真實那麼遙遠了，因為學報終於無聲無息而終了。連水上迴光也看不到……。

而這幾天勾憶起的情懷，意格外的濃烈，這倒是當年離去時沒想到的。也許人都是這樣的。當年行色匆匆，許多東西都沒去細想，也不敢去三思，怕太多的思前想後會形成沉重的

負擔。而今回想起來，每一個人，每一件事，猶歷歷在目，可是，有許多人，許多事，畢竟還是變了，包括我自己，心境也十分不同了。

這次回來，不是過客，也不是歸人。也不知道應該以怎樣的身份出現。也不知道這番離去，哪日再回來，也不知道那時若回來，又是怎樣的一番情景與心境。

# Rex

回來，家搬到另一個地方了。於是我跟舊朋友見面，只好約在城中某個大家都方便的地方。於是我約見羅素薇的地方，就在Rex 戲院。於是我等雅雲，也是在Rex 戲院。我約李素金見面，也在Rex 戲院。我跟慶芬、學海、年綠他們見面的地方，也是Rex 戲院。後來也一直是在Rex 等素薇。而Rex ；是我當年

常去看電影的地方。只是這番歸來，電影在吉隆坡，已漸漸沒落了，看電影的人今已琵琶別抱，看錄影帶去了，而戲院上映的影片，又不知是那裏跑出來的大爛片。可是Rex 戲院還在，雖然已今非昔比了。幸好我們依然沒變，只不過失去了一些時間與情懷。只不過生活的空間更擠迫吧了。那天下午跟李素金與羅素薇在細雨中走過長街，走到Puduraya 旁的Wendy's，一坐就坐了三小時，出來的時候，雨早已停了，陽光又那麼清麗了，而Rex 戲院，也已開始人來人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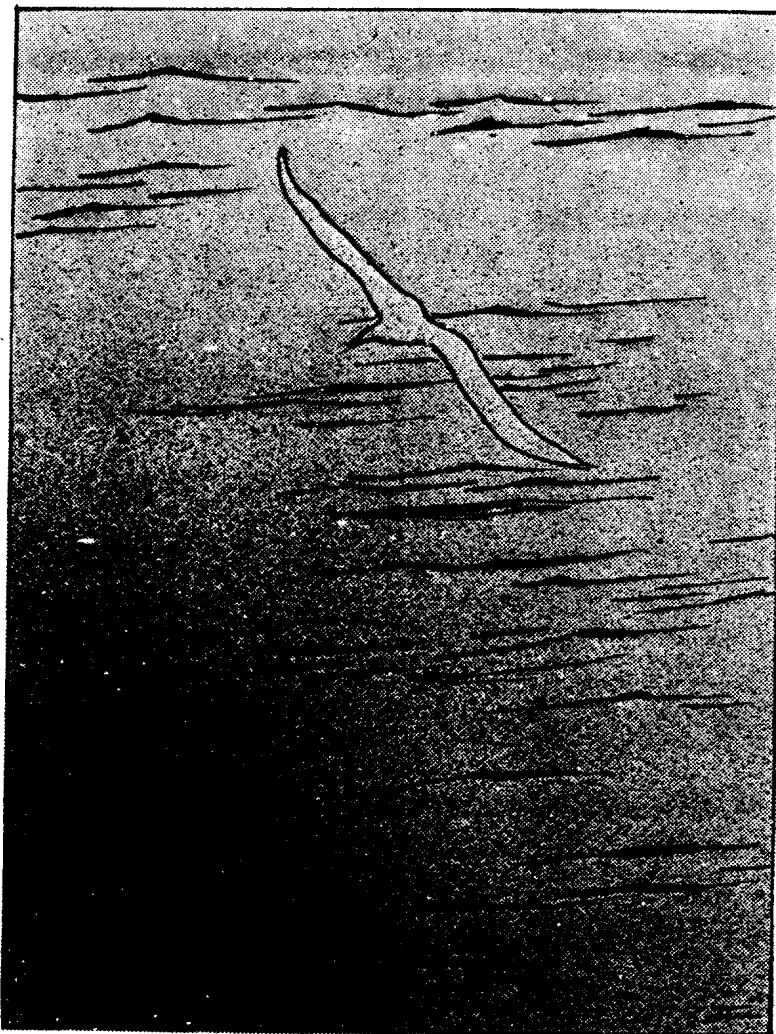
# 不是

不是悲秋，那麼是什麼呢？

回來後一直在想，可是沒理出頭緒來，只好繼續想下去，至到天荒地老。

# 訣

\*千林



## 親愛的阿堅：

你離開我們已經一個多月了，而我回來台灣也不覺已半個月。到現在我仍常常想，你會是去了什麼地方呢？我在飛機上想，也許你也只是和我一樣，離家遠遊去了，就像五歲的小外甥所說的「舅舅去了外國」，可是我又仔細想想，你這一去，竟是永無歸期，我們今生今世是再也見不着你了——你到底是去了那裡呢？天地是這麼大，何以就容不下善良的你，而要你年紀輕輕就先我們去叩訪另一個不可知的世界？我想來想去實在是不明白為什麼會突然間少了一個弟弟，一個最親愛最善良的弟弟。

從小我們一起長大，我比你痴長三歲，一向最疼愛你，甚至到忽略小弟阿倫的地步。可是長大以後，我很少當面表露過對你的關懷與愛護。直到離開家，在千里外，我才深深懊喪自己的冷漠，自己的拙於表達對你和每一個人的關愛。我不斷寫信，自以為給了你許多勸勉；但是，大部份時候，我只能隔着海和山，看你孤獨的成長。上個暑假回去，看你消瘦了許多，我心痛而又愛莫能助，心裡却生了一層對教育制度的忿恨，恨那些不完善的制度讓你要在激烈而又不公平的競爭中為考試奮戰而不能自己。從小你就心高氣傲，小學我和你同校，你已超越同儕，但我知道你一直不甘心在我的陰影下，不甘心別人每每認識你是×××的弟弟而不是你自己。十四年來，你一直是唸最好的班級，使你並沒有多大的耐力與謙卑的心去接受失敗和挫折。你的驕傲，註定你要比別人付出更大的心力，比別人更多了一層心理負擔，以維持你強烈的自尊。我曾經很艱辛的從這個歷程裡走出來，我一直想勸你放開些，謙卑些，那你會過得比較輕鬆和快樂。可是我給你



的終究只是一些空洞的勉勵，到現在我最痛悔的正是我無法在你活着時給你多一點的扶持與關切，讓你平和些、溫和些而不致傲然獨撐，以致讓病魔有機可乘，勝利的把你帶走！

去年的十二月，我一直在期待，盼望你在考完室人的大學預試後就來信，在外的日子，的確也沒什麼比收到家書更令我安慰的了。但你一直在忙，只給我來了一封信說你足足瘦了三十磅，覺得考完試沒精神寄托，整天提不起勁……沒想到就當我正執筆叫你保重，最好去檢查身體時，就傳來千里外的惡訊。人生無常至此，到底有什麼才是可靠的呢？這個世界又能給我們什麼憑藉？可是，我無法相信，千種萬種病你不患，十多年來健壯無病的身體一入院却竟然檢查出是最可怕的血癌，真是要置我們於死地的晴天吡叻。爲什麼，爲什麼世事的發生就沒有一個預兆，當你消瘦時，每一個人，包括你自己，都以爲你只是用功過度而致，却原來最狠毒的病已無聲無息潛入你一向健康的身體，伺機而發，猙獰的看着我們措手不及而窃笑。

我真不願相信，世界是如許冷酷，人生是如許無常。劫難不來臨時，總以爲那永遠只是發生在與自己不相干的人身上，一旦可怕的事實迫得你非面對不可時，一日已是百年身，世界已在一夜之間全變了顏色。那個早上，我匆匆從宜蘭趕回台北辦出境手續，沿路上海浪澎湃，我的心是那一朵最淒激的浪花，恨不得扶搖千萬里而直奔你的床前。你知道嗎，我一向悲觀，從小我就容易自憐而又憐人的「悲天憫人」一番，但這一次，你得了癌症的消息却激起了我多年來從沒有過的頑強意志，在悲傷中我堅信我可以回去與家人一起幫你打過這場仗，我沒有想得太遠，但我相

信我們還有時間，還有力量來幫你度過這個劫難，我可以不惜一切，也要你痊癒而再恢復歡笑……。

就是這股信念，支持着我在兩天之內坐上飛機，在極倦累之中回到恍如隔世的梳邦機場。而你知道嗎，當我一步入病房，當姐夫帶我走到你的床前，我真不敢相信那就是你！

是的，我不敢相信，不忍相信，不願相信，那個如此瘦弱無神的男孩竟是我一向高大挺拔的弟弟，竟是幾個月前還活潑純真的弟弟。你問我幾時回來，我強忍着淚不敢說是特地回來看你。我把一串佛珠掛在你的手上，你那一刻的眼神更是令我畢生難忘。也許，那曾經給過你一剎那的希望，讓你得着一點微弱的安慰，但終也敵不過死神的摧殘，但你那一瞬間發亮的眼光，是不是也顯示你曾經有過極度的恐懼呢？啊，我多麼希望我的記憶是一個巨大的沖洗器，把你在醫院裡的那幾天洗掉，只留下你健康時最美好最親切的記憶！

我很迷惑，這世界到底是由什麼在主宰？冥冥之中，誰也逃不出命運的運轉。年前你安全逃過了一場車禍，這一次——你是逃不過的了。我相信命運是可以掌握的，但那是一段永無止盡的煎熬與掙扎，我們不知道你能不能逃過這種惡運，不知道你能不能承受治療過程的一切痛苦。在文學裡，有無數有關「死亡」的主題，在許多天才橫溢的詩人及文學家手裡，死亡有時並不太可怕；可是——你還這麼年輕，還不滿廿一歲，也還沒經歷過多少人生，你能夠安然的與死亡搏鬥麼？你能夠在劫難之前全身而退嗎？

每天我陪着你，你入院才幾天，吃着強烈的藥，你的聽覺已漸漸喪失。我們只能以筆代口，

和你親切的聊天，想給你多一點信心。你看起來很平靜，除了每天說要回家，你看起來至少還可讓我們稍稍放心。星期四那天，也就是我回去的第三天，一早到醫院去，你還精神格外好的說昨晚睡得很好，今早六點十五分就去洗熱水澡……一整天，你看來氣色不錯，你還要我扶你到窗前看十三樓的景色——也許正是這樣，給了我過多的信心，我又樂觀的充滿希望，我又怎會想到原來這就是世人所慣說的「迴光返照」，你的要看風景正是老人家所說的「望路」的不祥預兆。如果我們能預知未來，人生是不是可以重新安排過？是不是可以讓我們重新決定該如何走下一步棋？弟弟，我只怕你有着怨恨，怨你回不了家，怨我們沒來得及送你回去你最愛的家，讓你來得及看看這人世間你眷戀過的，你留下的……。

也許，命運真是一張冰冷的巨網，時間永遠走得比我們快，任憑我們走得頭破血流，它永遠是最後的勝利者。在醫院裡，你每天不知要問我多少次時間，你問得那麼乖順，令我不忍不回答，我無從猜測你問時的心理狀況，只是很不忍心你那樣計算着時間，總想着要把你床前的錢藏起來。原來我是這麼的後知後覺，原來問時的舉動也是病人的一種不祥預兆。天，爲什麼我就這麼愚蠢，這麼樂觀，廿年來最樂觀的一次，竟是最錯誤的一次。可是——就算我們能預知你就要走，我們又能怎樣呢？難道問你有什麼後事要交待麼？只是只是，如果知道你只有那幾天的時間，至少我們會讓你回家，讓你平靜的在家中去，讓你去得一無遺憾。

二月十六日，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的日子。早上你又發脾氣的說要回家，折騰了一番，你乖

在文學裏，有無數關於死亡的主題，在許多詩人及文學家筆下，死亡有時並不太可怕；可是——

你還這麼年輕，你能安然的與死亡搏鬥麼？你能夠在劫難之前全身而退嗎？

乖睡着了。下午突然下了一場雨，我守在你的床前，心想你怎麼睡這麼久，中飯都冷了呵。望着窗外的風雨，我突然想到我這次回來絕對不是要回來送喪的，你千萬不能讓我絕望的回台灣——你不是說要我過了你的生日才回去的麼？可是我又悚然想起，還有兩三天就過年了，據說過年前最多人去世，那是一個最大的關頭，闖不闖得過就全看這一關——第一次，我在醫院裡無法控制眼淚，那一刻，我才真正體會到人的孤獨與無依，在死亡之前，人是那麼無助的束手待斃。可是，我仍然不相信，天地是如此廣闊，會容不下一個年輕的生命，一個從小就特別孝順父母，善良誠懇、聰慧溫厚的好孩子，不相信天會忍心讓你受苦受難，讓我們最慈愛而又歷盡滄桑的爸爸媽媽有喪子之痛。

下午我留下來，沒隨姐姐先回去，其實是要陪媽媽，因為不忍心看她一個人心疼的守着昏迷的你。而這一留，竟成了與你的永別。你終於在昏迷幾小時後溘然離去，沒有留下一句言語。天若有情，為什麼就不可憐你一向最孝順的媽媽，天若有情，為什麼就不能讓你多待一會，至少讓你過一個快樂的農曆新年和不久後的廿一歲生日，讓你完成你要開生日舞會的小小願望？

世界是如此沉默的無法給我們一個答案。我只能在佛經裡找到一些無可奈何的解釋。若說你是帶着重業障而來，那你這一世如此純厚善良，來生應該會是得着善果吧？我相信每一個人在這世間都欠了許多債，今生還不完

，來生仍是要還的。而我們姐弟緣份如此短促，莫非前生也是有過什麼欠缺？那來生呢？那又是一個多少年的等待？如果讓你選擇，你還要來這人間麼？你還眷戀這娑婆世界麼？你這樣悄悄而去，我甚至懷疑你知不知道你已離開了這人間，你一個人在那兒會不會害怕？守在你的靈前，我還是痴妄的盼望你會從棺木裡坐起來，綻開一向頑皮純真的笑容說：誰說我死啦，我跟你們開玩笑而已……。

看着一波又一波來憑悼你的同學，這四五十人中最挺拔俊秀的你，為什麼偏偏要先大家而離去呢？難道這又是你驕傲的要領先別人，去探訪另一重世界？我不敢大聲哭，怕驚動了你。在媽媽的哀慚聲中，我茫然憶起，在你住院的幾天裡，你跟我說得最清晰明白的一句話竟只是「謝謝你」，手足情深廿多年，難道你就只有這三個字給我？對這人間，你是不是也有着感激與痛恨之心？抑或你懷有你年輕的怨恨與不甘？

我一直是不敢相信的，不相信你會這樣就永遠離開我們。你這一去，改變了我們整家人，也改變了我的人生觀。生命是如此多舛，該珍惜時不珍惜，會形成最大的憾恨。然而，人又能在無常中執着些什麼？我一直是嚮往彼岸的人，在紅塵混濁的這一岸，日日夜夜，期欲飛渡，無以飛渡，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渡過此岸，登上彼岸。你走後的日子，我發心拾起荒廢已久的佛經，潛心修讀，祈望一切有情衆生，和我一樣去尋找那無上的智慧。當

然，我最大的希望是——希望你已度過這一世，這個變幻多舛的人世，在另一個淨土裡安身，以蓮華為伴，以甘泉為露，在七寶池上照淨本性，在七寶行樹下含笑趺坐，智慧如海……也許你不知道，我已決心斷肉食，不為什麼，只因為你教會了我，倘若死亡是人最大的痛苦來源，那一切生物在臨死前都會有牠們無可言洩的悲痛與怨恨，聰明有辦法的人又何忍去追殺牠們呢？牠們不也和人類一樣，愛命惜命而怕死麼？中學時唱過一首歌，裡面的小象幽幽的問牠的兄弟：為什麼世界萬物滋生，而我們却還要懼怕人類而逃命？是的，人為什麼就不肯放過與他們同命的生物呢？但衆生同命的道理，我要在你去後才深深領略到，倘若一種智慧和悲心的激發是要付出如許大的代價，那我寧願永世是一個愚昧無明的生死凡夫啊！

原諒我在你三七後就先回來了台灣，無法親自在你新建的墓地上獻上一束花，只盼望你在那鳥聲啾啾的山丘上安息。有一個下午我獨自在家，滿眼都是你在屋裡的音容笑貌，心頭淒惶不已。也許，我是想逃避的，不想再留在家觸景傷情。何況——還有四個月，我就大學畢業了；而如果不是這四個月，我可能也不會再遠行，只想留在家，找份工作，好好代你孝順父母！陪他們度過憂患的歲月。可是，我已經撐了三年多，我必須繼續這四個月，才能有始有終的開始另一段生活。有時我會想，也許死亡是一種解脫，只有生者才必須繼續他們的生之逆旅。也許，你會是改

變了我的一生。我原本還有些畢業後的打算，可是我很疲倦，倘若人生在繞了一大圈後，最終仍是要回到最初的起點，世人實沒有必要在有限的時空裡有太多虛幻的追求與妄想。路遙天冷，生命依舊是存着一重又一重的關卡，而我年輕的愚勇已喪失了大半。每次孑然一身的飛渡，我也許迷戀過一種千山萬水的蒼茫與遼闊，但這一次，我是真的倦了，只渴望這是最後一次的遠行。飛鳥的身世原有無限的激蕩，但我已決定，至少在父母有生之年，我是再也不作第二次的飄泊了。飄飄三千里，我終究是要回家的人。

你知道麼，我回來時一直在想，我這一走，離你越來越遠，不知道你還會不會入我的夢來。我夢見過你兩次，你燦然一笑就不見了。還有一次，你出現時是那麼瘦，我多希望看到的是一百五十磅時的你，而不是在醫院裡才一百磅的你呵！回來看到校園的杜鵑花在春雨中都開了，花瓣落了一地，無限淒涼。花開花謝，她們又何嘗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只有隨着自然的消長而生滅。而人呢，人是不是也能隨着大化流行，在無極的自然中度脫生死？但在這一岸，世人總有許多放不下的塵緣，有許多的執念與幻想。心靈的自由與開脫原是存乎一心的，但在年輕的歲月裡，我不也曾痴妄的以為非要飛過千萬里才是海闊天空麼？你以前常說羨慕我雲遊在外，其實我只是化了許多年去了解「心遠地自偏」的道理，還要錯過了與家人情人的聚首而自傷；沒有慧根的我

，又還要走上多少的路，才能參透生命的大悲大智，無所住而生其心呢？在春天的寒流裡，我開始想著起袈裟芒鞋，慨然走過天地歲月。然而，我還有許多的債未還，又如何行雲走過一切悲喜而得禪悅？

有那麼一次，我在雲霧千層裡看到一尊佛的形象，含笑趺坐，無限慈悲，那也許也只是一個假相，却是我嚮往的無上境界呵——但這一次回來，雲山蒼茫，我再也看不到什麼。隔着一片淚光。我痴痴的想你會不會是在雲外走着？像一個頑皮的仙童，手持蓮香，腳踏蓮華，你吹起天竺去雲遊而環顧人間，這個你並沒走多久的人間，你曾經回顧過麼？你曾經眷戀過麼？世界不盡，有情不盡，親愛的阿堅，請你告訴我，在劫後的三生，我們還會不會再重逢？會不會再重逢？

四月五日清明節，正是你的七七，原諒我無法親自到你的墓去。但我會帶了檀香、鮮花，菩提念珠和佛經去山邊向西頂禮跪拜，許以三世的悲願，祈求你往生淨土，永離這世間的愁苦，在清淨中完成最圓滿的生命。我也會焚這封信給你，你以前常說讀不太懂我的文字，但這一次，你一定能讀懂的，是不？我從不期望文字所構築的世界能還原到現實本體，但這一次，你一定要讀懂我的心。如果你還有什麼未了的心願，或有什麼要跟我說，那麼，請今晚就走入我的夢，好麼？好麼？

姐姐

一九八五年三月廿六日台

# 春簡 ● 候鳥心情

旅夜書懷篇／張錦忠

## • 散文

F，我要寫點散文了，因為不知道要寫甚麼。

「一九八一年秋，像一隻候鳥，我到這裡來。四年後的春天，我已即將離去，像一隻候鳥。」是散文的 utterance，這時才體會到甚麼是散文。再一次，我掠過水上迴光，像在旅行看到的白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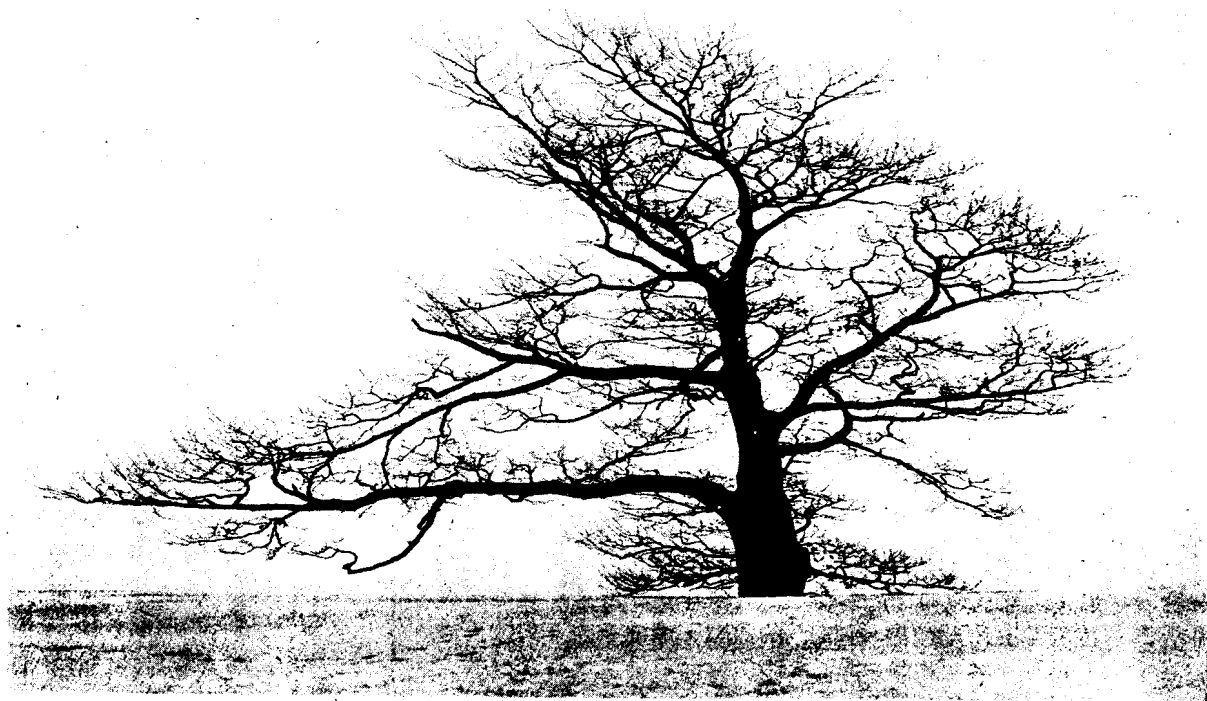
## • 錯誤

每次每次我總十分沒有詩意的說鄭愁予的「我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因為詩裏的「我」不幸變成了馬只好終日達達地踏下它錯誤的腳步……，這是我的卡夫卡意識在作祟。可是再唸下去，唸到「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時，就默然了。

我不是歸人，不是過客。

這才是錯誤，然而一點也不美麗。

想起海那邊的H信上的話：「我總覺得，我們這一代的人，是沒有根的；去到哪個地方都只能在半空飄蕩。」



\* (窗前) (楊訥維木刻)



### • 另外一種心情

甚麼時候開始覺得就要揮手告別紅樓呢？不知不知。日子在醒睡醒之間逝去，以這種 gesture 過活的時日所剩無幾，畢業旅行回來後更覺得許多東西已是過眼雲煙，才開始徬徨未來的去處。在真正生活的符號系統裡，候鳥畢竟只是一個象徵，不是 index。梅雨細細的四月末，我會選擇夏天後的孤獨旅程……那時會是另一種心情了。

### • 鳥鳴啾啾

日月潭還是一隻未清醒的眼睛時，我披上外套，走上離活動中心不遠的小山坡。黑暗漸漸退潮時，鳥喉開始啾啾啾啾，林靄開始映亮。「叢林裡有五種鳥。」我說，莫名地快樂起來，感到自己跟大地同時在意識流……。回首，餐廳屋頂群鴿在春天灰色的早晨裡，像一襲白色的風衣。

### • 木棉

羅斯福路兩側，種的都是木棉。冬天的時候，只見黑枯枯的枝桠朝灰霾霾的天空張牙舞爪，像個特立獨行的人……。這回旅行也看到許多木棉，在中南部的陽光下開著紅紅艷艷而古典的花。

木棉是我來台後第一首詩裡的樹木意象。因為沒讀《詩經》，草木的名沒識多少吧，後來寫詩，出現的植物依然是木棉。不過我確是喜歡木棉的。

有那樣一首歌：「紅紅的花……長長的街……沉沉的夜……輕輕的風……」，每次聽到，總要想起長長的羅斯福路，總要想起我初來台時那首短短的詩。

「城春了啊，城市的寂寞  
像塵埃紛紛從窗口灑落  
隨手抓一把，或許都可以在早晨寫詩  
但是寫草木深森的風景呢  
還是用秀拉的筆法描一棵猶未展顏的木棉……」

### • 沒有詩的故鄉

在台東的陽光街道，我是那麼的想起長夏無盡的故鄉。

F，是在那樣的陽光下，在趕程的閒情裡，我竟走進小小的書店，買了一冊舊舊的《和亞丁談法國詩》。

在熱熱的陽光下，我讀著書中 Hausman 的話：

「紀德先生，你能不能告訴我，為甚麼沒有法國詩？」

我想起自己的故鄉，在許多散文以外，只有陽光、只有街道，可是沒有我們的詩。

這是我一直十分不平的，是的。

### • 海！海！

海，海，在我們的旅次裡，海是那麼純潔地洋溢著風情，使白色黑色的沙岸，使長長寂寂的防波堤，使傷痕纍纍的岩石，一次又一次的不能自己。

「有情風萬里捲潮來……」

### • 書

因為終要離開這裡了，這些日子開始收拾起來台四年來堆在桌前櫃裡的書。書像石頭，是會生青苔，會成長的東西。明於此形而上意義，Jacques Derrida 的「書的結束與書寫的開始」之說對我這任性的人就不怎麼能成立了。四年來讀書買書，好歹也集了半個攤子，足以擺到師大路去拍賣了。

Mikel Dufrenne 說書只是白紙黑字而已，有待讀者閱讀來賦予它生命，成就它明確的存在。搞現象學的人著重主體的活動與經驗。可是很多喜歡書的人買書回來，多半就沒去閱讀，只不過閒情所至，翻翻玩玩而已，這也是浮生另一記——藏書記樂。而西方文人雅士中自有不少 book collectors，他們收藏手稿、初版印本，就像集郵一樣，樂在其中，不必每一本都去讀的。

雖然也讀了一兩本談藏書的書，可是並沒太熱衷於收集，雖然刻了枚藏書圖章，也並沒鈐上每本書扉頁去。許多書，看過就送人去了，許多書，因為一直沒看，所以還擺在那裡，一擺就是四年，如《山海經》。真正丟不起的書，其實並沒幾本，真正愛不釋手的書，似乎也沒幾卷。有些書，買的時候花了不少錢，如英文的《拉丁美洲文學選集》，自然寶貴些。至於海盜版，都是比原版便宜幾倍甚或十倍的文學理論典籍，雖然不雅，窮學生也只好將就將就了。

### • 嚮往

去年冬天唸文學批評理論時，時而想起高友工先生的一句話，他說：「而文學批評則是每個尊重人生價值所不能避免的課題。」唸 Fiedler 的《美國小說中的愛與死》，Godard 的《莎士比亞的意義》與 Robert Scholes 的《文學的結構主義》時更體會到這句話真有意思。世人常謂文學批評不過是象牙塔內的格物，而學者如 Scholes 自己却說，他在結構主義之中找到對思索文學與生命大有助益的意念與方法。

年來接觸了一些西方文學理論，深覺西潮此起彼伏，令人目不暇接，令人不得不勤行精進，也漸漸嚮往學術研究生涯，漸漸覺得這條路可以走，然而時已是「大四已去，坐以待畢」之際矣。

### • 感謝——一個句號。

以我的性情，四年來放肆之處自不在話下。這倒要感謝師長同學對我的寬容。驀然回顧時，覺得自己除了沒認真把書唸好外，似乎沒多少憾事了。其實，唸書固然重要，唸書以外的生命（比如看電影、談戀愛、參加社團……）依然是活躍的，需要更多陽光與雨露的參與。

這也算是自圓其說吧。

# 湖之面貌

\*徐流

下班之後，心情是悠閒的，回家的路上，映入眼前的事物，都幻化成最最美好的風景。尤其回程的高速公路，因為是郊外，天空，是少見的廣闊，紅艷艷的晚霞，一路嫵媚到天涯，一朵朵染上霞色的雲，隨着心念變作飛鳥、老虎、狗、睡着的美人、慈祥的老者……  
……啊不要說一切都是假的，世間萬物，不都「假作真時真亦假……」嗎？尤其那湖……

艷紅的晚霞，用它最最崇拜的姿態，伏貼着整個湖面，那時，我看到的不是一湖水，而是一湖血！騰了一天地的邪氣，湖邊的紅泥山丘，疏疏落落的長了一些像扇子的樹，另一邊更高更遠處的山丘，光兀兀的沒半根草，乍然看去，多似石崖峭前，與那湖光淒厲，融合了，呈現出極驚心動魄的荒涼，湖底，是不是涵泳着許多冤魂，不得超脫，不能離去？在天地漸漸暗晦的一瞬，哭了千年萬年，呵都成了血！

有時，下着霏霏細雨，彷彿千萬隻手，輕撫着湖面，湖底的冤魂，都嬌俏嫵媚的活過來了……像一個個輕盈的女郎，隨着豪情的雨，滑在湖上舞一個圈，又一個圈……

這湖，給我太多的幻想，不外是，有時候極溫柔，有時候極兇煞……

誰又敢說，湖是沒有生命的呢？湖面的最最自然的呼吸……粼粼的湖水，隨着我清濁的心念，變了種種不同情緒的面貌。我喜歡湖，尤其回程高速公路旁的那泓湖，令我想起少年時候，另一個湖，湖邊的景，和一切真真假假的事物……

那時，我是一個極孤獨小女孩，羞怯，內向，喜歡看愛情小說，對一切事物充滿美麗的幻想。家居山腳，每天晚餐後，走一段綿延的山路去看湖，小路的旁邊，很高很老的樹，樹下許多蕪雜的亂草與野花，一路上摘了盛在衣袋，洒在湖面，一點一點的紅，一點一點的紫、黃與白色的小花，坐在湖邊的石頭上，看着，數着，直到天空魅魅祟祟的暗下來，才標目驚心的急步回家。

附近沒有人住，湖邊，白天偶而有人垂釣，傍晚時候，靜靜的，甚至可以聽到颯颯的風吹打着樹樑，沙……沙……與葉子之間的摩擦聲，彷彿很遠很遠……我靜靜的坐着，漠漠的天地，美艷的景物，教我躊躇不去。

而就這樣成長了，離開故鄉，離開那個湖，戀憂過，失意過，美麗的幻想，還仍然存在這一顆已經長滿青苔的心啊！今日看湖，不再是清澈的湖水，而是混沌的另一種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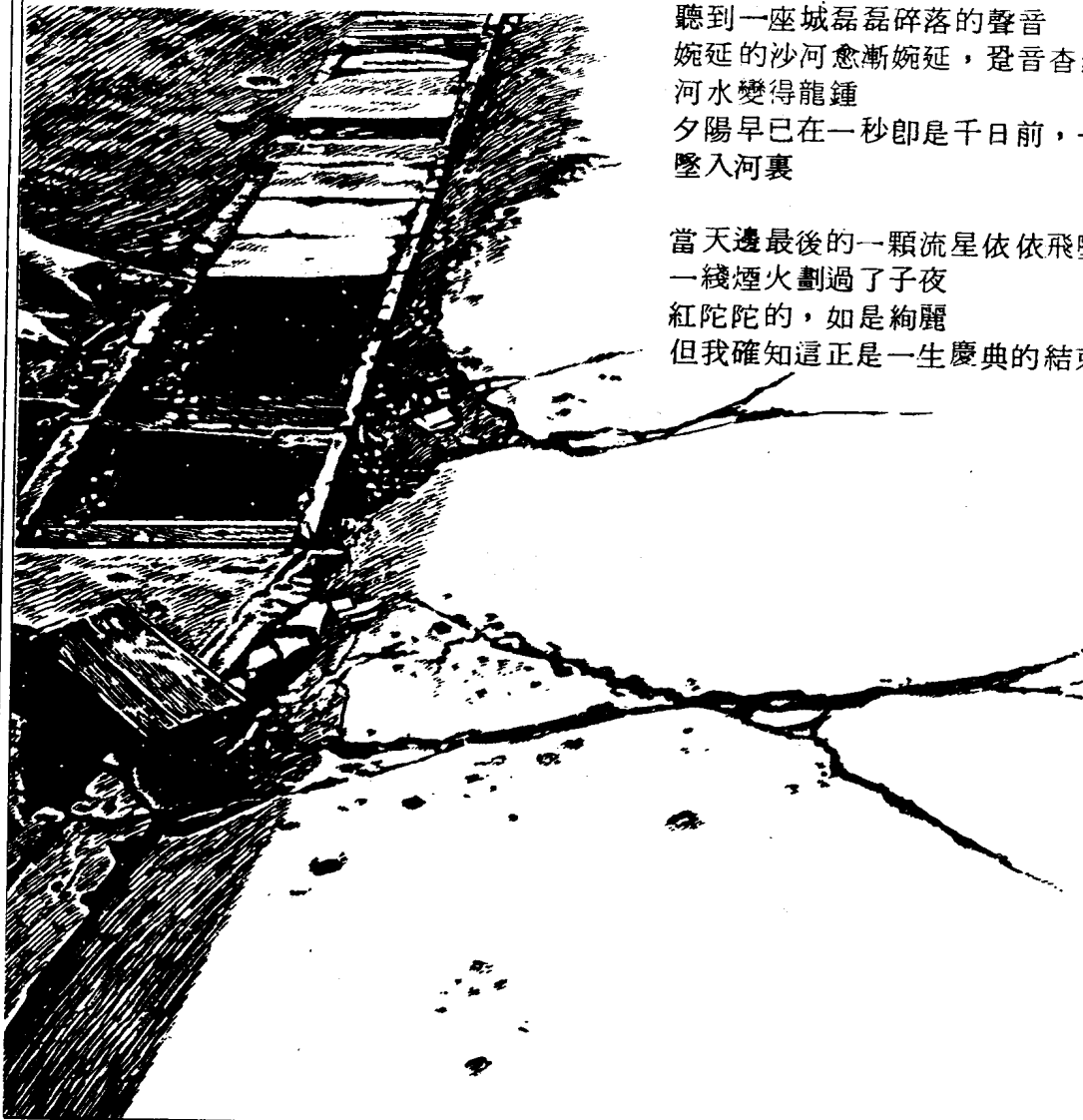
# 將息

\*黃學海

你說：我們都老了  
喝完了最後一杯酒  
是的，我們都老了  
像海與海鷗，漸漸感到倦怠  
波濤不再汹涌  
海鷗不再逐濤嬉戲  
我於是憂傷的，吟完一首詩，楊喚的  
任餘音裊裊地迴蕩，迴蕩  
「黎明很遠又很近，瑪麗安  
你一直是我懷中的一株夢裏帶淚的薔薇……」

在沉沉的夜裏  
天際有低低的嘆息傳來  
當我豎耳聆聽  
草木生長的訊息  
聽到一座城磊磊碎落的聲音  
婉延的沙河愈漸婉延，登音杳然  
河水變得龍鍾  
夕陽早已在一秒即是千日前，一個不慎  
墜入河裏

當天邊最後的一顆流星依依飛墜  
一綫煙火劃過了子夜  
紅陀陀的，如是絢麗  
但我確知這正是一生慶典的結束







最末的美麗一如最後的秋葉  
 終得飄落，不論遇隨的是那一陣風  
 立足的所在  
 是樹梢，或樹腰

當夜漫漫的慢慢的走到盡頭  
 我迷朦的眼，瞥見驀然昇起的白霧茫茫  
 前生與今世，而  
 一生的悲歡離合，就如隱約七情六慾的臉  
 轉瞬千變  
 油燈閃爍着  
 忽明忽暗，乍悲乍喜的人  
 就說偈曰：阿彌陀佛。  
 人生是苦，乃因所求不得。  
 如今放下，乃得無上解脫。

當晨曦緩緩亮起  
 所有暗夜的喧嘩都靜了  
 所有白天的聲音都復生了  
 動與靜，生與死  
 始終生生不息  
 而我却輕輕的  
 闔上雙眼  
 一如閣上一本傳記

我已無力扭轉乾坤  
 只有沉沉的睡下去

# 每週一我必著黑白



徐 流

每週一我必著黑白

已經十年了

沿着黃泉走去

一路留下的深沉和淒冷

你躊躇不願前進

掙扎的手足痠攣的臉孔

代表了你的語言和苦痛

終於 這世界不要你了

除了我 沒有人不捨得你

每週一我必著黑白

已經十年了

你是否已輾轉回到人間

在黑白的歲月裏

夢裏總有陌生女子逡徊不去

那便是我

我便是你前生最疼愛的女兒

每週一我必著黑白

已經十年了

人海浮動一張張乾癟的臉孔

總不忘搜索那已模糊的容顏

你在嗎 你在嗎

每週一我必著黑白

已經十年了

只爲了印証我永恆的不變

# 台北即興

\*房樹華

很多情懷忽然又熟（不是「熟」）悉起來了

在台北，一九八五年的冬天

像重看一部拷貝斑剝的黑白影片

例如：杜魯福的《射殺鋼琴師》

在幽幽冷冷的寒流裏

像一條北遷的魚

思想起南方的陽光

像一片片蛋糕

吃完後還留些奶油在嘴角的陽光

在住宿的地方二樓小小的空間

冥思許多年前的丹麥王子的迷思

像寫一些叛經離道的詩

在某類文章註腳的字裏行間

像一隻近視的蛀虫爬進爬出

爬出來的時候已是子夜了

爬出來的竟然是

像一雙暖暖棉被裏睡眠惺忪的

忽然又熟（不是「熟」）悉起來的情懷



# 仲夏夜微笑

／林森

(在晚餐桌上  
攤開一葉地圖  
把仲夏的夜晚流水般攤開  
倒映出老信差的微笑與  
航空信件與郵簡  
你的手式總是藍紅相間  
在風的 雨的前額  
讓我們傾心)

每一個仲夏夜晚，就坐着  
坐着靜看港口燈亮  
在凌晨三時

海岸線被霧吞食  
我們被海岸線標成逗點  
遂想你更深  
大西洋以南五百公里  
疲倦的水手  
向一尾藍色的鯨魚  
談起彼此家鄉  
你手中握住我們的信  
大聲朗讀給鯨魚聽  
你遂愛傷  
你遂微笑

就候着，每一個仲夏夜晚  
海峽自九月以後  
將有向日葵在襟上  
呼喊太陽  
我們却以色土風與爵士鼓  
重覆愛情、夏日調、歐洲、紅唇如火  
漸漸淡忘 漸漸淡忘  
淡忘我們的地址  
並不用來收集航空信與相思  
你黑的筆  
你素色的信箋，如你歸來在海港  
我們緊緊的擁抱  
如你歸來

# 拇指組詩

## 聯想第六隻

／謝永就



\* 克利的作品

一個約會，剪一朵誓言  
 插在她的髮髻  
 說怎樣也不剪傷她的心  
 那把花剪，少年時啊  
 少年時，夾持着一片  
 燒紅，辨不出是鐵是情  
 却說如何亦不灼痛她的心  
 爐焰上  
 那把火夾：……  
 其中的一邊啊  
 其中的一邊

● 千輪一閃，推過熒幕  
 時間，震耳  
 欲聾，我已非我。這隻拇指  
 迴紋不變，却已世故成  
 每個父親，袋口裡  
 那頁透剔毫不朦朧的愛  
 只要輕輕一觸  
 便巾乾  
 擁向我來，一個個  
 飛滿晨曦，突然晦起委曲的眼角  
 灰而厚的天  
 整裝待發的淚淚  
 珠璣

八五、九、十。砂勝越古晉

# 慶功鷄尾酒

\* 鄭百年

高德清將馬賽地滑進大會堂的側門時，胸膛內憋住的一口氣終於鬆開來，呷了呷嘴說：「這麼一段路，竟要跑上四十分鐘！」

坐在身旁，雙手一直交叉插在胸前的吳振華，呷了牙齒笑道：「幾年不見，吉隆坡的交通竟擁擠成這個樣子。」

「星期天應該比較好的。」側門內的廣場排了幾列各式各樣的汽車，相當擁擠，高德清一邊左右掃瞄，尋覓車位，一邊嗚嚕嗚嚕地說：「沒想碰上檢查站，真氣人。」

「大概這一帶又發生甚麼事了？」吳振華溜眼瞪一下這位老同學，心裏不禁唏噓地想着：「不過四年沒見，高德清不但發福，而且在社會上也闖出一點名堂來。當年舉家移民，他還羨慕不已呢！不知今天的他，又作如何想了……………」

鑽出車廂，吳振華立刻感到一陣溽熱；雖然已是夜晚七點了，不過，天空仍舊明亮如白晝，乾熱鹽腥的空氣盪漾滯流，跟中午的情形沒兩樣，要不是過去曾以此為故鄉，那真是難以適應了。澳洲天氣溫和，尤其是坎培拉，終年是秋，根本不知溽熱為何物；沒想昨晚半夜下機，今天就再嚐滋味。

「這所大會堂，」鎖好

車門後，高德清一手拎小包，腋下挾大信封，一手指着那白色圓形的屋頂說：「在丹斯里時代，我們就申請重蓋，到今天還沒批下來。」

這個我怎麼不知道？吳振華心裏想。四年前離開這裏時，華人社會領導層正醞釀重建大會堂，那張藍圖還是自己公司義務提供的；後來，依稀記得說，甚麼申請手續發生了問題，所以一拖再拖，幾個月後，自己丟掉這個國家，到坎培拉重建家園，所以，也就懶得留意此事了。高德清昨晚接機時，提議參加今晚的慶功宴，他還以為眼前出現的將是一座嶄新巍偉的二十層大廈，沒想還是過去的那一幢。

張眼細瞧，大會堂越像座古老的城堡；剛剛過的洋灰雖然像件筆挺乾爽的新襯衫，却非常不配身——帶瓜子帽、打長辮的滿清人，穿上乾爽俐落的洋襯衫。樓上的木窗子，樓下整排的長形木門，全都門得緊緊的，不知是抗拒溽熱的蒸騰，還是自覺落伍，不敢張目睽視眼前的風風雨雨？中央那個圓形屋蓋，遠遠看起來，恰似古稀老人的禿頂，再配上那一樞一樞舊式木窗和一樞一樞老式木門，唉，大會堂的確老態龍鍾了！六十年前的彪形大漢，右鎮精武山，左控巴生河，鍾靈毓秀，人傑

地靈，吉隆坡經政命脈全從這裏發軔，如今，但見巴生河河水悠悠，精武山雲卷邈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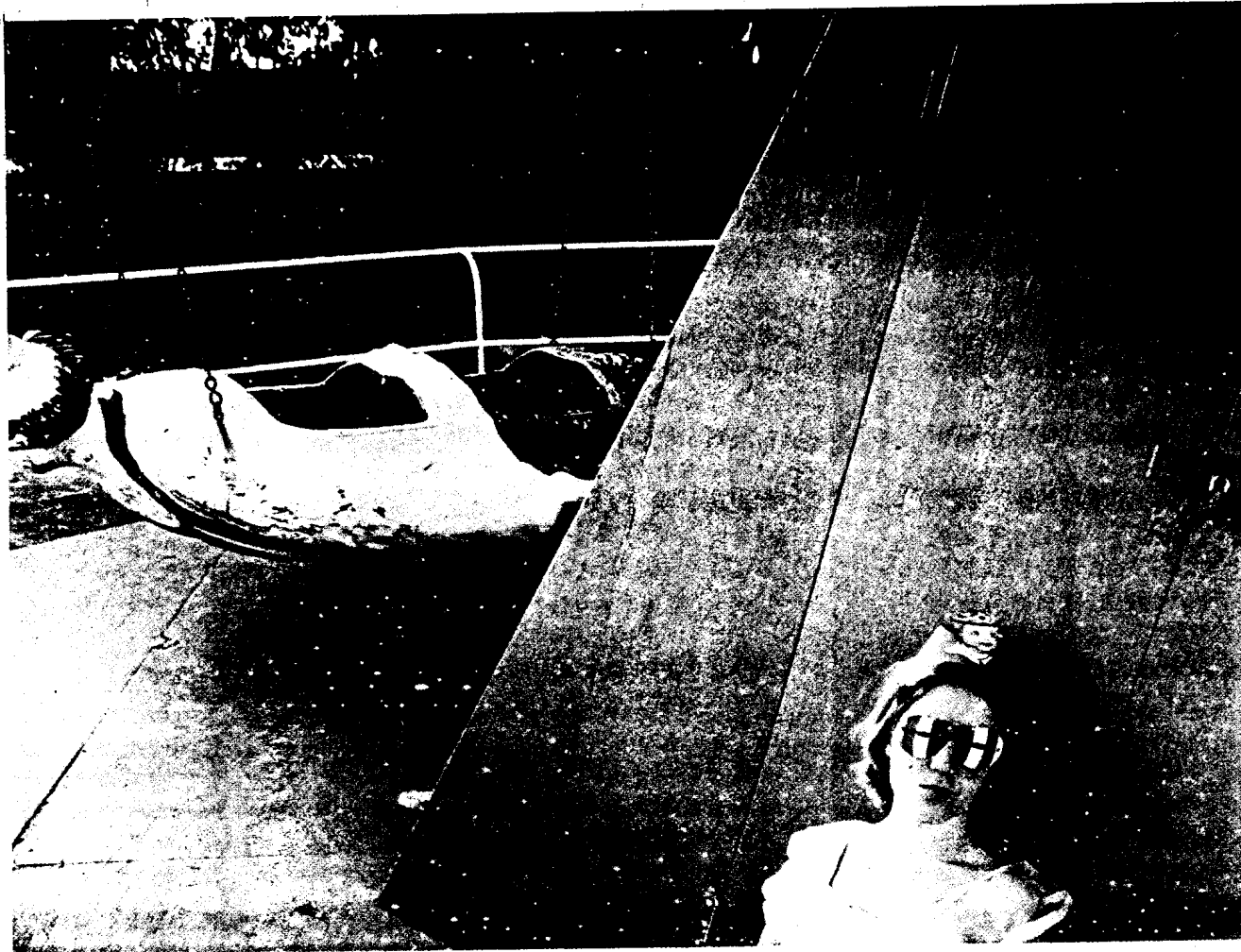
「擘，老吳，甚麼時候回來的？」還沒走到大門口，迎面閃出張強根，緊緊地捉住吳振華的右手，朗朗爽爽地叫起來：「怎麼不事先通知一聲，好讓我們到機場張布條迎接你呀！」說畢，轉過臉來，笑瞇瞇地對高德清眨眨眼睛，彷彿有甚麼心領神會不可告人的事情似的……………」

「哈，哈，哈。」高德清笑得差點把腋下的大信封滑掉下去，忙伸出左手猛力抓住。

「哼，還要提這事！」吳振華咬着牙幫骨，恨聲恨氣地叫着：「多虧你出的好主意！」

大約七、八年前，楊振寧博士到新加坡出席一項國際科學會議，吉隆坡華社領導層幾個月前就得到消息，立刻組成工委會，準備把這位名震寰宇的科學家請來吉隆坡做個專題演講，講題為「華文教育和華裔科學家」，準備藉此造成一股熱愛華教的小浪潮。

「梳邦國際機場必須掛起紅布條，寫着歡迎楊振寧抵隆演講的字樣！」張強根不但是工委會的積極份子，而且，一如往昔，主意非常



多，趁着會議快結束時，又舉手高聲建議：「讓楊振寧知道，大馬全體華裔歡迎他！」

會議不但通過提議，也接受張強根的提議：「由我們校友會包下這件事！」坐在旁邊負責總務的吳振華無可奈何地暗中踢着他的腳跟。

那天上午十一點，吳振華從校友會帶了一捆十幾丈長的紅布條，獨自駕了車子到機場去，整整花了半個多小時，才把它緊紮在瞭望臺的鐵欄杆上。「很多人看着我掛布條，好奇地跑過來張望。當我抹着滿頭臭汗，揮落滿身塵埃，開車跑不上幾步時，沒想幾名警察竟吹着

笛子追過來——」事後，吳振華扯着嗓子，紅通着臉兒向會長高德清、秘書張強根及其他理事報告：「我還以為交通出問題，驚動警伯，有勞他們追過來，原來他們迫着我，要我把布條撤下來！」

「你上面寫甚麼東西？為甚麼沒有馬來西亞文？」那名比較黑的似乎要掐住吳振華的咽喉，大聲咕噪地嚷着。

「你掛這布條沒馬來西亞文，是非法的！」另一名撐着厚墩墩的嘴唇，也喝斥了一句。

「四兩正理壓得住千斤邪！反正我又不是幹甚麼壞事，掛掛紅布條的自由目前

是有的，有話到警署商量，免得半路召惹觀眾。」吳振華拉着嗓門，繪聲繪色地說：「在警署磨菇了半天，他們同意華語華文的自由使用權，但是，必需加上馬來文，而且要大一倍！」

「那裏來得及，人家楊振寧兩點鐘到，現在已經快一點了！」吳振華瞄了手錶，向包圍着他的四、五名警伯高聲抗議。

「我們不管這些！沒有依照指示，就撤下來！」

「我軟硬兼施，實在沒法子。」吳振華攤攤手，糾結着一對濃眉，說：「再向他們求情，還是得不着要領。差不多一點半了，他們挾持着我，準備去撤下來。還

沒到現場，只見整個瞭望臺擠得水洩不通，人山人海，都是來迎接楊振寧，瞻仰這位科學家的風采！我們根本擠不進去！」

「這次離開機場，再沒警察吹着笛子追你吧！哈，哈……。」張強根拍着吳振華的一雙粗手，又親暱地趨前撲着他的肩膀說；吳振華靦腆地，一直抿着嘴，文文地微笑。

「都來齊了吧？」高德清一邊問張強根，一邊躡着石階。

禮堂非常燦亮，所有的照明燈都張着最大的眼睛，射出最強的光線，好似有意顯露這座禮堂當年英姿煥發的風采。四周壁上的吊扇開動着迅速的馬達，急急忙忙地轉頭側向左邊搨一陣，又倉倉促促地撇向右邊搨一陣，焦燥地招拂着禮堂裏萬頭攢動的嘉賓。舞臺上的背景是一片大紅，「慶功酒宴」四個白色大字龍飛鳳舞地臥在上面，非常耀眼。舞臺下橫佈幾張長桌，桌上擺滿了各式各樣的餐點、水菓，以及裝滿鷄尾酒的大型玻璃容器。長桌邊都站着人群，男的袖衫筆挺，風華踴躍；女的明艷嬌麗，珠光寶氣，到處是聲浪，一片燦然。

「這麼多人哪！」吳振華幾乎嚇了一跳，趑趄了一陣子，才赧然地尾隨高德清及張強根，趨前邁向人群。好幾年了，自從離開這裏之後，吳振華就像一隻脫群的田蛙，沒有氣力鼓噪獨鳴，也不習慣於嘈嘈切切的聲海。今晚出席者盡管只有一小部分是昔日的「戰友」和太太們，也還是壓抑不住內心的羞澀和生疏。

「喂，吳振華！是你嗎

？」潘力生眼睛很明俐，看見三個人魚貫而入，霍然衝向前，把最後的一名攔截了，就揚起嗓門。

「哈，哈，哈。老潘，今天居然看見你！」吳振華頓生激情，握住潘力生的手，又將左手伸過去，正好覆在潘力生的左手上，一邊緊握，一邊摩挲，兩雙手久久不卸離。

「你是甚麼時候來的？太太孩子們都來嗎？」

「沒有，昨晚一個人到吉隆坡，住老高的家。」吳振華揚高聲帶。

「今早怎麼不通個電話給我，好讓我們去看看你呀！」

「香港那個會議把我整慘了。」吳振華歎然地搖着頭，又嘿嘿地笑起來說：「昨晚一點多才到高家，今天睡到十二點，真要命！」然後，又東張西望地追着問：「怎麼樣？太太沒帶出來嗎？」

「搞活動要帶太太幹嗎？單槍匹馬才方便，下監牢也少拖一個。」硬朗直率的聲音，一字一字地吐出來。

「你現在也出來搞活動了？是不甘寂寞吧？」吳振華突然若有所悟，不覺調侃他一句。

當年唸大學的時候，吳振華接任大馬學生會主席，潘力生副之，兩人並肩搞活動，活躍極了。那一年大馬國慶日，潘力生倡議慶祝，搞得有聲有色，料不到發生意外，二十四小時被驅逐出境。不屈的潘力生雖然東山再起，到外國從頭弄個學位回來，却從此息影校友會。任吳振華及他們的老大哥高德清力邀，他就是凡心不動，過着隱士生活。

「還不是你臨陣逃脫，跑到澳洲過世外桃源。」潘力生的眼球在石岸般突出的眉弓下溜了一圈，然後幽幽怨怨地說：「老高，都是老高。」

「好哇！當年我們兩人三顧茅廬，你吭都不吭一聲；原來老高一個人的面子就已夠了，總算我石頭上種葱——當年白費勁！」吳振華槍口似的雙睛，瞄準潘力生的臉膛，和嘴巴一起開砲。

吳振華想起來了，當年他移民澳洲之際，校友會正策劃一個民族文化自覺運動，除了到處舉行演講之外，還包括文化叢書的出版，全國最大規模的華文書展、政治教育元老的採訪及徵文公開賽等等，不但工作量非常驚人，而且水準也要求得高，因此，迫切需要更多校友的參與，潘力生應該是這個時候歸隊的。

「你只猜對了一半……。」潘力生不管酒宴的喧鬧，從桌邊捉了兩杯酒，交一杯給吳振華，然後，把他拉到一個角落，說：「我早就跟老高講，在這樣的一個社會裏，有的事情越拼命搞就越出乎意外的糟！有時反而很奇怪的，你越不碰他，它就越沒人注意而網開一面！就以那次的書展來說，我跟老高說，你能搞個最大的，一口氣從外頭搞一大堆書進來，但是，不但下次不再會有機會，連平日書籍進口都將被鎖得更緊；如此的話，對整個大局將更不利。我是黑名單人物，被傳去問話幾次，內情還可以揣摩一些。你道老高怎麼說，反正要鎖的遲早都被鎖，鎖得越緊我們越要搞——「苟一息之尚存，則不可不奮發自勉



」，虧他還會背兩句文言文出來！老高好熱鬧，就利用我是黑名單人物跟他們有交往，打通關節，讓那一大堆書籍進口，及時參展。唉，現在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了……………」

「老吳，你甚麼時候回來的？」突然，一串清晰的聲音從腦後飄過來，打斷了他們的談話，吳振華眨了眨眼睛，掉過頭來一瞥，禁不住一面彎腰作禮，一面喜孜孜地說：「哎喲，劉大嫂，今晚怎麼驚動妳了？劉大哥沒來嗎？」

「潘力生，你把吳振華盡是藏在這兒，也不想多少人正找着他呢！」劉大嫂盡管金聲玉鐸，嬌嬌嗔嗔，却儼然以校友會女主人自居，露着齊整整的雪白牙齒，責斥着潘力生。

「劉大嫂，在下的可先說清楚呵，」潘力生狡黠地向吳振華使個鬼臉，然後高聲地說：「是他一進門就逮住我，我可不知他甚麼時候光臨我們可愛的馬來西亞呵。」

突然，劈劈啪啪熱烈掌聲從四方八面湧起來，大夥兒頓時把目光投射到舞台上。就在掌聲逐漸稀落的當兒，高德清從側邊的絨幕裏露現出來，才走不上兩步，就舉手向大夥兒致意，掌聲又驟然揚起，澎湃一陣子之後，才像鴻雁收翅，滑翔而下，以致完全闐靜。

「諸位同學，我們今晚不拘形式的慶功鷄尾酒會就開始了。」高德清拉了最高的嗓門，站在舞台中間說話：「首先，我代表我們校友會以及其他六個華團，向我們最尊貴的市長夫人拿汀奧士曼致最高的敬禮，在她為

我們剪彩及領下最偉大的開幕詞以後，我們的文化活動才能夠順利地進行。現在，我們大家鼓掌向她表示最虔誠的謝意……………」

掌聲頓然爆發，然後，像午間退潮的浪花，飄飄搖搖地浮向遠方。

「這個禮拜的活動，大家真是辛苦了，雖然參加的校友很有限，不過，可以肯定的，這一系列的活動對我們華人社會有積極的意義！」高德清頓了一下，又開腔說：「從報章對我們的報導來觀察，我們是已被肯定的了！惟一遺憾的，來參加的校友們似乎不太多……………」

「裝腔作勢，廢話連篇！吳振華，走——」劉大嫂拉着吳振華的手，好像大姐携小弟一樣：「跟我來，有人正找你幫忙。」

「今晚人可不少。」吳振華一面尾隨劉大嫂，走兩步停一步地迂曲穿梭，一面詫異地低着聲音問道：「平日華團的活動，不是小貓三幾隻而已嗎？」

「今晚是鷄尾酒會。」劉大嫂停了下來，把嘴巴附在吳振華的耳際，說起悄悄話來：「大會堂上上下下盡是華團辦公室，中華總商會啦，董總啦，華社資料中心啦，中華工商聯會啦，雪州中華商會啦，錫礦公會啦……………一大堆，全都被請來打底；怎麼人不多！」說完，就一逕往前曲折穿梭，也不管吳振華掉在後頭。

我早就知道大會堂裏裝滿華團的辦公室，選用得着妳來嘮叨嗎？吳振華心裏咕着。在他還沒移民澳洲之前，爲了提高校友會的形象，也爲了振興華族文化，他

那一個星期不到大會堂來貫門兒？甚麼辦公室有些甚麼人，誰是主要負責人，那些頭頭是只抓權不做事，那些頭頭是愛面子難搞……………他幾乎瞭如指掌。那時候就覺得，這些華團醜醜齷齷、委委瑣瑣地擠在大會堂，實在很不配稱——古廟裝冷氣鋪地毯，狼狽不堪。聽劉大嫂這麼一唸，這兩年準又再擠進一些新華團；唉，真是可憐，大夥兒只往這祖宗的舊房子擠呀擠的，爲甚麼就發展不出去……………」

「噢，她們去那兒了？」前頭的劉大嫂倏忽停下來，張目四望，說：「哦，我知道了。」又挪動靈巧的身子，排開擁擠簇擁的人群，穿梭過去。

「大嫂，」劉大嫂這麼一停一轉，吳振華竟跟上前了，不覺問一句：「妳們兩個孩子在加拿大怎麼樣了？」

「他們已經轉到美國去了，老大畢業，正在工作，而且也取得永久居留証；老二最後一年呢！」劉大嫂停下來，樂滋滋地附在吳振華耳邊說：「你的劉大哥說，再過三、四年退休了，就要到美國訂居了。」說畢，掉頭一逕往前走，吳振華只得跟上去。

「……………我們是華社的知識份子，如果我們不承擔起這份責任，叫誰來承擔呢？爲了整個華社，爲了我們的子孫光榮地在這裏生存下去，我們責無旁貸……………」高德清嘎啞的聲音，飛

躍在會堂裏；吳振華聽得幾句，就轉身朝劉大嫂的方向追去。

驀地，四周響起了猛烈的掌聲，把吳振華嚇了一跳；哦，高德清的開場白總算講完了。在鬧烘烘的聲浪中，大夥兒擁擠到長桌邊去，有的挾點心，有的倒酒，談笑聲，招呼聲，把那開得亮大的熱門音樂全給掩壓下去。禮堂其實並不怎麼大，現在却擁進兩百多人，再加上滾騰裝得暴滿的聲浪，就顯得格外擠迫了。雖然吊扇呼啦呼啦價響，賓客還是覺得悶熱不舒暢，唉，古老的禮堂畢竟太狹窄了。吳振華一時慌了腳步，緊緊地尾隨着劉大嫂。

「哼！原來在這兒。」劉大嫂帶着吳振華，穿梭到禮堂左側，發現甚麼似地叫道：「總算幫你們帶來一位日盼夜望的人！」

吳振華一看，原來是中學時代的黃媚洋。這位長得還算漂亮的小女人，幾乎迷倒了班上半打男同學。高中畢業後，就在男朋友的陪伴下，雙雙出國唸大學；後來，據校友們說，黃媚洋迫着她的男朋友隨她一道轉唸醫科，酷愛數學的他始終不聽，終於被她拋棄了。醫科畢業回來後，黃媚洋在政府醫院服務，準備考取馬來文文憑及醫科檢定考試，但是，在吳振華移民澳洲之前，她的馬來文就一直不及格。沒想四年沒見，她依然嫵媚嬌嗔，惟一不同的，身邊多了一名護花使者。

「哈哈！」黃媚洋乾笑兩聲，喜出望外說：「前兩個星期我們正談起你，沒想說曹操曹操就到！」

「劉大嫂，原來妳在這

兒！」突然，竄進一個年輕人，急火火地說：「我們正到處找妳哪！」

「甚麼事那麼緊張？」劉大嫂儼然如申斥晚輩的口氣。

「總務組說，明早要掛出去的紅布條，准証還沒下來呀！真急人，妳還不去想想辦法。」

「真豈有此理。你先過去，我馬上來。」忙又轉過頭來，噘着嘴說：「好了，黃媚洋，妳要的人在這兒；有甚麼事要拜託的，就盡管說吧，反正你們是老同學。」說罷，提着腳跟就要走。

「劉大嫂，慢著，慢著。」黃媚洋拉住她的手，說：「先問你們一件事：為甚麼我們華人的活動要請市長夫人來開幕剪綵？」

「哎唷，這個我怎知道呀！妳可得去問高德清他們囉！」劉大嫂頓了一下，又低頭附耳說：「不過，我告訴妳，這年頭搞活動就得這麼樣了！妳沒聽到嗎？掛紅布條還得申請准証！花樣一年比一年多！」說畢，扭了腰就消失在人群中。

「吳振華，來，我幫你介紹一下。」黃媚洋對劉大嫂嘆喟一聲後，轉臉向着旁邊的男人說：「這是我先生威廉陳，他是英文教育背景，不會說華語。」

「呵。」吳振華暗中吃了一驚，只得穩住性子，向威廉點個頭，威廉也很有禮貌地還個禮。

「他是唸醫科的，早兩年在中央醫院服務，現在出來掛牌。」黃媚洋如數家珍，快人快語地說：「我們三個月前結婚，現在正申請移民到你們那裏，已經取得雪梨醫院的聘書，手續大概這

個月內可以簽下來。不過，我們人地生疏，尤其是我，很早就想移民，但是，事到臨頭又很緊張，希望你能給我一點幫忙。」

原來是這等事！吳振華長長地噓了一口氣。雖然一口氣剛鬆過，第二口氣、第三口氣馬上就湧上來：一英文一華文，語言不通，怎麼交談？又怎麼樣認識的？怎麼樣談戀愛的？結婚的意義何在？……湧得吳振華滿腦昏迷，無法清醒。

「你是十幾年的老同學，你敢問，我就敢答。」真是快人快語：「我的英語不行，他半個方塊字也不懂，所以，我們用潮州話交談！到了澳洲後，我們等於用家鄉話交談，沒有華語的煩惱。他的父親是我父親從前的生意伙伴，我來吉隆坡旁聽一個醫學座談會，住在他家，一個月後就結婚。他有移民的條件，我又渴望移民，所以一拍即合；滿意了吧？」

直劈劈的一席話，把吳振華震得耳膜一片嗡嗡作響，使了好大的勁才沒讓自己立刻轟然氣絕倒地，潛能驅使他佯裝起來，並且馬上涎着笑臉，裝聾賣傻，舉起手中的酒杯，向着黃媚洋說：「來，祝你們成功！」

「來，乾杯！但是，你的杯子根本沒酒！」黃媚洋瞟留留的目光轉了一圈，笑道。

# 沙漠之旅

\*唐珉

續上期

抬起頭，面向的，是一瀉流黑壓壓的飛瀑，一隻隻奇形怪狀的灰朦鬼眼，在飛瀑中朝她眨映着寒索索的懾人青光，于陽姿一驚，人就像回了魂。——對，虫鳴，那是虫鳴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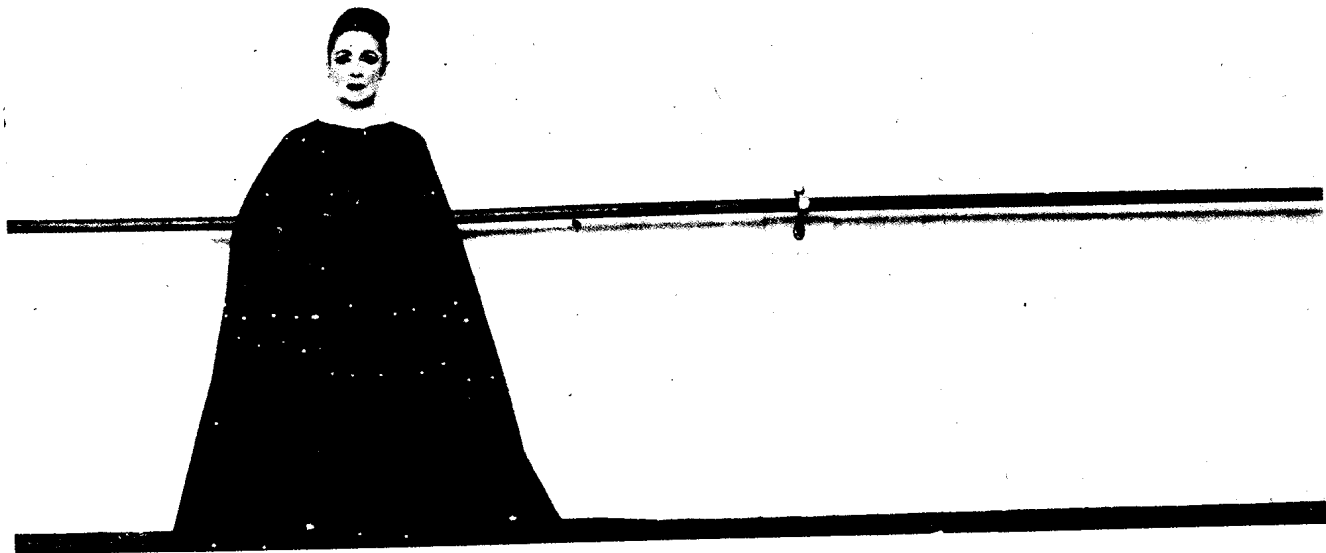
不錯，那蠻有節奏又饒富韻律的虫鳴叫得正熱鬧哪，而柔柔的月輝一絲絲一縷縷的打縫隙間鑽了進來，應該是蠻詩意的夜麼。然而，事實上又何異於浩劫後的洪荒啊，連太陽月亮都死啦！一切一切皆陷入了那種疲累得教人欲倒撲在自己腳盤上倦暈的低潮，于陽姿那一顆不再狂跳的心，漸爾漸爾由靜而沉，由沉而穩住了，定了。繼而一時也無以言喻的一種深沉的感受，很實在的打她的心窩底滋長了起來。而這很實在地滋長起來的深沉感受，終于把于陽姿完完全全地牽引回現場——被社會離棄的不幸的生命悲慘的際遇——一直嚴正地對待自己的于陽姿，此刻告訴自己她會一絲不苟地面對着它，一絲不苟，就像對待自己的工作一樣。

雙膝挪移了數下，伸手撩開了那口窗子上量必為遮陽避雨而給繫綁上的尼龍纖維袋，一盆滿月的萬道銀輝，電光火石似地在不及眨眼間便倒瀉了進

來。喔滿月，滿……月……！于陽姿喃喃，把視線收回，徐徐地回轉頭，就在眼前那方圓不過數步寬的地方瞪死了一雙眼睛。

橫樑傾側，破爛累堆，一眼望盡的，全然沒有床鋪被蓋，沒有桌椅沒有炊具，這具懷胎十月，如今殆盡生命力的女體，究竟是如何在這裡頭經由生理變化而成爲一個母親，之後磨掉那麼一把日子，終至衰竭枯涸而死亡的這一點，實在教于陽姿難以想像。

人人都說她天生就一付優美的性格的麼，便是再沒有虛榮心的，到底也還是自我認同了。不是？對自己的職業，她確然懷着有若跪倒在聖母聖子雕像前默禱的教徒那種虔誠地感恩似的喜悅；她一直都爲自己能給需要協助的人奉獻出一點棉力，而快活滿足地活着——她的世界多美好！除了從早到晚在診療所裡外忙得團團轉之外，偶而，她還會把不讓母親們收拾便當，便急着探頭出來瞧瞧這個世界的小生命迎引到這個世界裡來，然後把他們安置到母親的臂彎裡，然後教導知識貧乏而傳統陋習却教措了一籬筐的母親如何照料他們，並按時進行護理



的工作，一直到他們像尊小彌勒佛似的穩坐在地上笑得花搖枝顫——她的世界多美好！

然而，荒郊陋屋地獄受難圖似的血淋淋的一幕要命的襲擊，她于陽姿已不能虛榮的拚了命去抗拒、去排斥，以維護她那個以自己的一顆愛心建立起來的美麗得幾乎已無憾事的內心世界；她必須接受這個事實，她過去太自信了。

左手抓了把泥巴，右手握着幾根從破草蓆上扯下來的稻稈，下體因着個僅滑出個紫黑頭顱的死嬰，這個醜陋猥瑣的女人，這個妻子，這個母親，躺在荒郊陋屋裡就這樣悲絕慘絕地死去的這麼一幅可怕的構圖，到底勾勒出了一個怎樣的故事？

醫生他當然不可能點石成金，他手上並沒有一根魔術棒。然而，醫生却可以減低自己不滿的情緒，他絕對可以。只是醫生會這麼說，許許多多的人也會這麼說：

「越戰和黑色大陸的悲劇不是在歷史書上讀到的。」

「永生只是在人死之後啊，蘇格拉底也得飲鴆自盡呢。」

而醫生會這麼說，許許多多的人都會這麼說：

「我們只是開荒牛，誰又還能想像明天將發生什麼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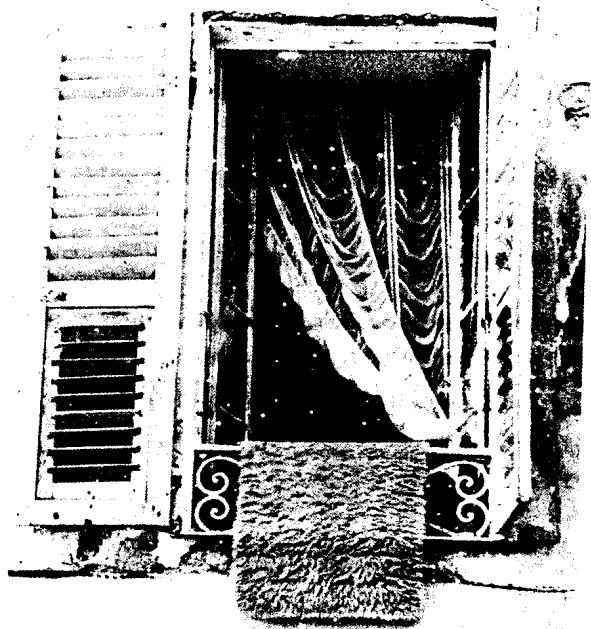
「我們是骨子裡生了瘡，唯有等待華佗再世。」

雙膝依然陷跪在那被血污泡漬得糊遍遍的地台上，于陽姿扭絞着黏糊遍遍的雙手，視線完全溶凝在那具女屍上面。

城裡的救護車沒有來。于陽姿想，或許來了，只是被吩咐等在診療所大門口給領路的老漢却走掉了。他現在在那兒？妻子生產了，自己和兩個年稚的女娃兒，總該避避嫌，他似乎也還懂的呢。而醫生呢？總也不至於癡得仍然等在宿舍門口的吧，唉，醫生……

左右手各牽了個生理缺陷完全相同的女娃兒的糟老頭，在夕陽的斜照中，疲乏乏的一付神態，乾巴巴的一架軀幹，那還有個人的樣子？摩登入幹那回事，還講究營造氣氛什麼的，這朽樑下的一對到底又是怎麼回事？啊啊太可怕了！于陽姿無法再想下去，只感到一股欲嘔吐的惡悶打胃的底部風旋浪捲的翻騰起來，要命得幾乎把她的腔腑給脹裂。

「窮得連刨痧子的銅板也不剩一枚，却也還耽溺淫樂，一年一個，誤人害物，那還不是犯賤的唄！」莫說舔鍋底的街頭議論家一臉鄙夷的在人背後頭比比劃劃，便是連她自己本身，看見那些個懷裡端着一個，身邊跟了三四個梯級似的一個比一個只高出半截頭頂的，而居然又挺着個大肚皮前來作產前檢查的母親們，心情惡劣時，也不免要感到厭惡



而孩子氣地鼓起腮幫子來的。

然而，那不是奢望，她深信自己可以緩和心中的怨懣，她可是一開始便孜孜不倦的。偏偏，她得面向這麼個絕大的諷刺，便是再一絲不苟的吧，也無法壓抑得了這股被惡作劇地褻弄似的悲哀啊？

驀地，一陣幾乎和空氣割擦出聲音來的寒流咄咄地打窗口迫削着竄進來。砭骨的寒意，教于陽姿不由得叉起雙臂，以自我護衛的架勢擁抱住肩膀抬頭悻悻地打窗口往外望去。

天上，風馳雲捲，飛奔的圓月，恰似新寡的傷心孀婦拂着臉上的黑罩紗在不停地趨着奔喪之斷魂路。這飛奔的圓月，啊這圓月……于陽姿癡癡地仰望，霍地驚覺：圓月，女屍，血，不正是鬼故事裡的橋段？而自己竟也在裡邊扮演了個不輕的角色哩！脊樑上一陣蘇麻僵痺，泛閃起恐怖之光的雙眼，凝睇着眼下那具叫人不欲卒睹的猥穢女體，她徐徐立起。不，不，這不是鬼故事，這不是鬼地方，這是人間地獄！人間地獄……！我……我要逃離！我要……啊不……！今天便是如此這般給開了竅的喇……啊啊事實，這是事實，而永生只是在人死之後，人類乾脆就別活了啊……檢控，對啊，我要檢控！……還有……還有，我要監証！……我要檢控！我要監証！

警備中，于陽姿勉強扭轉着僵麻的項脊吃力地



朝左右兩方扭擺了個九十度，遲疑又怯忌地放眼環視了背後頭一遭，發現一切無甚異樣，那隨身帶來的東西一樣也不收拾，便拔起腿擦雲撥霧似地朝大門口摸索着走去。

外頭，皓皓的銀碎末兒洒了一地。夜風掠過灌木叢，掃劃着茅草衝浪似地朝于陽姿迎面襲來，一陣要叫人連關節也給抖脫的哆嗦，逼迫得她幾乎把牙床也咬出血。捫住胸口遠遠近近地掃視了一番，好不容易方叫自己給鎮靜下來的于陽姿，即瞬推起腳車，一鼓作氣的朝原先的來路踏去。

(四)

當于陽姿遠遠地望見村裡大街兩旁閃爍着的盞盞華燈時，她實在詫異自己如何得以闖出那段陌生的夜路。

打跨上了腳車狠命地蕩闖了約莫一哩路，到達

那媳婦兒家門外，撞入土溝翻了車，之後又再上路，又直到進了村子的大路口，她就像在夢魘裡逃難，又竟然沒給迷蕩開去——因為是人間地獄，而拚了命逃離尋找光明，終於見着了光明！

東邊星散西隅雲集而南北流貫而上下互相輝映的輝瑩燈光，確然教于陽姿回到了自己熟悉的世界。然而，正因為是她用愛心去貫穿而溝通了的世界，那種實在感，剛剛在此之前拆卸了那幢自己窩伏了一把歲月的美麗馨香的窩窩，而真正張開眼睛的遽然間迭更的實在感，再也沒有比此刻更實在的了。而唯其實在，那徹底的敏悟所導致的痛苦、虛惘及迷魔，怎不教于陽姿咬着牙齦恨成那種樣子自諱？

該先到座落在公市旁那所捍衛光明的警察裡報案，抑或先回到輔導並引伸光明的診療所洗滌身上的污穢，于陽姿像個大腦已瀕臨死亡的人，完全喪失了意志力。反正是光明，只要是光明……好一會兒，面對着瑩飛光旋的流采而目眩腦脹的她，許是站累了，終於茫茫惘惘的朝那光輝之源走去，緩緩走去。

警察局，燈火通亮。

攔好了腳車，疲憊的身軀，頂着那顆沉甸甸的腦袋，于陽姿提起雙腳吃力地踏上建築物正門的大廳入口處那僅有四五級的台階。

把帽子摘下攔到一旁，而上半身幾乎窩伏在桌子上懶懶欲睡的值勤警員，並沒有發覺于陽姿的到來。望着警員贅肉纍堆得張凸凸的臉上一張合不攏的大嘴巴幾將滴下涎的一付癡狀，于陽姿哀憐地俯頷看看腕錶。也不過八點三刻，居然大模大樣地伏案假寐，唉大叔，當心你的配槍喲。

好一陣子，那幌動的頸顫依舊低垂着，滿腔哀憐一肚子怨憤的于陽姿似乎恨得開不了口，居然粗暴地拖拽着右腳在地台上狠命一擦。沾着沙礫的鞋底劃擦在堅硬平滑的水泥地面上，那刺耳的噪音當然是夠尖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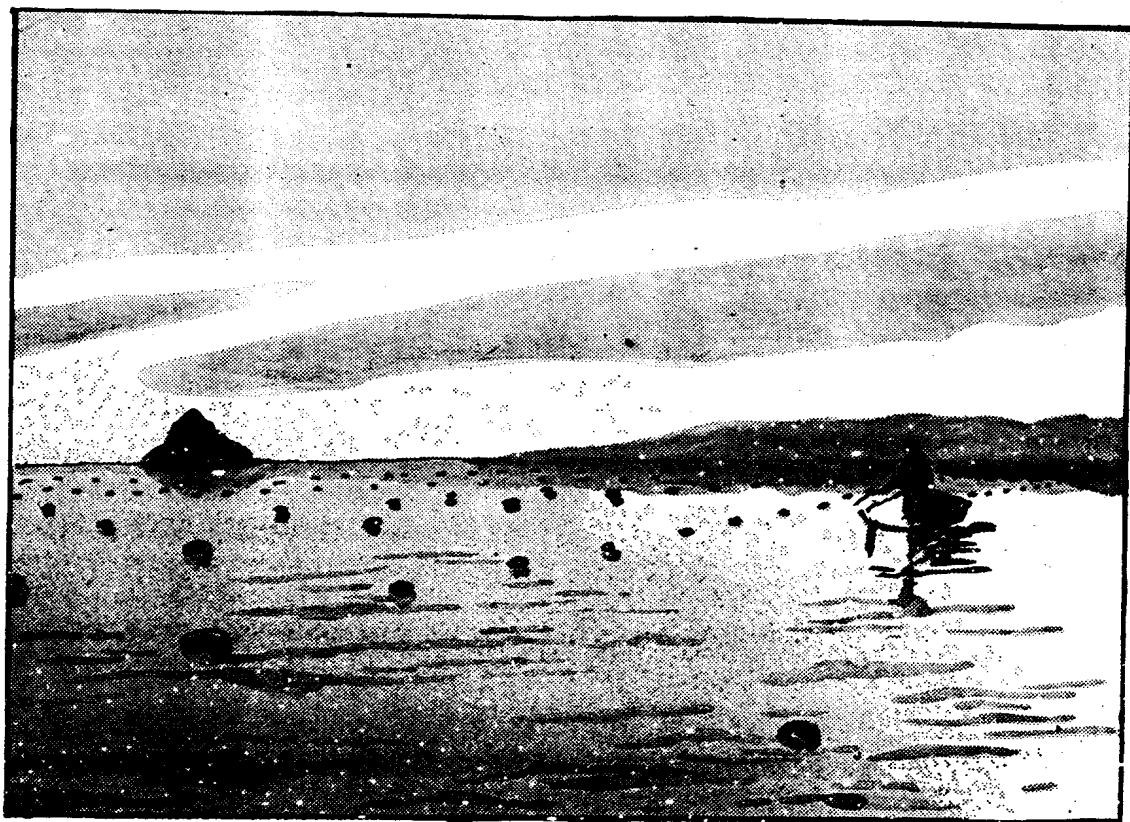
「……呃……？」撐起了半開半閉的厚重眼瞼，既沒有被驚嚇，也無半點訝異，那警員冷漠地仰首向于陽姿吊起了那個教她感到厭惡的眼角，「……呃……？」接着又揚了揚那道教她生恨的眉，把問號打在那個僅僅向上仰了那麼一下便不再移動的下巴。

混混！于陽姿咬緊牙關極力堵阻即將脫口飛出的穢語，而後抽拉着脹得僵硬的喉嚨頭說道：

「蓄水池山麓左邊離非法屋及農耕地不遠的灌木林子裡，有個女人難產死了！」

「……唔？唔……」抬起了眼蓋，那警員游移着焦點散離不定的眼珠子，依然夢囈似地喃喃，「死了……？有人死了？呃？男的？女的？」

「有——個——女——人——難——產——死



——了——！」于陽姿磨着牙齒，那張原本很端秀很俏麗的臉蛋兒已經歪扭得不可愛了。

「哦……？有人難產死了？」體重超常的警員這下子稍為挺了挺腰幹，然後挪移着臃腫的身軀打開原本抵着他那個挺突的肚子的抽屜，取出備案冊，又抓起了案頭的筆，無動于衷地墜垂下滾圓的頭顱，跟着打了個呵欠，「……呵呵……唔！都這麼晚了，真是……唔，你是……？」

滾滾怒焰焚至髮梢的于陽姿，聽了對方的怨懟，益發是火上澆了油，不禁拉着嗓門嚷將起來：

「我——是——診——療——所——裡——的——護——士——！」

到底也覺察了對方的魯冲跋扈，教授搗了清夢的警員當然也火了。偏着胖卜卜的腦勺子，帶刺的眼光好尖好尖：

「怎麼死的？」

「難產！」

「我是說怎麼會死的？」

「難——產——！」

「我是說——」

「難——產——！」瞪着一雙競吐着十丈八尋高的火舌的眼睛，于陽姿頑拗地岔截了對方，「我是來報案——」

「不錯，你是來報案的。你既然來報案，我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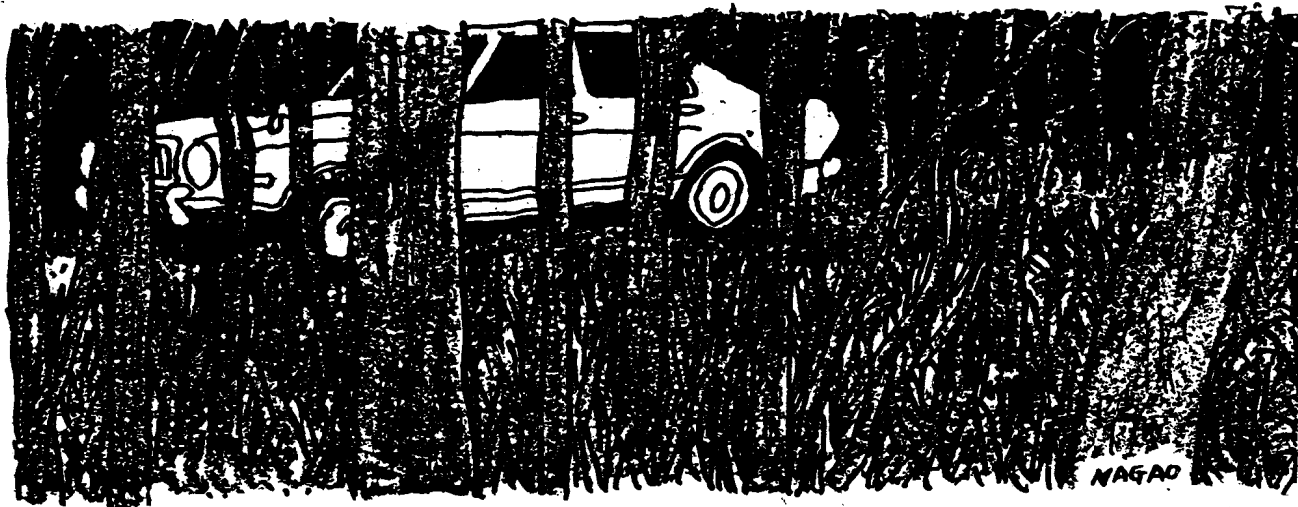
必須詳細入檔，你有清清楚楚敘述的必要！……嘿！難產就一定死人，難產的人必死無疑……嘿，這倒新鮮！」

老天！于陽姿狠命地撮起了蒼白的嘴唇磨着牙，真想一把撲過去咬掉那警員的鼻子。

「嘿，既然是難產，為什麼不打電話召救護車送醫院？敢情是嫌麻煩的吧。果真是這樣，你該負全責！」那虎起一張臉朝于陽姿鼻端點載着手指頭的警員，想是回敬她近乎目中無人的囂張，節節逼進。

這王八胚子！這狗娘奶大的！那蓋頂的激怒衝擊得于陽姿幾乘就要蹀足燥跳，她唯有把雙手按壓在桌面上支撐着因怒騰萬丈而顛慄不已的身子，引頸喊道：

「你……！你混蛋！我是護士，我知道什麼時候該採取什麼行動！對，你說對了！難產未必會死！可是她為什麼難產？只因為這個社會有着太多像你這樣的人！吃得腸肥肚凸的你懂得貧窮嗎？睡眠朦朧的你看得清楚被隔離群社生活的悲慘嗎？便是癩瘡子的狗也贏了她的哩。還有，你說，你月底領不領薪水……」隨着心中的積憤傾巢而出，眼睛裡烘烘的怒焰便也逐漸消退，于陽姿看見了一張如同行刑前的死囚那麼頹敗蒼慘的臉。她發現自己借題發揮的泄憤，的確是過份了一點，便也氣咻咻



地住了口，垂下了眼睫。

方才的那一交摔得不輕，于陽姿感到手肘及膝蓋隱隱作痛，於是挪着黑猩猩一樣的步履，朝廳上靠牆攔着的長檯走去。

被擊了要害的警員，喘過氣後，也只有莫可奈何地抓起了案上電話的身機，恨恨地撥着碼盤。

他莫非還省得了給城裡的警察總局通個報召黑廂車的？于陽姿的一雙眼睛在那警員的臉上落定，惘惘茫茫的視線，却拋向遙不可及的遠方。她不在乎黑廂車什麼時候到來，她會一直等下去。不是？終其生生在黑暗中摸索着等待一瓢飲一簞食躍現眼前的那個下體困着個死嬰死去的女人，今天在黑暗中流盡了血脈裡的最後一滴血死去，這當兒仍在黑暗中進行着她的生命歷史中最盛大、最隆重的等待，等待被埋葬在不見天日便等於消弭了苦難及恥辱的黑暗裡，她于陽姿又豈能捨她不顧？

死者已矣，風蠅殘年的愚懵老漢也沒有多少日子，只是上牙床畸型暴凸，致使上唇左右完全溝裂的小姐妹，在黑暗中誕生，在黑暗中生長，又到底如何闖出那暗無天日的幽閉隧道啊？家蠶的化蝶，只不過是家蠶世界裡也襲相沿的神話，牠們當中，誰也沒有見過自己的族類化成彩蝶的那付豐姿，牠們始終從黑暗走向黑暗，最後生命就終止在那裡。于陽姿彷彿墜入了一個天昏地暗而日月無光的世界裡，她看到了被寵的嬌兒老是睡不醒的耽溺在溫暖馨香的搖籃裡，那些自覺是養子的則不肯發憤圖強，而天生智能低弱的兄弟，只有翻着白眼口溢唾沫抽扭着痙攣的肢體供人逞口舌之快。

◇

◇◇

◇

「你領路吧！」

領路？好像是來自天上的聲音，于陽姿懷疑自己當真擁有這份榮耀。「領路？我……我能嗎？」

喃喃，她抬起了頭。

「你？你真莫名其妙！你剛才那裡來？」那警員仍然一臉挑釁的神色。

「……黑暗……黑暗……，就在那……」于陽姿只管對警員瞪糊了一雙欲欲魔魔的眼睛。

「夜晚還有太陽不成？神經病！黑廂車來啦！叫你領路的嘛！」

「黑廂車來了？」

「領路呀，也還真是個胆小鬼！」

領路，對，領路咧，小女孩就在萬丈潭淵似的黑暗裡，她們就在那裡。于陽姿是站了起來，對那警員輕輕地說：

「對，領路；我當然也給你領路，不會很遠的，你很快便會看見了。」

### (五)

星期一，村子裡頭這所頗具規模的診療所一大早便擠滿了挺着各形各態肚皮的婦女；這是一個禮拜輪了兩天替孕婦作產前檢查的首個日子。

于陽姿回來了。一如往常，正式開始辦公前一個小時，她便已經忙碌地在人群中穿梭。公家醫療機構裡絕大多數的護理人員，永遠是站得遠遠的，冷眼睥睨卑微的求助者，而于陽姿和她所接觸到的任何人，幾乎都彼此接受了對方，因此，只要她一出現，和善的致意，熱情的搭訕，總是令整座診療所都暖洋洋的。

然而，今天的于陽姿，已經不是一個熱誠的朋友，一個親藹的家人，一個智慧直善的長者，而是一個陌生的來人。人們都以懷疑怯忌的眼光以及慎防的態度在彼此之間築起了一堵冷硬的牆。

出門之前縱然作了心理上的準備，却不料情況遠比昨日的糟。至少，昨天還有那媳婦兒的一帖回

春葯，啊啊，便是再一絲不苟的吧……

迎面又走來一個人了，是那個把于陽姿當着神明一般看待的咖啡店沖茶頭手的妻子。

「大嫂早呀……」不知第幾回了，她還是以擠出來的笑容招呼着。

閃縮着眼珠子垂了頭，打了照面的人，依然像避瘟神一樣的躲了她。

啊好一座嚴冬裡蕭瑟陰慘的枯死樹林，一個個身體起了生理變化的母親就是一株株形態異變的禿樹。于陽姿好像蕩進了一塊陌生的工地，而自己從來不曾在此耕耘過。

「于姑娘真沒得說的哩，要不是年紀輕輕的，咱們天真可以過契給她喊聲娘的。百日一過，說是腸塞了，抱到城裡醫院去的是她，打醫院裡接回家的也是她。做了手術躺足一個月醫院，三天兩回的探看，簡直比咱家裡的人還勤。出院了，餵葯餵湯……哎，阿天活了過來，怕還不是托了她的福的哩。」

「可不是？和氣，能幹，又是菩薩心腸，這樣的好姑娘實在難得見，她來了，確是咱們村子的福氣呀。你們家阿天是托了她的福，二叔婆的蘭香那條命，却是明打明叫她撿了回來的。」

兩年多了，說了于姑娘的，村子裡頭寅食卯糧的人家的婦女嫵嫵，誰個不翹起拇指磨磨嘴皮子的？跨上了腳車騎到那兒，人們便都在背後頭指指點點，數盡了她偶而也親耳聽見的恭維的恭維話。

然而，這一切似乎都將永遠成爲過去。禮拜天親自上那家教初生的母親如何替新生兒洗浴；還有夜半被叫到那家充當了醫生呆到天亮；還有那家把紅棉團一樣的小東西抱到大廳裡，把來不及送進城裡去的壯如犢牛的女人的丈夫孩子統統叫來，給碰碰小腳，摸摸頭；還有好勤歹勤，終於把不宜再生育，以及不過三十出頭便担累了一身兒女債的媽媽叫去結紮了輸卵管……這些都過去僅屬平常得不常記到日記裡的東西，如今她一一記起，似乎覺得很美麗，美麗得像書本上撰寫的一樣，使她不禁對之產生了歲月湮遠的那種此情只待追憶的感情。每個人都說她失手了，她們明顯的已不再要她，而她們不要她了，又豈僅僅是她的失敗？啊啊，便是再一絲不苟的吧……

于陽姿灌洗痰盂，拿着鷄毛彈帚拂那，整座診療所裡兜着轉，當真沒碰上一個自動湊興子前來和她對上一句話的候診者。她嘴角的肌肉拉麻了，臉上的笑容也僵了。

星期五晚出了事，第二天，于陽姿實在支撐不住，便告了一天假。說了宿舍的，也不過住了一個她和守衛的一家。星期天，連守衛也帶了妻兒返「甘榜」，偌大的一座診療所，就剩了一個她。肚子

餓了，看看廚房裡所剩的東西，也着實吞不下，便決定到公市裡打個轉的。可一亮相，那賣魚的，賣肉的，賣菜，賣乾糧雜貨的，全都把她當了怪物，互相擠弄着眉眼，偷偷地紛紛議論着。她聽到了與事實相吻合的流傳，也聽到了訛傳，更聽到了教她吃驚的捏造。

「人家不是說她人好又心細手巧的麼？我阿蓮前陣子還說自己好生好養，這回就打算叫她來，一來算是省下幾個車錢，二來省事什麼的。不過現在說什麼也不囉，他男人沒有錢，就是賣了我這付老骨頭給人燒灰下田，也要把她送進城裡去。我那好媳婦好像吃了她的『貢頭』，還說不關她的事呢。真不知她安的是什麼心？小姑子沒嫁時，說小姑子巴辣，在老公面前唆弄是非，如今算算，小姑子也嫁了八年了，照樣還是不放她一馬。真箇是攪屎棍，天下聞！」





「便是醫生也有醫死人的，何況她只是個護士。」

「唉，我說你們都不知道在講些什麼——」

「五嬸，多半你也吃了她的“貢頭”啦。那有閨女逢人便講生講養的？便是人家男人在，也還是口沒遮攔的，什麼護士也得有分寸嘛。要在以前咱鄉下，她不辮子纏石磨，也早捎了掃帚遊街示衆了。再說多子多孫多富貴，她家大概就只出了她這個做不了種的吧！」

那天彷彿就要塌下來了，一片昏暗，而一眼朦朧，她竟在公市大門口和人碰了個滿懷。

「于姑娘……」是那個不再生育便要教婆婆的媳婦兒。想是見于陽姿眼裡噙了兩泡淚，還沒站穩身子，便伸出雙手抓住了她挽在手拗上的菜籃子。

「……是大嫂！」居然還有人和她站得那麼貼近，真箇是有點受寵若驚。趕忙伸出兩手去扶持對方那個尚未完全站定的身子，于陽姿好焦急的：「沒撞着那兒吧？」

「沒有，你呢？」那媳婦兒抬正了臉瞧定了于陽姿，一臉戚戚然，接着幽幽地，十分有條理地說「是的，于姑娘，便是我也聽得夠了。」

「大嫂，人們說什麼都不打緊，便是大嫂肯跟我說了話，就已經很夠了。」

「于姑娘怎麼這樣說了呢？你什麼時候不是爲我們好？我還不會那麼胡塗的哩。」

「大嫂，便是你這麼說，什麼都抵銷了喇！」

「我婆婆去了二十莊的舅公家拜壽，反正你什麼也沒買，就請到我家隨便吃……A，吃飽肚子！」說着，自覺的尷尬在她蒼白的臉上攪起紅潮。

于陽姿笑說：

「大嫂請吃飯一定去的，只是老太太不在家，不太作興呀，改天吧。」

「于姑娘，我有話說啊。」

「哦？」于陽姿倒是有點孤惑了，「好，咱們一起走吧。」

肩碰肩肘擦肘的踏出公市，走在兩旁都是店鋪的熱鬧大街上，人人都朝她們投來了詫異的眼光。一顆心雖然還未完全愈合，于陽姿也不由得微笑着側過去細細看了小腿已鼓脹得像大象的腳似的媳婦兒幾眼。見她只管抵住嘴專注地看着路面走着，一時也猜不透她心底裡到底藏了些什麼，便開口問道

「大嫂不是有話的麼？」

那媳婦兒聽于陽姿這樣問了，便悄悄偏開了一張臉，而鼻尖刺的便紅了。「是哩，于姑娘。老六出世後，我其實天天都在思索你對我說過的話。直到最近兩天，我算是想通了。」

于陽姿幾乎跳了起來！她打住了腳步，嗓音也



還真有點抖的：

「大嫂真的決定了？」

「不好麼？」

「好——！很——好——！」

就在于陽姿一個踉蹌幾乎被絆倒的那一霎，那媳婦兒給她扶了一把。

于陽姿感到顴頰溫滋滋，而眼角也刺辣得緊，於是低下頭急步朝休息室走去。

抬起頭望向天邊，天上沒有雲，于陽姿從來沒有發現過千萬里渺闊深遠的蒼穹，氣勢竟是如斯的壯闊磅礴，而放眼收不盡的，那清逸恬淡的藍，嚶嚶地湧沁着的寧謐和溫柔，簡直賽過幌着搖籃的母親的歌聲。于陽姿望着望着，闔下眼睫，瑩瑩珠淚便又落了下來。

哭吧，抹乾了眼淚，我會再來！她沒着鼻子，兩手統進了腹前大大的口袋裡，皮皮的聳了聳肩，準備上路。

(完)

\*歡迎出版社、作者寄新書刊來

## 鄭百年的 《中央之國》

本書是鄭百年（鄭良樹）教授繼《說因緣》、《十年傳燈》後第三本「應景式的『遊擊戰』」結集，收入他一九八二年以後赴遠東講學途中所感所思的十七篇隨筆散文，為《蕉風》「學與思」專欄文字之累積，書末兼收附錄二篇。鄭百年任教馬來亞大學中文系，治學之餘，不忘焚燃起創作的才思與情意的心火，最近更寫起小說來。〔《中央之國》，吉隆坡：蕉風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五月，一一二頁，廿四開，馬幣三元。郵購處：馬來亞圖書公司 Malaya Book Co., 22-24,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

風聲 \*克驥輯



\*落花辭枝

## 謝川成編的 《多變的繆斯》

本書收入十二首天狼星詩社同人作品，並附上國、英文翻譯，呈現了不同語言所形成的歧異風貌。〔《多變的繆斯》，霹靂：天狼星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六月，四十四頁，馬幣二元五角。郵購處：Penerbitan Sirius, 30, Tamar Laksamana, Teluk Intan, Perak 〕

## 瘦子的 《教書匠手記》

瘦子姓許，名友彬，寫過暢銷書《大學生手記》，記一九八三年以前的生活點滴，八三年五月至八四年十月，瘦子「流放」沙巴，娛人子女去。本書即這段「教書歲月」中，一個教師在學校與家庭間的瑣事錄，裏頭有悲有歡，有笑有淚，有學生有女兒，有始有終。瘦子寫書，就為這「一點點哀傷，一點點快樂」而寫。寫完了本書，他又要寫下一本書：《印度廟》。〔《教書匠手記》，吉隆坡：人間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八月，一〇八頁，卅二開，馬幣四元。郵購處：Penerbit Homo Mensura, 4, Jalan Teratai 1/7, Taman Bukit Teratai, Cheras, Selangor. 〕

## 洪泉的來信 關於「解圍」……

梅凱小姐：

今天收到蕉風月刊384期特大號，讀了蕉風30週年紀念專輯，使我感到不能不再寫下去。翻翻我手上30年前出版的蕉風第一輯合訂本，讀讀蕉風創刊詞，我必須像蕉風的毅力和精神不可。更使人興奮的是姚拓先生有意出版蕉風叢書和陳應德先生的義務，我想這一代人有幸了。馬華文學有幸了。

我讀了本期的我的中篇小說「解圍」，叫我吃驚的「解圍」竟然在本期「完」了，我記得「解圍」在380期刊出一次時，編

者通知我「解圍」原稿遺失，我立即重寫一份文稿給她，「解圍」也脫了一期，今天，我讀了384期裏的「解圍」你在文稿未登乃「完」字。我記得「解圍」並不在這時候完結，它應該還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文字未刊登才對。它還沒結局也未「解圍」。請你見察，如果覺得它太長，有意「斬」了它，我希望它不是在對話當兒「蓋斷」它呢！或許

，這篇稿的最後部份又第二次遺失。那也沒法呢？請你告訴我原因好嗎？別讓「解圍」成為太監。明眼的讀者也莫名。

「解圍」是解不了的徒然。多災多難。

希望你能多給我指點。順頌編安。

洪泉上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二日

\* 風箋 \*



\*雨

\*編者：

我們對於「解圍」的多災多難，也感到十分莫名。因為我們手頭上僅有的稿已刊完。難道又是郵誤嗎？我們也不願看到「解圍」還沒解圍就不了了之。總之，我們希望作者讀者不要怪罪。至於未解的四或五分之一圍，我們麻煩作者再補寄來。

# 茫茫夜

\*鍾瑜



年輕的印度軍警指引着偉良走向光線晦暗的探視房。在那裡，早已有一個中國籍的中年軍警，在那相隔着一重，沾滿塵埃的鐵絲的探視房內監視着。這裡的天花板特別高聳，上面懸掛着一盞附罩的淡黃燈泡。半幽明的燈火晃照下，使這個沉黯而燥熱的狹小房間，顯得極其的可怖和醜惡。——偉良由年輕的印度軍警，帶到了使人略有不安的探視房後，房門是一扇用厚木釘成的門扉。印度軍警隨即轉身，把門扉扣得發出一重濃重的聲響。那種空洞而遙遠的迴聲，使偉良有點心怯和心跳地，渾身充斥着難安和難耐的感覺，心頭不由又湧起了那種夢魘似的暈眩感。他的身心的脆弱，近來已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他只要經受到一點微弱的刺激，就感到心腦如虫蟻的，麻癢不安和心魂不定。——他正端坐在探視房內，唯一的矮小的坐凳上。面向着如蜘蛛網般，漫天而起地，罩滿在他的眼簾內的鐵絲網。透過稀疏不定的網眼後，他看到一個臉無表情的中國籍中年軍警，正用膛直肅正的眼光，對他凝望着。探視房內，只有在那一盞淡黃燈泡下，可以看到周遭的依稀景象。在那表情肅然的中國籍軍警背後，有一扇狹長而晦暗的鐵門。門面上有一小窗，用幾根鐵枝釘綴着。在探視房內的人，只要抬起頭，仰長脖子，就可以看到一瞥陽光，在鐵門後晃亮着。一重沉悶和濁重的鐵門開動聲，在那神秘的鐵門後響動。接着是腳步聲和啾啾不定的細碎話語。有人顯然是從遠處走來了，而且不是一個人的聲音，而是一個印度軍警，押送着一個中國籍的嫌犯，從遠處踢步而來。他們雖然說的是馬來話，但從控調上可以分辨出他們一個是印度人，一個是中國人。

探視房內自從年輕的印度軍警離去後，這裡只剩枯坐着的偉良，和一個臉無表情，和宛如木塑的中國籍軍警。他一直用肅定的眼光，凝望着偉良。他們之間，真的如一個受嫌疑的要犯，正讓一個主宰着他的命運的檢察官，在牢牢而嚴苛地瞪望着。

他把偉良逼視得，渾身發毛和淌汗。他雙手交枕在桌面上，互相在窘逼而緊張地搓揉着。不久之後，桌面上已沾滿了偉良雙掌，扭擰出來的汗水。他感到些微的目眩，也感到喉膈內，有一些酸澀的搖動。他預感到自己又要暈眩了。他努力地，用手牢抓着桌沿，努力地使自己欲嘔的衝動平抑下去。他在滿額難過和痛苦地沁汗時，眼前却忽然地一陣亮麗。他像看到了多年摯友的衝動和喜悅。他的表情，由痛苦的猙獰，而轉化為平和的舒坦。他真的是看到了多年的摯友阿祥！眼前的人，隔着封鎖似的鐵絲網。他是網內之人，而他是網外之人。二人同時，用激動難抑的眼光，眦望着對方。二人同時地，呼吸着探視房內燥熱難伸的空氣。二人同時感到看到對方的溫暖，也同時感到彼此的命途不同，而近乎低吟地，無聲地嘆息着。探視房內，這時候，已成了三個人的世界。那個押送阿祥到探視房的印度軍警，轉瞬已消失在鐵門的掩閉中。探視房內那個中國籍軍警，仍然一言不發地，在一旁站立着，用牢定的眼光，盯望着阿祥的背影，並瞪直而毫無忌憚地，在電燈光的光暈外，監視着光暈內的偉良！

陣陣沉重得有點可怖的關門聲和拴鎖聲，在探視房四周的厚壁外傳來。這裡沒有掛鐘，所以偉良和阿祥，聽聞到的忐忑聲響，極可能是二人內心的撲動。但也可能純粹是一種幻覺。二人看着對方，隔着有點滑稽感覺的、鐵絲網內的洞洞孔孔，二人只看到對方被分割了的臉龐。偉良看到他破碎的臉孔，和他那軒昂的眉線。他比偉良年輕了許多，膚色也油亮了許多。唯一不同的是，他眉目間有一種過份執拗的神情。也絕少有一絲的真情流露。他偶然閃爍出來的眼光，表示出他對偉良的到來探訪，感到訝異和滿足。也同時在他慣常的執拗表情上，表現出他的桀傲不馴。他用雙手覆按在桌面上，隔着一桌之遙的空間，對偉良用緩慢的語氣說：「我很感謝你來看我，偉良。我幾乎忘記了，我曾經向家父母請求，請你來找看我一次！——」他的語勢越說越弱。在這個時候，他的真情流露了出來。只有這一瞬間，才顯出他和偉良共同的地方。偉良隔着鐵絲網，終是無法看清楚阿祥的表情。但他從他的語態上，聽得出他是滿懷欣慰和感激的。他對阿祥眦視了半晌，才說：「事實上，我也是應該來看你的，阿祥！——」他的語調充斥着真摯的情緻，使阿祥只是不住的領首，用微然扭擰了的臉部表情，顯示着他的全然瞭解和明白。「只是，我經過了幾許的辛苦，才可以見到你二十分鐘！」他說着，抬眼看向站在阿祥背後的中國籍軍警。他吃立在燈暈外，使他看起來，十足似是一具泥塑的雕刻品。阿祥噓了一口氣，用手緊張而懊惱地，爬抓着粗紋線的桌面。他抓得桌面簌簌地響，彷彿這是一

種語言似的，使偉良聽來，有點不堪刺激的難堪和不安。最終，還是阿祥開腔說：「我真的是，很對不起老阿爸和阿媽！——」他的嗓音明顯地帶着淒切和痛悔，但他的表情，仍然是一貫的倔強和倨傲。他說這幾句話時的語態，使偉良瞬刻之間，想起阮坤在離別的當晚。在颼颼夜風的吹湧下。他的兩只眼睛，宛似反映着星光，又宛似反映着淚光似地，對他談過類似「對不起老阿媽」一般的話。但偉良已無法，記得他是怎樣說的。他只記得，同樣的心情同樣的語意，却同時在兩個共同的朋友身上，表現出來了。他到這個時候，才真確體會到，他們盡管是兩個命運和理念都不同的人，但他們的心靈的深處，仍然種植着親情的種子，仍然有溫馨人性的一面！——偉良有點發呆地，在極其短暫的時間空間裡，讓自己的想像逸飛而起。他想到阿祥想到阮坤和想到自己！「三個老朋友哦！——」他不能自己地，沉吟地嘆喟着聲音說。這句話本來是他內心的獨白，如今却不期然的宣洩了出來，這使到他略有窘迫和尷尬地，對阿祥抬眼眺望幾眼。「你提到了另外一個人，阮坤！」阿祥光潔的臉龐上，流溢着發亮的油脂。他的年青，映襯得偉良有點早衰的憔悴。他叮望着偉良說，似乎使他沒有迴避和搪塞的可能。偉良只好默認地，把頭點了一下，用無聲的語言，對阿祥眦望着。後者却突然洩盡了氣似地，用雙手爬抓着粗糙的桌面，在瘡黃似的燈光下，半自語的說：「我很瞭解他，偉良，他是個英雄！——」他咬了咬牙，把臉上的汗珠逼落在桌面上，說：「可是，我却是一個不爭氣的壞蛋，一個破壞社會道德和風氣的販毒者！——」他說到這裡，帶點激動和懊惱的，用雙手握成拳團，在桌面上敲出咚咚的聲響來。這突然而來的聲浪，宛如湖面的漣漪四處擴散，在這寂穆得令人心怯的探視房，不住的牽引起一種奇異的迴響。偉良在此一刻，不禁用全然異樣的目光，望向這個比他年輕的老朋友。他經過長時間的羈囚後，神情却没有顯出一絲的萎頓。相反地，囚禁使他剛倔的性格，不知不覺之間，培養出一種純和的氣度。他的表情上看不出犯罪後的畏懼和自譴。但他的說話，却完全是陷在痛苦煎熬後的良心獨白。他敲動桌子的驟然聲響，使偉良在怔忡間，注意到那個中國籍的軍警，站在阿祥背後稍遠處，第一次情不自禁的轉動眼珠。

偉良伸出溫熱的舌頭，舔舔乾燥得有點難受的唇皮，說：「阿祥，我們能夠談話的時間，已經不多了。我要知道，你有什麼事要委托讓我做的！」他的語勢雖然很微弱，但語意却十分清楚。他用多年友誼的誠摯表情。期待着阿祥的答話。探視房的高氣溫，使阿祥本來多汗的臉頰，這時候更然的單滿一重油滑的亮麗。偉良輕輕的噓了一口氣，用手

勢襯着語調，說：「我想來應該告訴你一件事，阿祥。我們的朋友，已經離開我們了！——」他說着，似乎又感到語意有些不詳，他頓了頓口氣，用沉重的聲氣說：「他已經走上了自己選擇的道路。正如你所說的，他極可能是一個英雄！——」偉良說到這裡，宛以突然感到，自己的語言間，包蘊了極不應該有的輕薄和不敵。他感到愧疚似地，連忙沉吟地補充一句道歉的話說：「真的對不起，我不應該用這樣的話語批評他！——」他說完，心感難過地，兩手枕在桌面上。他這時候才發現到，粗糙而略嫌黯淡的桌面上，碎滴着自己不經意而滿桌流溢的熱汗。探視房內出現了短暫的岑默。但是，只要是旁觀的人，就可以發現，這隔着一張桌面，相互讓網羅似的鐵絲網相隔着的一對友人，他們的心靈是相通的，心潮是相互激盪的。他們只要看多對方一眼，就知道對方在想什麼。甚或，對方下一句話要說的是什麼！

阿祥從冥思中，突然地清醒和掙扎過來似的，對桌對面，矇在洞洞孔孔裡的偉良，用歇斯底里兼帶着淒楚的表情和語調，說：「所有的人，都遠離我們了，偉良！——」他把這句話，在極大的感情壓抑後，突然地迸說出來。他的平圓而溢滿汗油的臉龐，這時候看去，宛如一具舞台上的臉譜，表情看來不像是真的。但坐在他對面的偉良，却無比真實地，看到阿祥表情上和心理上的變化。他一下子把思緒，經由他們的老朋友阮坤的離去，而聯想到，另一個可憐冤死的少女遊魂——小碧！那個只有十七歲，而在命途的坎坷和風霜之後，終於用自己的一雙手，把自己送上了無情的環索，而斷送了短暫的一生！她故去之後，留給了整幢樓房的人，深深的感慨和長長的嘆息。那些人的感慨和嘆息，畢竟只留滑在表面上的。真正鑊骨痛楚的人，竟是囚牢在黑獄裡的阿祥！他和小碧，向來有一截半公開的感情！他倆相愛的事，整幢樓的人都十分清楚。他們相墜愛河之後，甚至熱情浪漫到了過頭。他們在數度的歡渡和悅樂裡，竟然種下了愛果與情花！他們已由半開的熱愛，而變成一對未來的璧人。不想，在這緊要關頭，阿祥為了改善生活，急於把小碧從惡劣、烏煙瘴氣的環境裡救出來，於是挺而走險誤入了歧途。他協助一批社會蠹虫，而從事運毒的工作。他的工作猶未給他帶來概定而實際的利益，他就失手被捕了！他從漫長的盤鞠中，有限度的和查案的警方合作，而將對他的指控陳詞，作酌量的修改。而他在空漠無聊的等待審訊中，一個晴天霹靂的訊息，透過了到來探望他的老阿爸老阿媽口中，向他傳送了過來！自那時候開始，他的求生意志，已全然的退却和消極了。他甚至感到，審訊對他是多餘而浪費的。他如今唯求者，就是直截了

當地，把他送上斷頭台或電椅！他認為只有一死，才能夠了斷他魂夢的痛苦和自身的罪孽！

探視房裡特殊的肅穆氣氛，很適合一個身陷絕境的人胡思亂想。偉良在這一剎，想起的是小碧，但他畢竟是自由人，他生活在鐵網之外。阿祥想的也是小碧。可是他身陷羈囚，而且是一個嚴重的刑事犯。他不論重判和輕判，都要在牢獄中，渡過一截無情的歲月！他甚至不能到小碧的新墳上獻花。他只能在多年後，釋放出來之後，懷着創痛和愧疚的心情，在草蔓萋萋的荒塚上，親手奉上一束，代表着他無限愛無限情無限愧疚和傷痛的鮮花！——時間將隨着他日漸的痛苦，而冉冉逝去。而他也將讓痛苦，苦苦地痛噬着而渡過悠長的歲月！——探視房內出奇的岑靜。外面鐵門鐵鎖的相扣聲，竟變成了這萬籟無聲裡的唯一節拍。偉良最終抬起微紅的眼睛，用撫慰似的口氣，對阿祥說：「至少，還有我不會離開你，阿祥！」不管他是不是言出由衷，他說的時候，語音却是十分懇切的。「可是——」阿祥已讓自己複雜的思緒，搗擾得神魂間有點混亂。他不能自己的，只說了半句「可是」，已沒能正常地把話語接續去下。一下子他的剛勇和倔強，到此已全然地崩潰了下來。他幾乎是平生第一次的，在偉良的臉前淌下淚來。他的淚遊逸在他光潔的臉頰上，看來好像是一件扁圓的鏡子，上面垂直地裂開了兩道裂痕。他的流着淚的臉相，很使偉良詫異的，在半矇矓的鐵絲網後，用全神的眼光對他凝望着。

「可是，小碧已經死了！——」這句話本來是阿祥要說的，如今却讓偉良說出來了。他為了看真切阿祥的表情，竟把自己的臉龐，向前靠近蒙塵的鐵絲網。他在洞孔內，看到阿祥用手半捂着臉。他的一雙淚眼，已滂沱地把雙手十根指節，染成濡濕。他無聲的哭泣，竟使他自已變成一個失去主張的人，只是不住的搖擺着頭顱，喉膈裡最終才發出嚶嚶不歇的啜泣聲。「只要幾年之後，你就可以釋放出來，阿祥！你比我還要年輕，你還有好一段路要走！——」偉良半嘆氣半撫慰的對阿祥說着。可是，在悲悵中的後者，却突然尖着聲抗議說：「釋放出來又有什麼用？年青又有什麼用？我還有什麼面目，見老阿爸老阿媽！我又如何的對得起死去的小碧！——」他激動的，幾乎用拳頭搗擊着桌面。他的這一連串動作，竟使站在他背後的中國籍警軍，很有警惕地，用炯亮的眼光，望向被激動沖擊得幾乎失去理智的阿祥。他那種不平衡的情緒，搗擾得他，十足像是一個瀕死的人，在頻頻哀嚎之餘，並揮舞着可怖而絕望的手勢。探視房裡半幽黯的空間，一時充斥着頻蕩不息的哀鳴。使到坐在鐵絲網外的偉良，難抑悲痛的自語說：「阿祥，這是我們相

識多年以來，你第一次 在我的面前流淚！——」可是，阿祥淪於半瘋狂的激動，仍然沒有平復下來。他扭曲着平圓而好看的臉孔，使他看起來有點怪異的難看。他說：「可是，你知道不知道，小碧這樣的一死，也讓我與她的一個孩子，活活地勒斃了！——」他說着，更加淒切的緊捏着拳頭，把手心上的汗，統統一下子全然扭乾。偉良在這件事情上，也只是當時在小碧身死的現場上聽聞得到的。他在半知悉之間，只是頻頻為這人間的巨大慘事，作着無奈和無助的嘆息。他想不到，事情的真實性，如今已由阿祥親自証實了出來。他一時間無言以對，只是像一個人停止了呼吸，用出神和呆定的眼光，望向汗油泛臉的阿祥。最終，還是阿祥的聲音說：「他們沒有得到報告嗎？呃！——」他的話語像是一個病人般的孱弱，語意中夾帶着一絲疑惑。偉良轉動着呆鈍的眼珠，用不解的神情，望向阿祥說：「報告？我不明白！——」他有點慚愧地，讓自己枕放在桌面上的雙手，互相毫無意義的搓摸着。「驗屍署一定會有報告的，是不是？」阿祥顯然很瞭解法律程序似的說。他的話，只是加深了偉良的愧赧。「我沒有聽說過，也許——」他稍為沉呻和疑疑的，用不定的語態說：「報告是傳送給她的母親的！——」他的話猶未說完，阿祥剔着牙，咬了唇皮，用噴着星沫子的口氣，痛罵着說：「她那個母親，他媽的，天底下最無恥最吸血的母親！」他罵說着，又極其失態的，用緊握着的拳頭，咚咚地在粗糙的桌面上敲擊着。他粗暴的舉措，使到那站在他背後的中國籍軍警，不期然地，向前移動了一下腳步。這時候他已站入了光暈內。那蛋黃似的燈火，照亮着他那丘稜起伏的臉部線條。

偉良重重地嘆了一口氣，說：「我們能夠談話的時間，也不會很多了，阿祥。」他很努力的使自己鎮靜下來，好讓自己的說話，顯得莊重和誠摯。他說：「把一切惡夢，都從心底裡抹去吧！你還有青春，我說過的，你還有年邁的阿爸阿媽，他們對你寄存着很大希望的！」偉良也不知道自己的說話是否有說服力。他只是一邊說，一邊咬着唇皮，帶着一點困難地把話說完。他說到這裡，他背後的門扉被推開了。一絲幽淡的光絲，在探視房外面曲折的長廊裡送來。一重難得的涼意，也隨着門扉的扳開，而傳送到探視房燥熱的空間裡來。探視房內的三個人，共同地舒嘆了一口氣，好像一種突而其來的釋然和解脫，三個人偉良阿祥和那中國籍的中年軍警，齊齊地，讓門扉外透進來的光芒，和那個背負着一圈光辣的年輕印度軍警吸引住了。他們看到那個印度軍警迷糊的身影，和他宛似伴着迴聲似的聲音在說：「給你們探望的時間到了，中國人！——」他的說話聲，在空洞的探視房內，環壁回彈着

，使人聽了宛如天外來音似的，飄幌不絕。那印度軍警說完之後，人就閃身竄立一旁，他用他的姿勢，在作勢示意着偉良離開探視房。探視房內，一時充斥着離別在即的悲悵情緒。偉良把身子俯向前，兩手攀抓着沾滿灰塵的鐵絲網，在罩滿眼簾的洞孔內，看到阿祥汗血涇涇的臉孔，他說：「要記得我的話，阿祥！你還有前途的，你還有年老的阿爸和阿媽，他們都在等着你回來！」偉良說時，滿臉頰都溢滿着燙熱。他邇來所有的暈眩感，此際又盤繞在心頭。他極力抑制住，爲的是，讓他這個身陷牢獄的多年摯友，多一點生存奮發的勇氣！他要讓他知道，他即使生活多苦，也一樣的活得健康和充滿朝氣！

可是，頹喪兼帶頹唐的阿祥，仍然是滿臉悲苦和無助的，沉痛地說：「我很對不起老阿爸老阿媽。我對不起的人，實在太多了！」他幾乎又要讓衝動沖昏了頭腦。他站在鐵絲網後，抬起充血的眼睛，向偉良瞪望着。那形景宛似一只猛獸，在作着噬人前的一刻喘息和瞪視。偉良連忙抽身離開鐵絲網。他和阿祥相距着幾步之遙。他作了一個手勢，示意他冷靜，並說：「你一切都要珍重，阿祥。你即使不爲你自己着想，也要爲你的阿爸阿媽，盡點人子的孝道。你只要出獄之後，家人親友，都在歡迎你的。不要忘記，你對你的家人和你自己，都肩負着責任的！」偉良一口氣把話說完，他感到有點宣洩後的快意。他最後的幾句話，明顯地是包蘊着責備的意味，但他知道他是受得了的。他憑着多年來的友情，他是有資格說這樣的話的。是以他站立在那裡，面對着阿祥，但臉上並無畏怯和不安的形色。反倒是阿祥，突然地，滿臉流淚和淌汗的，俯身向前，雙手攀抓着滿沾塵埃的鐵絲網，用瞪突的淚眼，望向偉良，說：「你看，他們要判我多少年的牢獄，嘎？——」他好像急於得到答案似地，用手緊張地搖幌着鐵絲網，簌簌的塵硝，飛騰在探視房的虛黯空間。偉良沒有辦法給他答案。他只是聳聳肩，用苦澀的表情說：「也許三五年吧，也許更短一些！」他的語音囁嚅不清。探視房外站立的年輕印度軍警，似乎在壓抑着內心的煩躁。他把厚重的警靴，在涼凍的水泥地上廝磨着。那種聲音使人聽着，內心有着明顯的不安。「好吧，阿祥。我先走了，再見！——」偉良說着，逕自衣袋裡，掏出四包煙捲，擱放在桌面上。隔着如紗網般矇矓的鐵絲網，對阿祥續說：「這是我僅能帶給你的禮物，阿祥。希望他們能夠順利的交給你！——」他說最後的那句話時，眼光是瞄向了那中國籍的軍警一眼。他仍然肅容的繃緊着臉。由始至終，他一直沒有吭聲說過一句話。偉良有點好奇的，對他瞅望了幾眼。而他仍然是，毫無表情的監視着他

們二人。

偉良像是有點屈服似地，移步正欲轉身外出。站在鐵絲網後，兩手撐在粗糙的桌面上的阿祥，突然用軟弱的聲音，對偉良說：「請你，偉良！替我安慰一下我的老阿爸老阿媽！——」他的說話裡夾着哭音說。「請他們原諒我這個不肖的兒子！——」他悲痛得兩肩在發顫。偉良舒了口氣，平靜而低沉地說：「他們只要看到你最終的歸來，一定會原諒你的，阿祥！——」他的語氣裡充滿着喜悅和撫慰。他知道這個鋼鐵般固執的朋友，最終也在親情和友情的交煎下溶化了。他從他圓扁的淚臉上，看到一瞥對生存懷抱着抗爭的光輝。他對未來的生活和生涯，仍然是有一種樂觀和積極的憧憬！——偉良感到良心堪慰地，用親切而和煦的語音，對他說：「再對你尊重的說一次，再見！阿祥！——」說着，他自己也鼻子酸澀而眼眶熱紅了。他倆作最後的一瞥時，阿祥突然揮揚着手勢，說：「讓我再請求你兩件事，偉良！」他的語音提得很高，在空洞而虛黯的探視房內，引起了陣陣的咚咚響。偉良沒有說話，他站在門檻處，用岑定的眼光望向隔在鐵絲網後的阿祥。偉良感覺得到，他這長年的友伴，已完全讓自己的悲切浸濡住了。他說：「偉良，請你在得到阮坤的訊息時，代我轉達一句問候。我一直都惦記着他。」他才說完，偉良即行頷首，並用淒楚和感慨的語氣，像是回答又像不是的說：「我一定會的，阿祥。只要我仍然會得到他的訊息！——」他最後的話，幾乎是完全不能肯定了。他的語調顯得疲弱而乏力。阿祥似乎很能瞭解到偉良的心情，他有點茫然地，用機械式的口吻，重複着偉良的話，說：「只要仍然會得到他的訊息！——」他說話中夾着最後的嘆息。聲音雖然微弱而低迴，但偉良是完全聽得着的。兩人同時地想起，那個披星戴月，而奔向理想前程的共同朋友。他倆竟然一時，無禁地呼喚了沉悵的一聲：「阮坤哦！——」在這萬般無奈的時候，那個一直站在門扉後的年輕印度軍警，不得不用職責上的口氣，對偉良說：「你能夠探望的時間，已經足夠了，中國人！」也許他還年輕的原故，官僚習氣仍然沒有那麼重。他說話時不免摻雜着一點乾澀和羞赧。

站在門框畔的偉良，側了側頭顱，用抱歉的口吻，對印度軍警說：「很對不起你，軍警先生。我的朋友，只再囑托我一件事！——」他在萬種愁緒中，很勉強地擠出了一絲笑容。也許是他的懇切和善意，感染了年青的印度軍警。他沒有說話，只是抽搐了一下淌着油汗的喉核，用某一種表情，表示着他的同情和容忍。阿祥顯然也不願意讓偉良爲難。他在迅速之間，把自己的悲苦強抑下來。他說：「偉良，看在多年老朋友的份上，爲我做另外一件

事！——」他只說到這裡，偉良已露出全然瞭解的表情。他的眼光，告訴了阿祥，他的囑托會是什麼。而且他半垂着眼臉，那是表示他會接受的意思。阿祥站在交織不清的鐵絲網後，終於吐出聲氣，說：「你真不愧是我的老朋友，偉良，你都知道了。」他無限感慨地，在頻密的鐵絲網後，用嘆氣代表着說話。「我知道了，阿祥。我會替你上一次小碧的墓，為她供奉上一束鮮花！——」他才說完，阿祥已雙手撐持在桌面上，用壓抑後的聲氣啜泣着。探視房僅有的一束燈火，照不清他的臉龐，只照到發顫的雙肩，在跳抖不已。偉良長嘆了一聲，在探視房的門扇掩上之前，他乘隙對幽黯中，掩在鐵絲網後，和埋在萬頃悲苦裡的阿祥，瞥望了一眼，然後用清晰而肯定的等氣，對他說：「我也竭盡所能，照顧陳伯和伯母。阿祥！」說完，那沉重的門扉，嘎然地扣上了。那種肅穆而空洞的迴響聲，震得人有點胆怯和寒慄。站在探視房外的偉良，隱隱然聽到阿祥幽幽的哭聲。也聽到一重連鎖式的控門聲和上鎖聲。四周傳來犯人們的連迭嘆息。也傳來親友們，在離開昏黯的探視房時，各人走在岑寂的過道上，掩抑不住內心傷感的，在擤着鼻子和發出沉痛不已的愁嘆聲。在過道上，拽着沉重腳步的偉良，在走出這幢使人沉悶的建築物時，他投以年輕的印度軍警，用感激的語氣，對他說：「真的很抱歉，幾乎耽誤了你的公事。」他說的是流利的馬來話。那印度軍警，剔剔眉，用他年輕人特有的鮮活神情說：「可惜，我不能幫助你太多！——」他的聲音壓抑得很低，好像怕是驚擾到別人。「已經很夠了，軍警先生。」偉良和他並肩走着。他最後由衷的，幾乎停下腳步的說：「我也很感激那個英國籍的警官，是他網開一面的！」他似乎一時找不到適當的措辭，只是在那裡比劃着輕微的手勢。印度軍警表示同意他的話。他沒有意見，只是頷首不語。二人一同蹙着步，走過黝黑的過道。在走近辦事房前，那年青的印度軍警，忽然停下腳步來，對偉良說：「我是略為通曉中國話的。你的朋友陳阿祥，真的是惹上麻煩了！——」他說的還是馬來話。但偉良却沒有發覺到有惡意。他同樣地站立下來，和印度軍警互相眺望着。偉良最終還是說：「他是協助別人販毒的，他恐怕要在這裡——」他說到「在這裡」時，不自覺的頓了頓語氣，抬起頭，向這黑鴉鴉的建築樓頂，仰望了一眼，說：「渡過一段頗為不短的寂寞歲月了！——」他說話間的沉痛和憂悵，使到印度軍警一時間也應對不出恰當的語言。他像掩飾內心的窘態似的，用警靴在亮滑的水泥地上磨動了一下，然後說：「你的朋友，也許會幸運一點的！法律有時候，會對某種人寬容一點的！——」

——」也許他發覺自己是在由衷地砌詞，也許他知道，自己在說了不應該說的話。他赶忙把臉上充滿複雜表情的肌肉，突然地抽搐和繃緊，使他迅速地，恢復了原本該有的職業性表情。他極其莊肅和嚴正地，作了一個手勢，說：「你還是盡快回家去吧，中國朋友。外面都已經夜幕深垂了！——」他說完這句話，人就轉身，走落燈火忽明忽暗的辦事房。那裡隔鄰的所在，透過一面碩大的玻璃牆，偉良可以看到，一群衣不蔽體、滿臉愁容的外來難民，正被幾個中國籍的軍警詰問着。一群女性難民抱持着自己的兒女，正在另一角隅，接受着女軍警的盤訊。一陣陣使人鼻酸的哭嚎聲，透過密封的玻璃牆，傳送到過道裡來。偉良看到那個年青的印度軍警，似乎頗有憐憫心的，正在閃灼的燈火下，為一個受傷的男性難民料理傷口！

偉良走出月亮和市燈，齊齊地在天上和地下，撒滿着光芒的街衢上。他站在路央的一圈花園上，回頭望向那，整幢建築物都髹着灰褐色的嫌犯拘留所。這裡看不到任何標誌，只可以從樓下樓上，一排小窗似的排氣管，加上黝黑鐵冷的圍欄，使人勉強能夠想像出，這是一幢森嚴而可怖的罪犯羈留地。在大門的階石下，一群整裝和便衣的軍警，正在進出着。偶然一輛閃着訊號的警車和鎮暴車駛出，使到左近屋宇下和街燈下的人眾，莫不瞪着詫異的眼光，向馳駛般掠過的警車和鎮暴車，投以好奇的一瞥。——偉良站在幽然的月光下，他腳踏在花園的邊沿，聞着淡淡的花香，而抬眼望向，那建物內，某一黝黑而讓鐵條圍籠着的窗戶。他彷彿看到，他的少年時的友伴，仍在窗戶後的黑獄裡，用匍匐的姿勢，蹲跪在地上流淚。也彷彿聽到，他少年時代距今的友伴，在跪哭聲中，叫喚着阿爸阿媽，也叫喚着另一個半清半楚的名字：小碧！也在他喘氣和轉氣的時候，沉吟似地，在問了一句話：「阮坤呵，你在那裡！——」所有的景象和聲音，都很混亂地在偉良的心腦裡載浮載沉。他幾乎大聲的吶喊起來。在街燈半灰晦的晃照下，他的臉色陡地慘白。滿額際涇涇地沁着汗。他站在滿圓的花園上，臉色難過得，使所有行駛過的公車和轎車，駕駛的人，都不期然地，把好奇的眼睛，伸向車窗外，向他警望着。月華在近處俯照，星花在遠處閃灼。近處的灰褐色的建築物內，掩埋着阿祥的萬古愁情。遠處星花如撒的天邊處，浮載着阮坤的理想和大志。在天邊和近處之間的偉良，則心如刀削的悲悵難過。他想到同是老朋友的一個人，就在此時，明月又天涯的蒼穹下，兩個人接受了命運的不同裁判。他們中一個是社會改革的勇士，一個則是社會公理下的犯罪者，而他自己呢？——在茫茫黑夜的街路上。偉良百感交集的，拖拽着緩慢的腳步，向自己

的家屋方向走去。這裡沿路種植了一些花草，在夜風的頻送下，幽幽淡淡的香氣撲鼻而來。一排古舊的屋宇下，在簷影晃忽之間，可見到幾個衣著時髦的女人，在作着半公開的賣弄風情。一群神色腴腆的男子，反而在女人們的牽引下，踢着篤篤作響的皮鞋和高蹠鞋聲，走向越去越濕冷的虛黯小巷。在街角的一簇花樹間，出現一群大放着煤氣燈的小販。他們在擺賣着炒熟了的栗子、麵條和糕餅。一個錫蘭攤販扭亮了他的晶體收音機，那裡正播放着悅耳的民族音樂。另一個中國小販，則播放着政黨大選的計票廣播。由於廣播是現場的直接收音，在播音員的夾敘夾述中，傳來各黨支持者，如浪潮般的歡呼和叫喊。播音員好不容易才把計票的部份結果報告出來，在全場的人眾，發出如雷轟似的呼嘯，有人大喊着「勝利」有人在說「勝利是屬於全國人民的！——」接着，雷動的掌聲和歌聲，透過收音機的廣播，在全市的上空縈繞着。街頭巷尾的政治熱心者，正在交頭接耳的，在互相傳遞着訊息。賭徒則有人歡喜有人愁。在花街柳巷的幽深處，也有人在瞪弄着眼睛看女人時，雙耳則在細聽着晶體收音機的廣播。街隣磚牆上的各式政黨標語，仍然在向你熱切地，推銷着他們的政領和諾言。每一個政黨領袖，都被貼在斑駁的牆面上，向全市人民作誠摯而禮貌的微笑。

偉良在花香和脂香混雜的柳巷前走過。他越過馬路，衝過人流，而步履急速地，向街對面的家屋走去。他走近自家的樓房前，突然感到，一重猛力的暈眩感，在腦膜裡沖溢起來。這裡的街燈，自從經過日前的一場騷亂後，部份已被毀，而顯得燈火明滅不定。他站在街衢外的瀝青路上，把自己的身軀，用極大的意志力穩定下來。他努力使自己的暈眩和嘔吐，在瞬間間平抑下來。然後，帶着頹唐而落拓的身姿，向巷衢深處的樓房裡走去。他嗅到撲臉而來的，家屋熟悉的氣味。也嗅到一種特異的氣味，從雜院處黑黯的角落裡流溢出來。他抬起疲怠和疑惑的眼睛，望向那黑黯中，才發覺那裡點燃起，一點點宛如星光似的星火。那是煤油燈的亮光。伴着閃灼不定的燈火，偉良嗅到一重前所未聞的煤油氣，也聽到一陣似有還無的，男人的喟嘆聲和婦孺嚶嚶的啜泣聲。偉良仿如夢淵裡，突然地浮游出來。他以為樓房裡的住戶，遇到了什麼奇特的意外。在那雜院裡外，有一群失神的人，正蹲坐在那裡悲泣和嘆息。偉良在驚疑不定之間，好像自己的耳膜裡，充滿着家人和隣人的哭嚷。所有人的聲音，都像頻鼓似的，在他的耳膜裡吟響得使他頭腦裡，充滿着麻痺和癢痛！

(十三)

夜才是初夜。夜的氣息，已在樓房前的雜院內

，洋溢了開來。所有能夠讓人蹲立的空間，這時候，在夜風的吹送下，已讓一群攜帶着細軟，和扶育着男女長幼的災黎們，佔據住了。這些災黎，大都是講中國話和馬來話。他們的臉孔，在淡月和燈火的晃照下，使站在雜院過道上的偉良，很清楚地看到，他們是本地的市民。而不是那批，操講本地人聽聞不懂的外地難民。——偉良正在半暈厥中，緩緩喘氣。他的慘白臉容，很快讓一個站在過道內的隣居發現了。他在半虛黯中，迅速地提步上前，對偉良說：「呵，是你，偉良！」那種熟悉的語音，使偉良很快就看出，站在他身畔的，是他熟悉的阿牛叔。他對偉良眈望着，粗皺的臉皮上，透着一種關切的情意，他說：「你怎麼啦，偉良！你的臉容很難看哦！」他和偉良相距兩步之遙，二人彼此都看到對方臉上淌汗。偉良強自鎮靜的，用手揩拭着頸脊內的汗汁，很沒來由地，輕聲埋怨了一句說：「真是的，這樣清涼的夜晚，也會使人出熱汗！——」他聳肩和擺手後，說：「這些人——」他泛露出不明所以的表情，用微有顫抖的手勢，指向雜院內，一群互相偎靠，而蹲立在冷濕的磚地上的人群。他們當中，有人用骯髒而佈滿碎洞的布篷，在那裡張掛成一，遮蔽露水的帳幕。大部份的婦孺，都被優待地置身在帳幕下。男人則在帳幕外，半簽身地偎在各自的包裹細軟裡。他們愁眉苦臉地，頻頻轉動着無助的眼睛。一陣露水和清風撲下，使所有的男人都忍不住打寒顫。幾個幼小的童稚，在黑黯的帳幕下啼哭。

「他們是樓房後，被大水沖毀家屋的難民。他們一時沒有找到適當的棲身處，所以，只好在這裡暫過一夜！」阿牛叔和偉良，一起走向樓房內，一邊對偉良說着。「呵，殖民地當局，竟然沒有理會他們！——」偉良不覺訝然說道。他的麻痛腦膜裡，馬上又迴旋起早上的景象。一群迭一群，慘失家園的人，在風濤洶湧的海沿上，睜突着失神而悲痛的眼睛，望向被海水雨水，沖搗成一片殘缺的家屋。一群男人為了搶救珍貴的家具，竟然冒險縱身跳入吼怒的海濤裡。他們當中，有一些撈起了自己的家具用品，一些則隨着波浪滾滾而去。在一重巨浪的捲掩下，幾個男子的身影，倏然地在碧波間消失了。在岸上的婦孺們，有人搶天呼地的叫嚷着。另外一些人則頻叫搶救。但是，細雨淒迷的海濤上，人們除了見到浪頭在放肆地翻湧，就是耳聞到風聲的簫簫，和人群的哭喊。那些人用中國話和馬來話，在此起彼伏的，共同的哭喊說：「救救人命呵！保護我們的家園呵！——」可是，在雷霆萬均的海濤下，一樁迭一樁的木屋，已隨着蔽天的巨波，而捲沉海底。一群臉無表情的殖民地軍警，和他們指揮下的消防車，都毫無動彈的，靠在濡濕的岸沿上



，用無計可施的神情，看着一樞迭一樞的簡陋木屋，讓奔騰的巨浪沖搖無踪！——而偉良就在這忙亂的一瞬間，突然地暈厥了過去。他在暈眩和清醒之間，聽到一群馬來人，在用最哀切的聲音，在哭叫着說：「我的家呵，我的家呵！——」這聲音越過了一截時空，而在此際，又在偉良的耳鼓裡敲動起來。

雜院內，在遮蔽夜風和霧瘴的帳幕下，黑暗中，不住的傳來災黎們的嗚咽和痛吟。他們中有人在說：「我的家呵，我的家呵！」說的是中國話馬來話印度話。偉良在走近自己的房屋前，看到麗芳帶着孩子若輝，在那灰黯的門檻處站立着。自己的房屋內，燃亮着一盞小小的燈泡。昏黃的光照下，可見到老阿媽橫臥在閣房上，不住的轉側着身軀，嘴裡含糊糊的說着夢囈似的話語。雜院遠處，在低垂的帳幕下，蹲匍着一群苦難的災黎，在雜院近處，靠近樓房的簷翼下，聚集了本宅大多數的住戶。他們當中有些在外納涼的，有些則帶着同情似的眼光，在黑暗中唏噓嘆息。他們中有人低語地吟嘆說：「真的是一群可憐的人哦！——」這句充滿淒涼的話，在這充滿蒼涼的雜院內，很能挑逗起人們的愁緒。人人在臉臉相覷中，很容易在對方的眼眶內看到一瞥淚花。——偉良在麗芳的眼眶內，看到了淚，也看到了複雜的愁情。他趨前一步，正要開腔說話，麗芳已率先說道：「你是去看探了阿祥，嗯？」偉良又搖頭又頷首的，長長嘆了一口氣。他的混亂表情，使到自己也對自己不能瞭解的，頻頻用手勢，對麗芳請求着對他的原諒。麗芳想不到他，竟然近來情緒會紊亂到這種地步。她把身軀挪近偉良，好在月光和燈光的混照下，看清楚偉良那副失魂而落拓的樣相。她看到偉良，僅只是一天的時間過去，他的臉容已雕刻上，前所未有的愁悵和悲愴。他把送走了阮坤和探望了阿祥的複雜情緒，完全灌注在他的顏容上。他久久不能消褪的悲悵，直接感染了他的妻子麗芳，使後者本來早衰的臉容上，更然的鋪上一重抹之不去淒苦。麗芳用略帶顫抖，却強自壓抑着的聲氣，對他說：「不要太過自苦了，偉良！——」她那種溫馨的語態，使偉良一陣子溫暖的溢上心頭。他用有點疲累而酸痛的眼睛，試圖在半虛黯的氛圍下，好好的看望一下他的妻子。他好像要在她的容貌和神止上，找回他多年已沒有，好好品嚐到溫情和蜜意。但他這狀若呆笨的舉止，很快就讓麗芳感到窘逼，而漲紅着兩頰。她把癡望着她的偉良，輕輕地推開了一下。她把偉良在忘情的怔忡間，推醒了過來，說：「你吃過了晚飯了沒有，偉良？我還為你留下了菜飯！——」她說着，隨手指向燈光晦暗的房屋。老阿媽的夢囈聲和吞涎沫聲，很使偉良和麗芳，很感心痛地，互相

無言地喟嘆了一聲。剛才二人間，電光火石間迸發出來的溫馨和蜜意，迅速地在二人心坎間消失了。連孩子若輝，也饒能懂事的，把腦勺枕在麗芳的腰懷內。他用沉吟似的聲氣，在仔聲地叫喚着：「阿爸阿媽哦！——」孩子的呼喚聲，使偉良麗芳二人，心頭裡溢滿着難堪的苦楚。二人互相啣望了一眼，然後身軀稍為遠立一點，彼此盡在不言中的，領了一下首，偉良說：「真的對不起妳和孩子，麗芳！你們都在等着我回來嗎？——」他說着，眼睛抬望了一下燈光幽幽淡淡的房屋，說：「老阿媽還好嗎？——」他說完這句話，才發現麗芳的淚水，已浮漫在眼眶邊沿。她微微地在抽噎着。好像有許多話，欲說又說不盡然的，在那裡靜悄悄地喘氣。偉良一下子明白了過來。他用手覆在麗芳的肩膀上覆按一下，似乎要藉此給予她力量，使她堅強和自信起來似的，對她說：「一個年邁而又長期患上癱瘓的人，我們理應作好心理上的準備！——」他說到這裡，自己的聲音也不免兀地瘖啞了起來，麗芳顯然知道偉良的情緒，已然高漲到崩瀉的階段。她不願意在這愁情如網的雜院前，讓他們的悲悵情緒感染到了他人。他們同時發現到，先前的阿牛叔，和其他的隣里們，仍然像發呆似地，用憐惜和悲憫的眼光，看着一群落拓的災黎，正在匍着頭，在進食着憐人送給他們的餅乾或飯肴。在巷衢口外的過道上，聚集了一群左近隣家的住客。他們男女老幼都有。大家不約而同的，正各自從家裡梢來一鑊一鍋的熱飯殘羹，向蜷集在雜院內外的災黎們分發。幾個嘗食着飯肴的災黎，有中國人馬來人等，在感激之餘，掩不住內心的衝動，竟然互相抱着頭，在嚎啕地痛哭。哭聲使分發飯肴的隣里們，幾個感情稍為脆弱的，都在街外路燈的斜照下，不歇的伸手擤弄着鼻子。一個少女的甚至哭出了聲來。



(待續)

我們上兩期說過《蕉風月刊》要改革，最遲在明年初，事實上我們已逐步在做了。比如版面設計，我們便下了點功夫，某些版多留了些空白，多加幾條線，或多放幾張圖片。詩不再排在文末，以免給人補白的感覺。

這樣做，大概也是編者一點自己風格的反映。這麼說，並不表示編者獨沽一味。《蕉風》園地絕對開放，編者從來沒門戶之見（其實們心自問，我們果真有資格樹派別立門戶麼），更沒有以私己的意識型態君臨天下的意思。編者不過是像宣報節目的司儀那樣，把精彩好戲介紹給讀者。戲好，司儀台風佳，觀眾自會報以掌聲喝采聲。有人叫好，固然高興，但是編者最感激的還是賜稿的作者。《蕉風》並不是同人雜誌，每期近十萬字的篇幅單靠幾位基本作者是不夠的。編者才學能力有限，也不可能一手包辦，因此極需來自四面八方的生力軍支援。寫作是苦差，也是樂事，稿寫完後寄給我們，大家在這裏交流交流（郝毅民先生曾名之曰：「靈性的交流」），也是不亦樂乎的事吧。

我們需要的稿件，不外散文、小說、詩、譯文類的創作與翻譯，以後還希望有更多電影、書評、書話、史料、報導文學等文字，而且我們也會試編幾個專題，談談或介紹一些熱門或冷門的課題或作家。至於美術版，我們打算從善如流取消了，但我們還是樂意刊登藝術圖文（其實《蕉風》一路來都是文、藝並重），長篇小說我們連載了二部，暫時無意再刊登新作，但寫長篇的朋友也不必氣餒，蕉風出版社已恢復出版叢書，好的作品我們還是樂意出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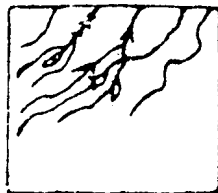
暫時只想到這些，一定還有些我們沒想到的地方，請大家提出來供我們參考改進。

郝毅民先生的「文藝與情慾」前幾期誤編為「雨花隨筆」，是要向作者、讀者致歉的。我們希望能一期刊畢這篇論述文字，可是為了某些技術上的因素，只好延到下期了。

希望年輕一輩的作者嘗試把最好的作品寄來，不必顧忌《蕉風》的嚴肅作風，照寄來可也。只要文筆通順、文采具新意，我們就會考慮給予刊出。對「新人」，我們總是較寬容的。

有人寫有關電影大師們的稿來嗎？雖然電影在這裡還是很冷門，但我們仍然渴望有人告訴我們世界上有人拍了些什麼美妙的電影？說不定有一天我們就會看到這些美妙的電影了，但即使看不到，我們總是高興知道有人在認真的工作，認真的拍電影。

## 風訊



也有人在認真的寫好書罷？譬如小說和詩，那麼請介紹給我們認識，讓讀書人知道到底這些人怎樣的寫小說怎樣的寫詩？不然我們寫來寫去都是寫目前這個水準的作品了。那有什麼意思呢？總有一天寫的人和看的人同樣被累死。這裡的文化氣息不成氣候，我們是否應該努力一些些放眼看看人家又是怎樣的從事文學工作？堅強的毅力看來比才氣更為重要。我希望大家在為生活開銷賺錢之餘，也接觸到另外一個文學藝術的天地，調劑調劑生活也是好的。

或許也有人不大認真的寫作讀書罷？那麼有沒發現新大陸？譬如碰到一個人寫古怪但獨特的東西？有沒有？我們不敢要求過高，只要還不差的作品，可以看了令人輕鬆感興趣的文字，我們也就高興接受了。世界是這麼的大和廣，又有這麼多人是詩人、作家、畫家、藝術家等等，我們難道不想多懂得一些些嗎？

真的再也沒有什麼人在寫文章、看電影、聽歌、讀書了嗎？那麼人們都在做什麼呢？我在日文書局逛一逛、英文書局逛一逛，就漸漸的微悲，他們的書出得這麼的多，這麼的多姿多采，還真是美麗呢，設計又特出秀氣，而且不知寫得多精彩，而我們做一份雜誌就天天要叫苦連天的，因為稿荒。

現在錄影帶又似乎不這樣來勢兇兇了，真不懂我們那些寫作的人還有什麼藉口說錄影帶侵佔了他們思考和讀書的時間？真叫人百思莫解。我們的寫作人是否該多多吸取養料，重頭再來過？寫壞幾個小說或甚至幾本書都無關重要，但總不能一味不知錯的壞下去吧？讓我們以另外一個姿態繼續努力不懈地寫下去好了。

# 風格獨特的水彩畫家劉培和

劉奇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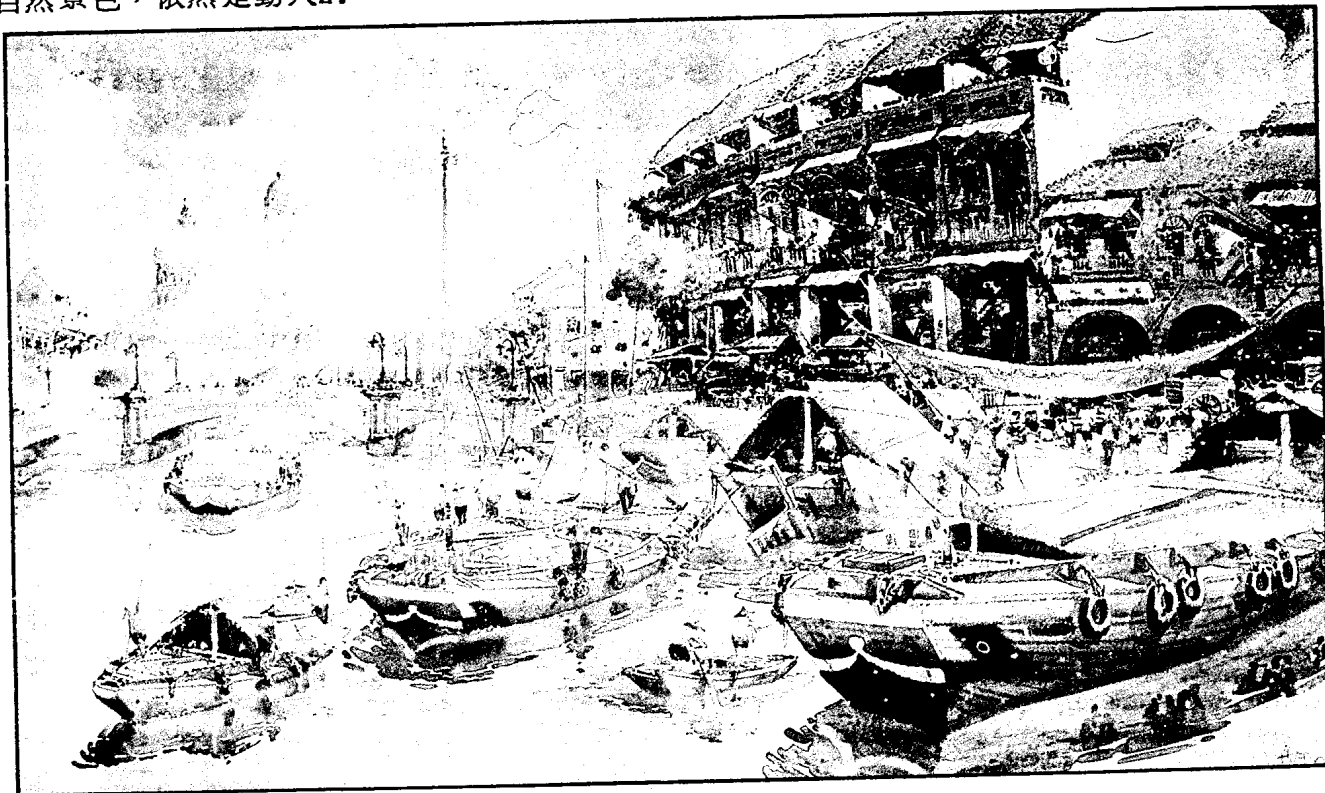


劉培和是新加坡著名而且受歡迎的水彩畫家之一。他的作品，不但有許多人收藏，更有世界各地人士，也喜歡買他的畫。當何政廣兄告訴我，劉培和將於六月中旬來臺北舉行個人畫展，我聽了感到非常高興，因為我相信他那種獨特風格的水彩畫，是同樣會在臺灣受到歡迎和矚目的。

這位一九四五年出生於新加坡的畫家劉培和，一九六五年畢業於南洋美術專科學校。他能畫油畫和水彩，更能寫水墨畫。但是，他經過多年的從事繪畫經驗，認為自己最能發揮水彩畫之長，所以近年來多數以水彩作畫。所那種又透明又優美而富於誘惑力的圖畫，就算畫的不是大

自然景色，依然是動人的。

▽ 昔日繁忙的河 (1982)



劉培和的作品之所以聞名中外，這雖然與他的圖畫多數以新加坡為背景有關。但最主要的還是整個畫面能給人一種清新感覺，筆觸輕快而奔放，色調豐富而明朗。他認為藝術要有真實感，故此贊成對景寫生。他為著要將新加坡人形容為經濟動脈的新加坡河上，賦與新鮮和誘人形象，有一個時期幾乎天天坐在河岸上，用充沛熱情描繪穿梭不停的船隻的形態，然後再經過藝術的加工和取舍，真實而又生動地描繪出這條充滿著熱帶色彩的新加坡河的特色了，而且帶有生活的氣息和情趣。



早市 (水墨畫196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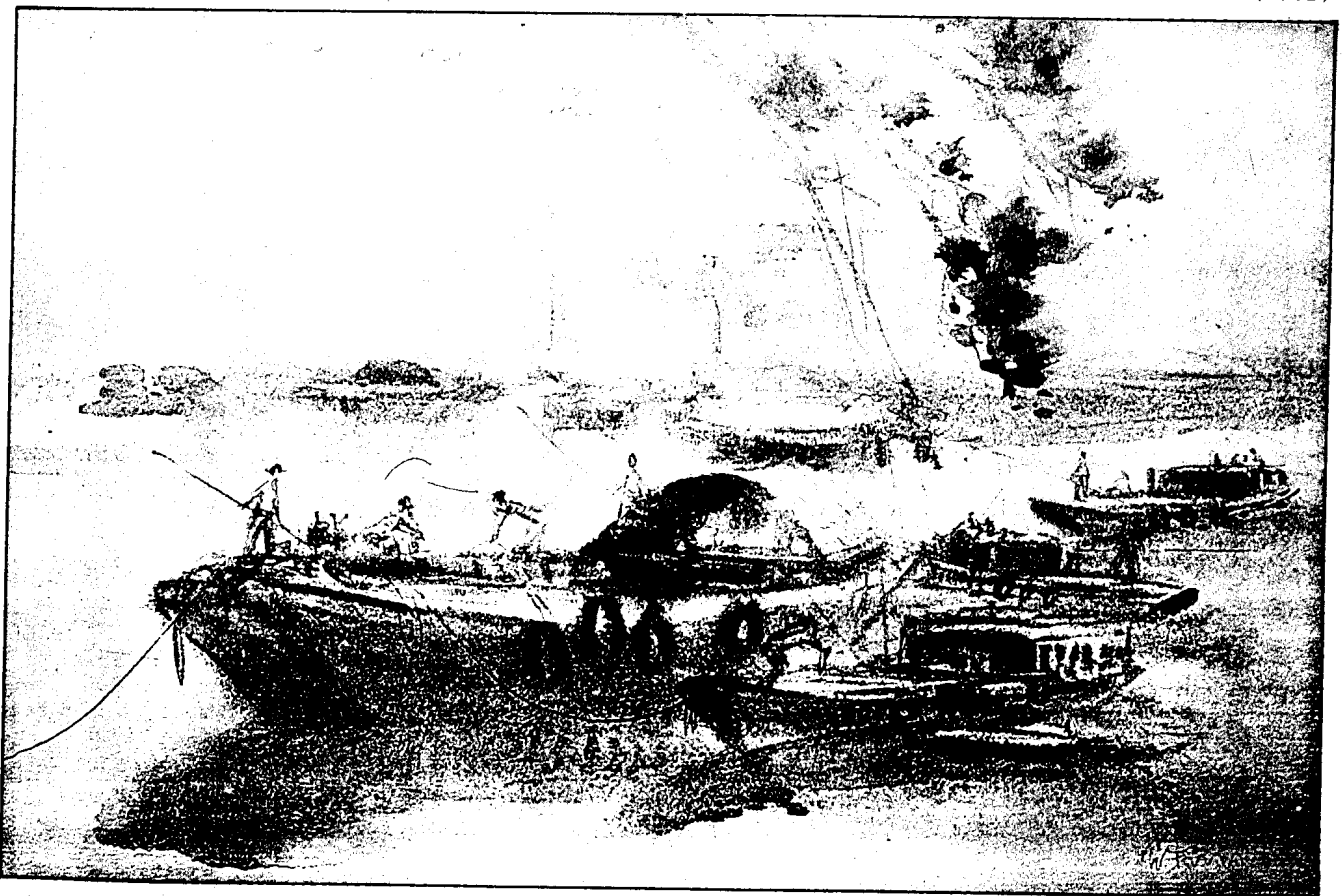
培和的水彩畫，實是吸收英國水彩畫的透明和淋漓水份的特長，還運用了西洋畫不可缺少的敏感而絢麗的色彩。除了這些，由於他亦能寫水墨畫，故此巧妙地結合了中國畫中的線條、點苔、飛白等的筆墨技巧，計白當黑，虛實相生的藝術手法，創造自己的風格。過去我曾多次稱讚他的作品既有動人色彩，又有嫺熟的運筆，故此深深打動了觀眾的心。然而，他每一次都非常謙虛，說自己的作品實還是在探索和嘗試的階段，馬不停蹄地繼續嘗試新的風格。果然，近來看到他不少的新作，彷彿是脫胎換骨，又出現了新的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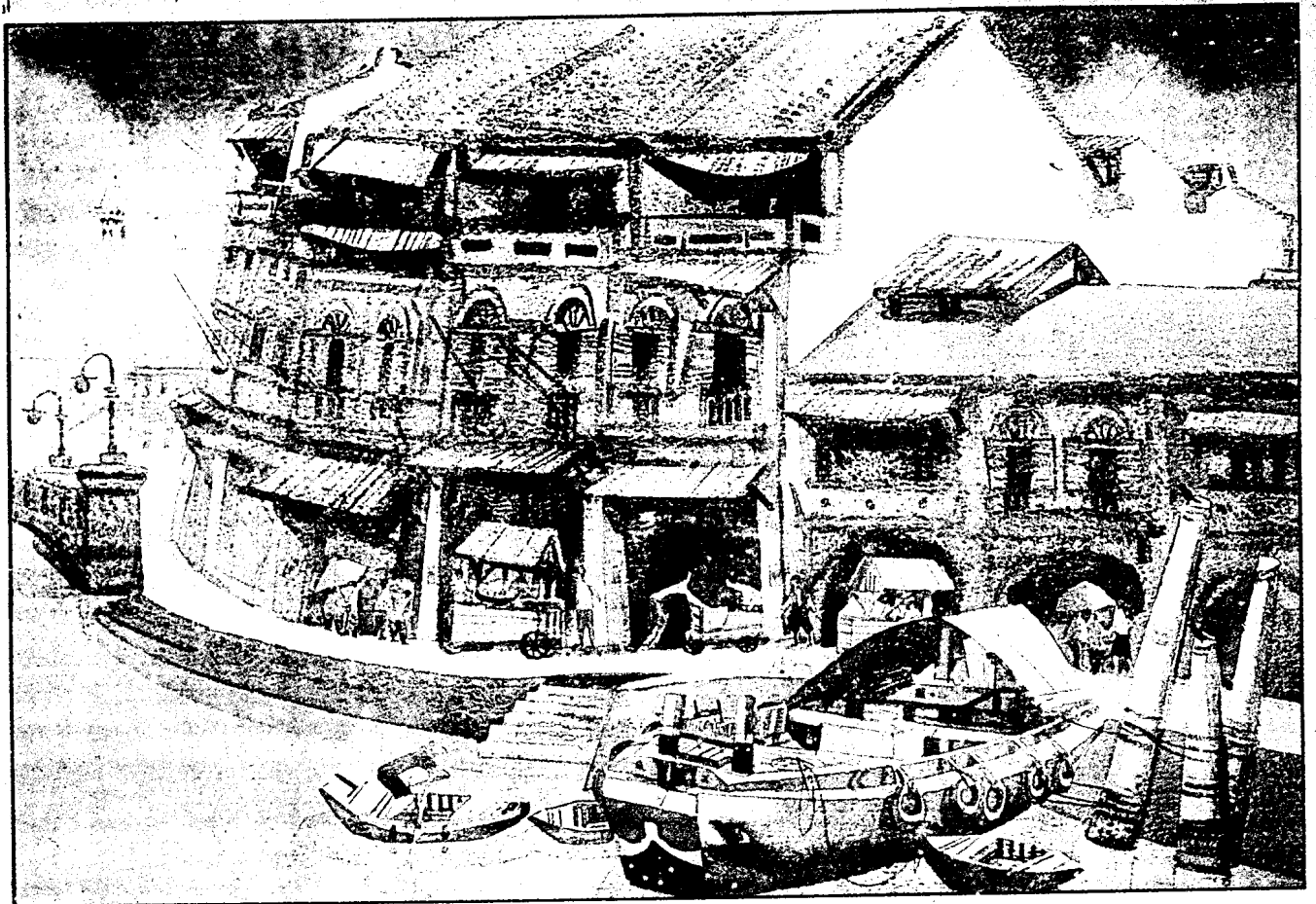
劉培和的作品通常表現強烈的寫實主義，這一年來他更喜歡用中國畫的線條，細膩的筆觸，去表現他心中的風景。而且在構圖方面，更接近東方式，色彩方面再不是濕淋淋，而是柔和的。儘管如此，他所用的題材，還是他所熟悉的新加坡的載貨木船佔多，以及古老的建築物。但是，不同之處，是他在水彩畫中追求體積的傾向愈發明顯，故此才把傳統式的建築物繪得更結實和更緊湊，他彷彿是將素描、白描，甚至是木雕的刀法，把物體堅立起來，這已不是透視中的縮影，而是充滿著量感和質感。使得新加坡河的景色化成了新的面目。

我不敢肯定大家都會接受劉培和的水彩畫新風格。的確，從畫家胸中奔流出來的創作熱情，實是大胆的「變」。看他用筆寫出水彩的線條，輕鬆自如，而不是在形式和技巧上擺什麼花樣，更不自我宣傳地譁眾取寵。他追求的是真切和流暢，甜而不膩，巧而適度。畫家所追求的正是把東方人的感情，融匯到水彩畫裏，表現出和諧境界。

無論劉培和藝術形式怎樣的改變，他依然是注重充實每一幅作品的內容。因為藝術作品的美感質量的高或低，不僅是個別藝術形式的問題，它先決的條件是在於有分量的豐富內容。劉培和的水彩畫這樣地受到中外人士歡迎，那就是他充實的藝術作品內容，有一定的深度和容量，才會容易被大家所接受的。所以，就算他近日改變了過去的寫實風格的水彩畫，還是那麼能夠打動和感染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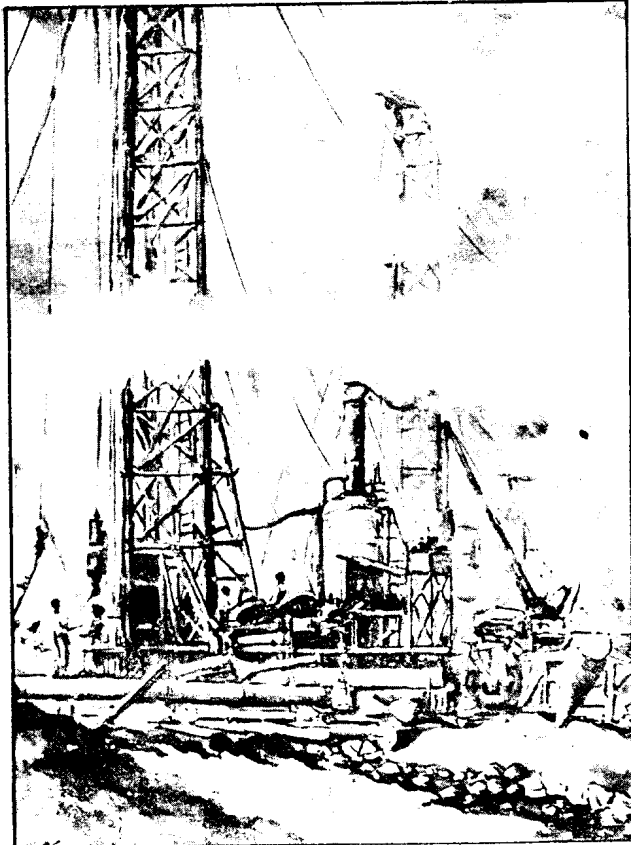
▽ 雨后 (19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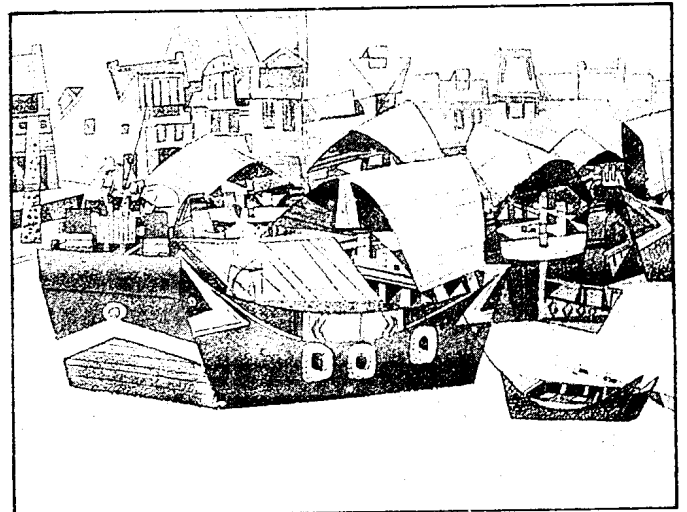
△ 河畔 (1984)

▽ 建築工場 (1964)



做爲一個水彩畫家，劉培和是有能力理解觀衆的審美要求。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他作畫去迎合大家，他却大胆地在自己能力的範圍內，追求新的風格。這是他可貴之處，也是做爲一個藝術家必備的條件。

▽ 新加坡河畔 (1984)



# 實力派水彩畫家——劉培和

式岩

新加坡著名的現代水彩畫家劉培和，一九八五年六月應邀來到臺北在百家畫廊舉行個人畫展，十天來獲得了無數觀者及畫家的一致好評。

劉培和一九四五年生於新加坡，一九六五年畢業於南洋美術專科學院，從事繪畫工作近二十年。他的作品每一次都被選在亞細安藝術節上巡迴展出，除了個展和聯展外，也經常參加許多國內外的畫展。



△小巷口 (1981)

新加坡藝評家劉奇俊認為：「培和的水彩畫，實是吸收英國水彩畫的透明和淋漓水分的特長，還運用了西洋畫不可或缺的敏感而絢麗的色彩，除了這些，由於他亦能寫水墨畫，故此巧妙地結合了中國畫中的線條，點苔、飛白等的筆墨技巧，計白當黑，虛實相生的藝術手法，創造自己的風格。」

劉培和的水彩畫風格，是從艱辛的寫生起立奠基，逐漸演變成寫實的自然主義，畫面從極端的精確準度的描繪，以細緻的筆觸，去表現他心目中的風景，甚至對畫面裏面的點景人物的輪廓造形與動作，都絲毫不馬虎，「而且在構圖方面，更接近東方式，色彩方面再不是濕淋淋，而是柔和的，儘管如此，他所用的題材，還是他所熟悉的新加坡的載貨木船佔多，以及古老的建築物。但是，不同之處是他在水彩畫中追求體積的傾向愈發明顯，故此，才把傳統式的建築物繪得更結實和更緊湊，他彷彿是將素描、白描，甚至是木雕的刀法，把物體豎起來，這已不是透視中的縮影，而是充滿着量感和質感。使得新加坡河的景色，化成了新的面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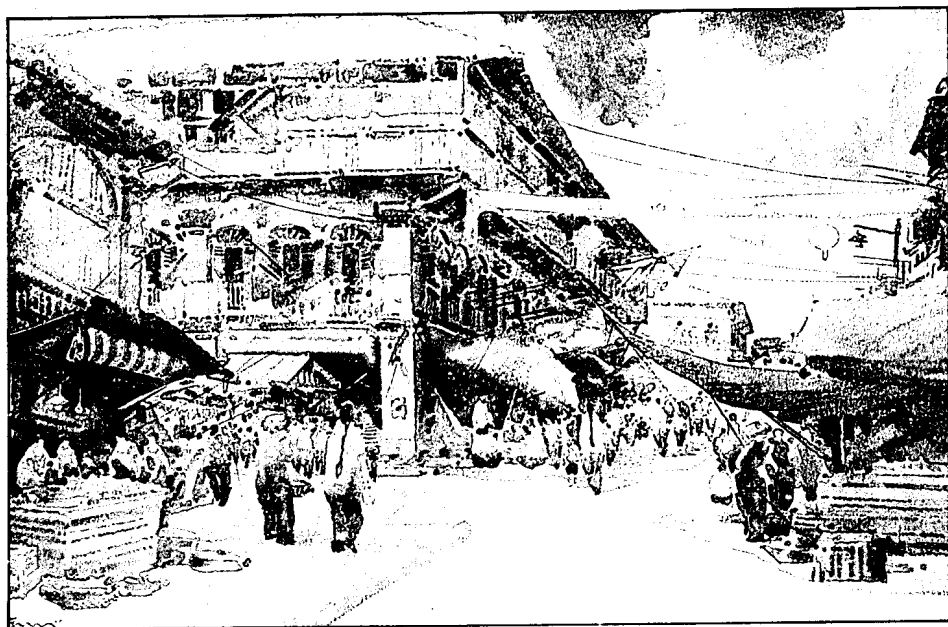
一九七九年，新加坡文化部、國家博物院和新加坡其它美術團體聯合主辦的國慶美術展覽，劉培和以一幅新風格的水彩畫，獲得特殊獎勵。一九八〇年至八三年，他也多次獲得新加坡南洋美術專科學院校友會的優秀獎。

這位新加坡水彩畫會及現代畫會會員的劉培和，早年對油畫及水墨畫更有深入的研究及造詣。但經過了多年的從事繪畫經驗以來，認為自己最能發揮水彩畫之特長，最適合自己創作的風格，所以近年來多數以水彩作畫。他那種又透明又優美而富於誘惑力的圖畫，就算畫的不是大自然景色，依然是動人的。

▽晒陽光 (尼泊爾1984)



從變形變調的節奏裏，劉培和脫離強調寫實對「形」所帶來的桎梏，所以線條更能表現得活潑，色彩更能發揮得淋漓豐富的效果，即使是他對題材的選擇，仍固執熱愛着他的碼頭、運河、木船、橋、建築，但孕育出來的畫面所給予人的感受，已不是原來的純是畫面美所引起人的共鳴。此時；花非花，霧非霧，雨非雨，融合在他對大自然偉大神秘的詩意反應，則日漸深刻，表露無遺。「他那用筆寫出來的水彩的線條，而不是在形式和技巧上擺什麼花樣，更不自我宣傳地譁眾取寵。他追求的是真切和流暢，甜而不膩，巧而適度。畫家所追求的正是把東方人的感情，融匯到水彩畫裏，表現出和諧境界。」



△牛車水街景（1982）

劉培和的作品之所以聞名中外，這雖然與他的圖畫多數以新加坡為背景有關。但最主要的還是整個畫面能給人一種清新的感覺，筆觸輕快而奔放，色調豐富而明朗。他認為藝術要有真實感，所以他贊成對景寫生。他為着要將新加坡人形容為經濟動脈的新加坡河上，賦予新鮮和誘人形象，有一個時期幾乎天天坐在河岸上，用充沛熱情描繪穿梭不停的船隻的形態，然後再經過藝術的加工和取捨，真實又生動地描繪出這條充滿着熱帶色彩的新加坡河的特色了，而且帶有生活的氣息和情趣。

劉培和離開了學校，原本是可以找個優厚薪資的固定工作，但他却不願侷限於這種固定的生活，他嚮往大自然，浩瀚的海洋，終於到船運公司找個海員工作，以期從多變的環境中，去尋覓更多彩更富理想的人生事物。也因為如此，他的畫面中，充滿着對生活周遭熟悉的事物，在日積月累生活刺戟着經驗下，產生了豐富的創造力。



形成有獨特風格的畫家來說，對他固定的形象與畫風不一定是一種好事，或許因名而累，守成不變，而影響了他可以突破而更精進的創造力。劉培和是有其獨特的風格，却不斷在尋求多變的路子，他自己一直謙虛的說，他的水彩畫，一直在摸索試驗的階段，因此他不曾停留下來緬懷沉醉於他既有的成就之中，而始終不斷地衝刺再衝刺，進步更進步，這是做為一個有真正技巧思想的畫家所追尋的目標，也是劉培和所以成為今日星洲水彩畫家先驅的原因。

◁ 晨的河畔（19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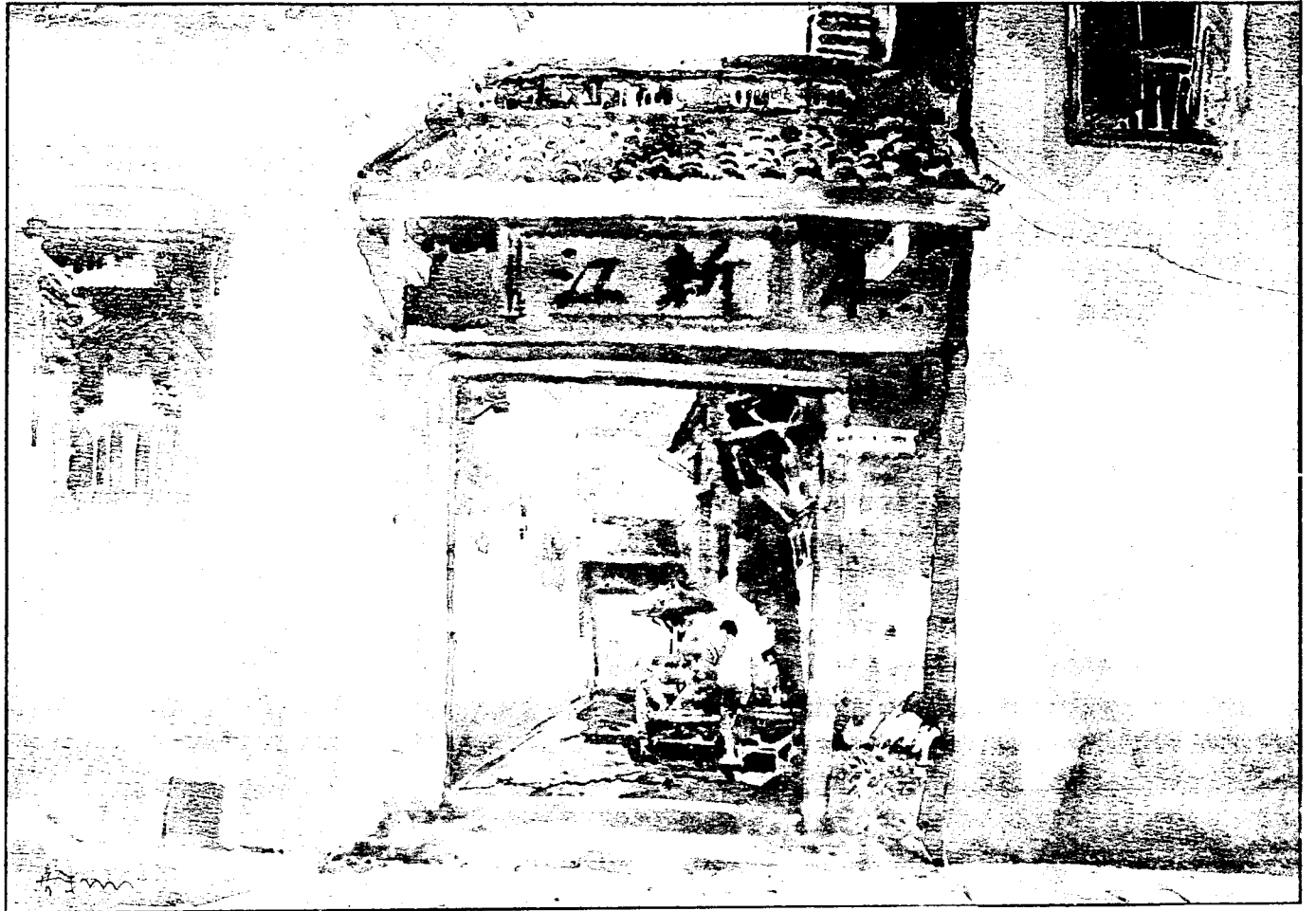


△ 尼泊爾街場 (一) (1983)

▽ 尼泊爾街場 (二) (1983)







△ 巷口 (1981)

# 喜愛航海的水彩畫家劉培和

劉其偉

在藝術生活的領域裡，沒有天賦是不能成功；有了天賦而欠缺生活的刺戟經驗，也是不能產生創造力。

星洲青年水彩畫家劉培和，就是抱着這種信念，倚着航海生活上的刺激，來磨練他自己。他是一位身軀結實，舉止率直，對人坦誠，一望而知是一個航海的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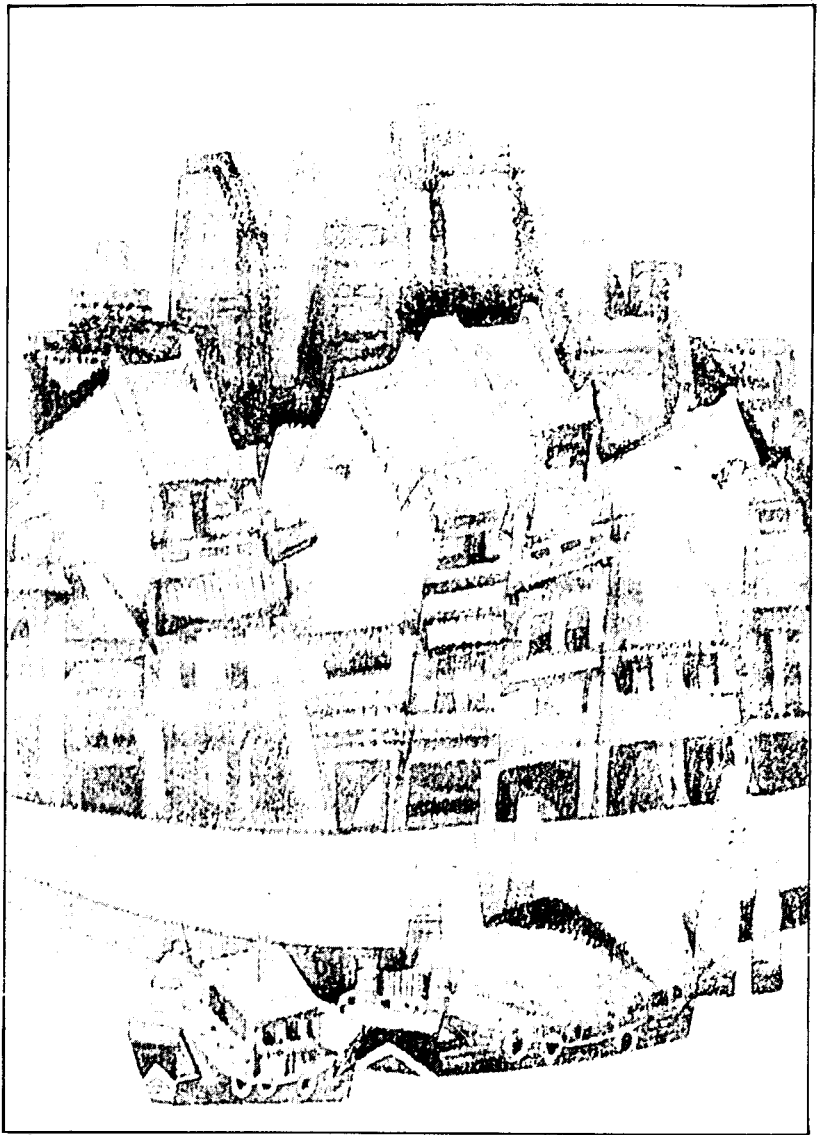
一九五四年出生星洲，曾在南洋美專完成了學業。星洲是一個高度發展的商業社會，他渡出校門，如果要找份固定工作，原本毫無困難，然而他却不願蝸居於一隅，却向航運公司找一份海員工作，以期從多變的環境中，去尋覓更多指示人生價值和理想的事物。

由於將及六年的航海生涯，使他得以遨遊四海，五大洲的港口，幾乎都有過他的足跡。他體驗世上每一個角落裡的人們生活方式，雖然他生長在長年陽光普照的南洋，但他經常也嚐到被嚴寒包圍的灰色世界——他讚美人類的生存，和海一樣地危險與美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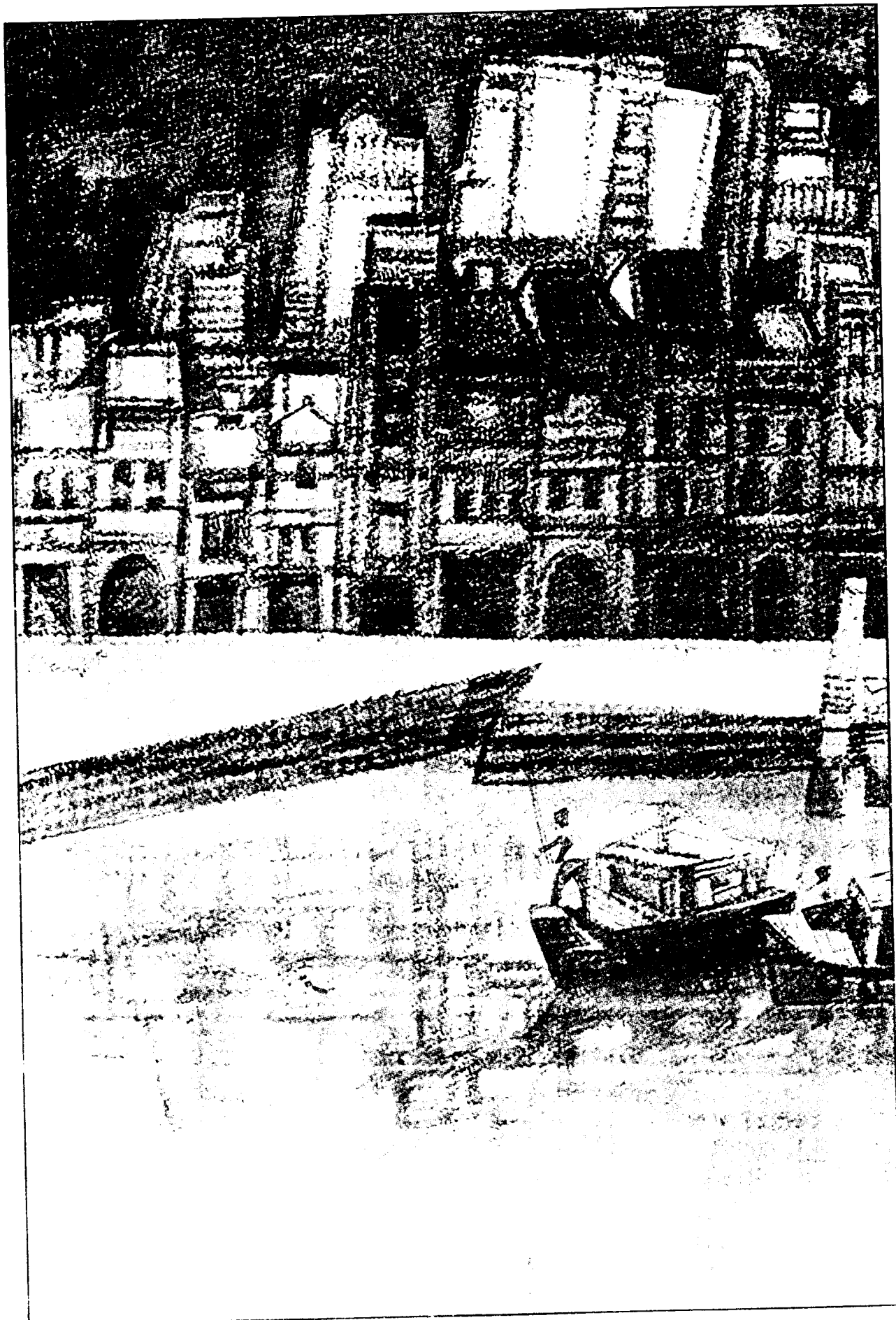
他在航海的一段日子裡，只是體驗人生，却少作畫。其後他回到星洲，就在報館裡找到一份安定的工作，他一面畫插圖，同時也開始水彩創作。他初期的作品，大多混合着強烈的印象主義，尤其把握着高度的氣氛。近年他對大自然偉大神秘的詩意反應，則日見深刻。近年突然擺脫了對自然的模仿，獨創了自己的形式，帶着濃厚的裝飾性，而成爲印象主義的另一支。

筆者尤其喜歡他類似「星加坡河」和「橋畔」的兩幅風格，他以自然的結構來觀察事物，計算精確的形象中，賦以幾何學的意味；畫面上仔細配搭的間隔，猶似音樂的音符排列。他雖然使用了建築工程的形象，構成巴哈底裝飾似的圖案音樂造形，但却能始終保持一種實際自然景象的聯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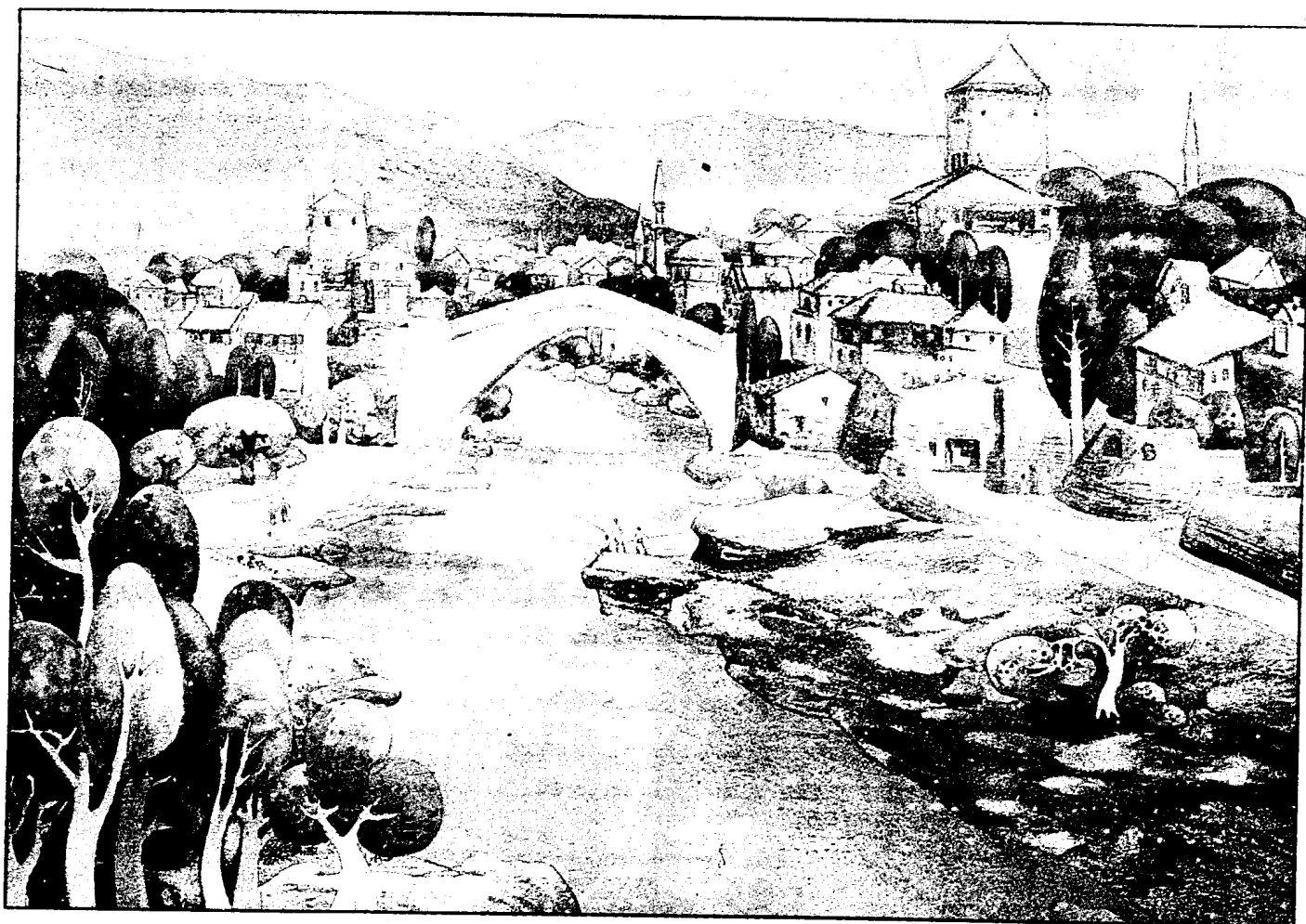
在七十年代今日的星洲，劉培和當是最富才華水彩畫家之一，他能夠把雜亂無章的物象秩序化，也可以把內心那份航海的熱力，表現以鮮明的色彩。這在藝術思想上，都可以稱爲星洲水彩的先驅。



△新加坡河畔（1984）



△ 新加坡河 (1984)



△白橋（1985）



△ 祥神峇厘島 (1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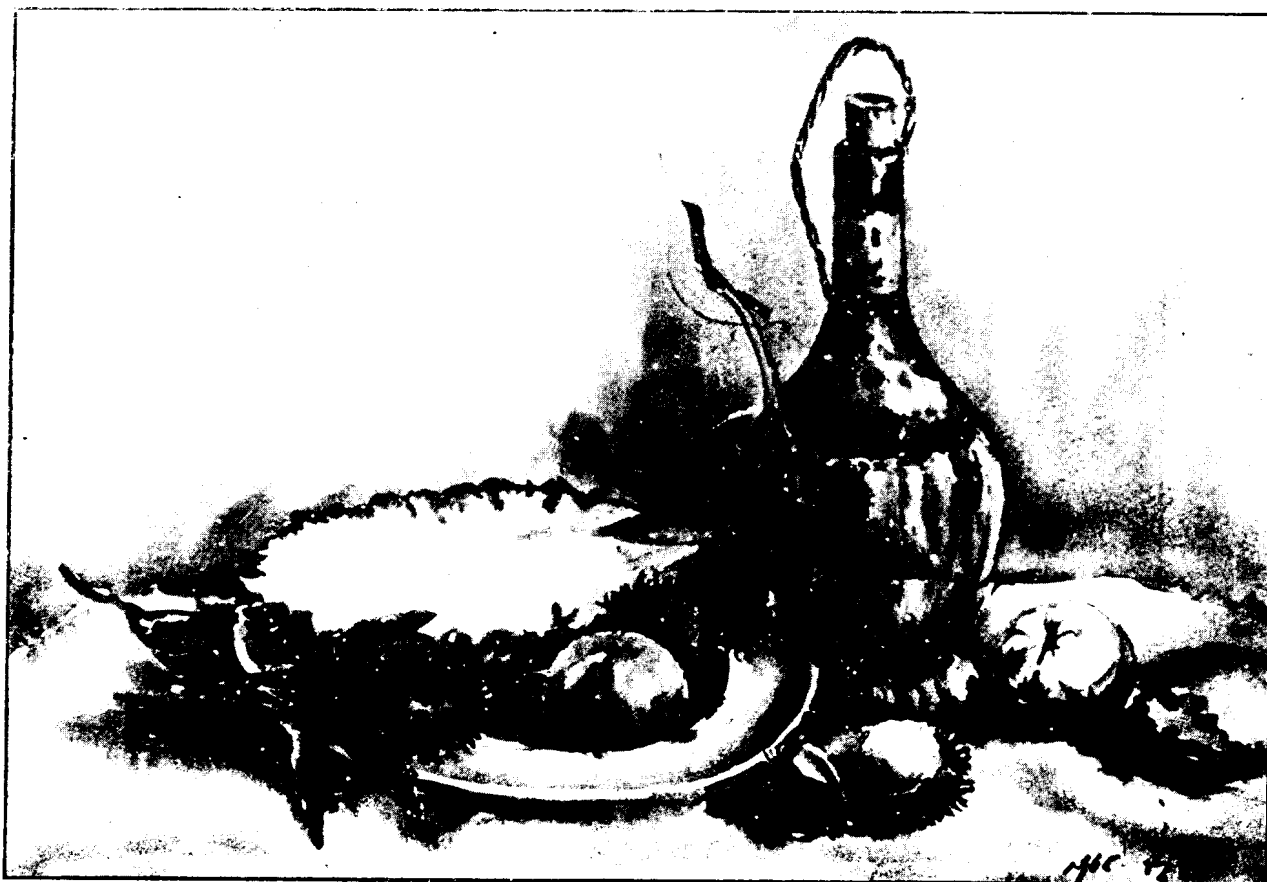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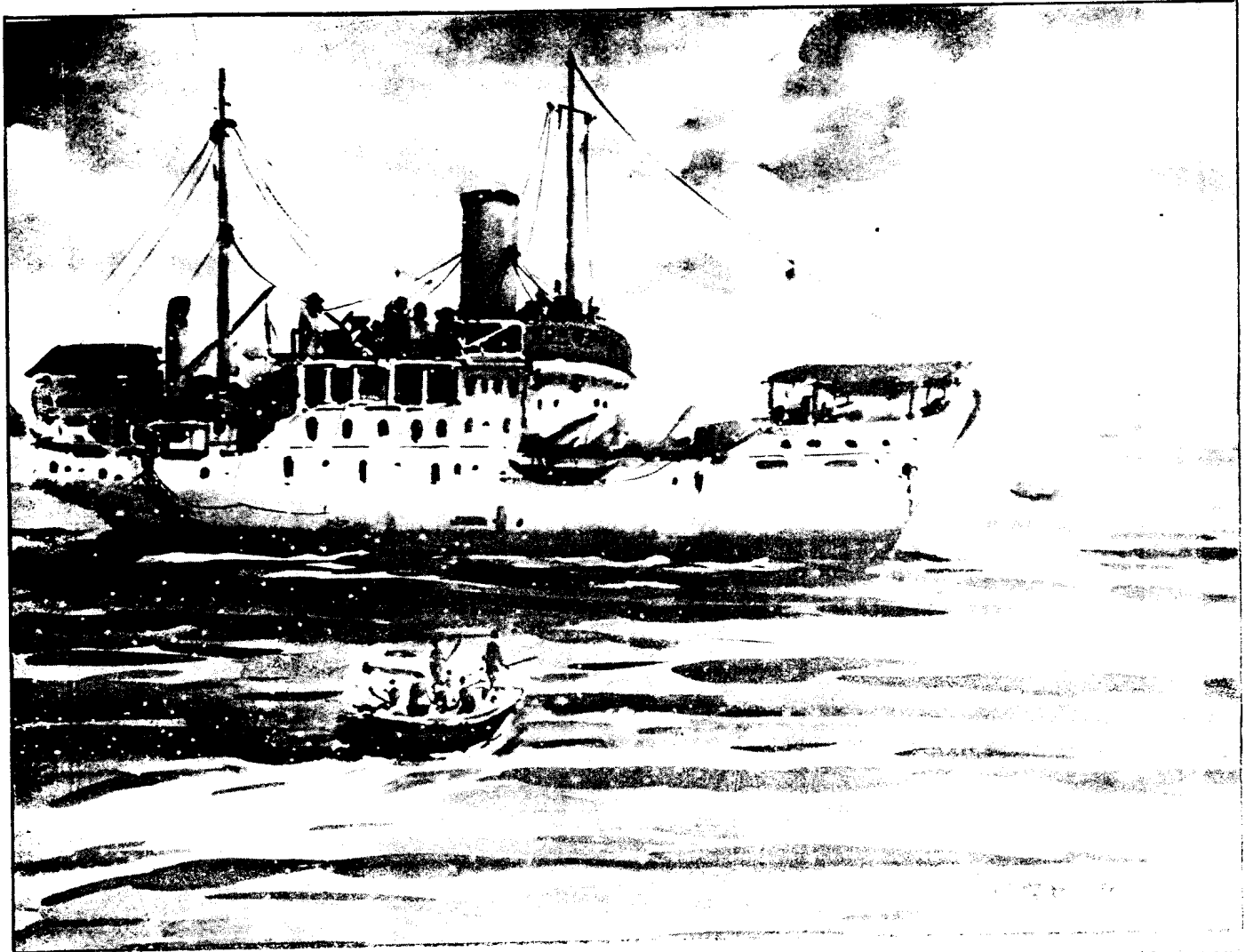
△ 峇厘島海神廟 (1980)



△ 植物園 (1965)

▽ 静物 (1965)





△船 (19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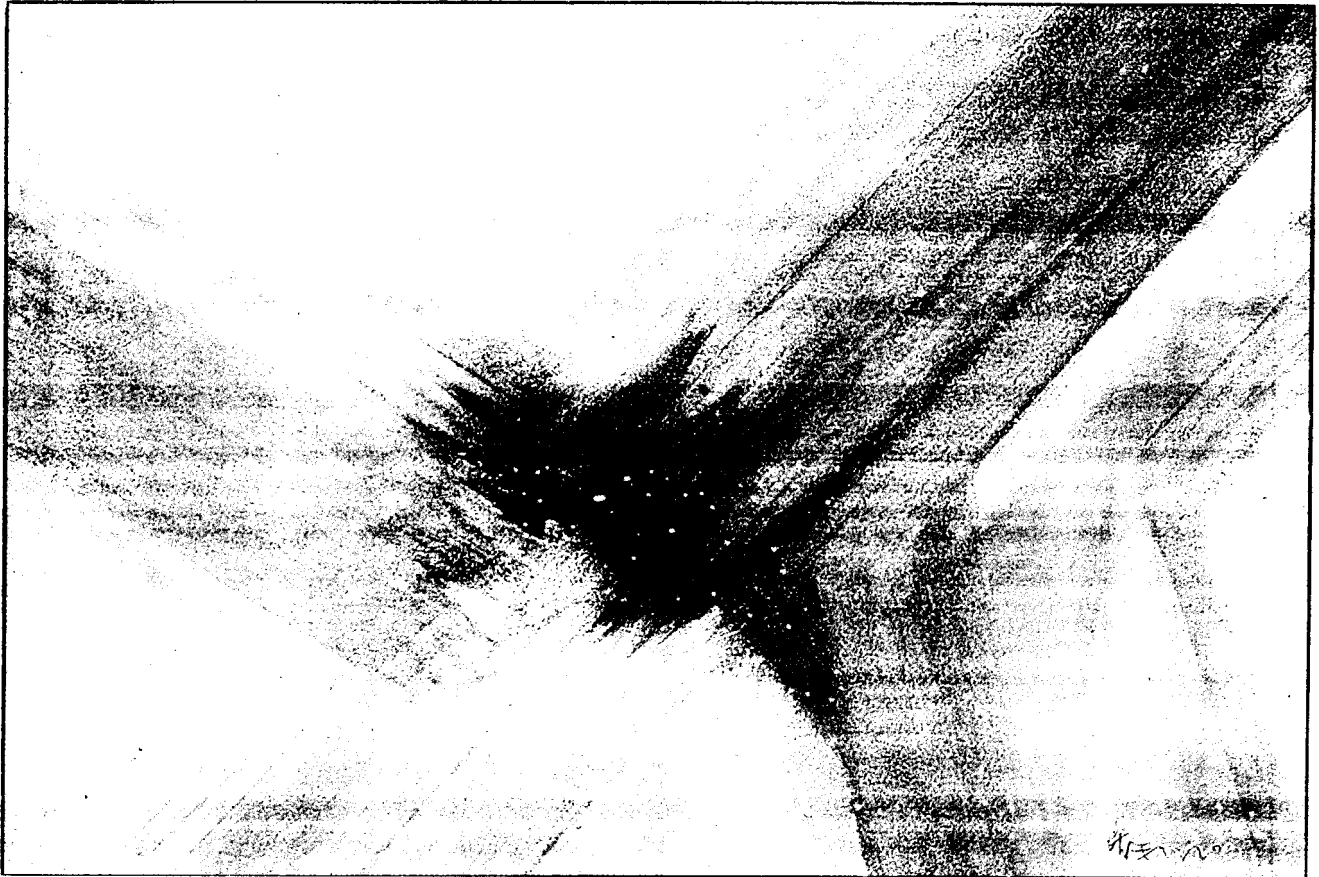


△ 魚 (水墨畫19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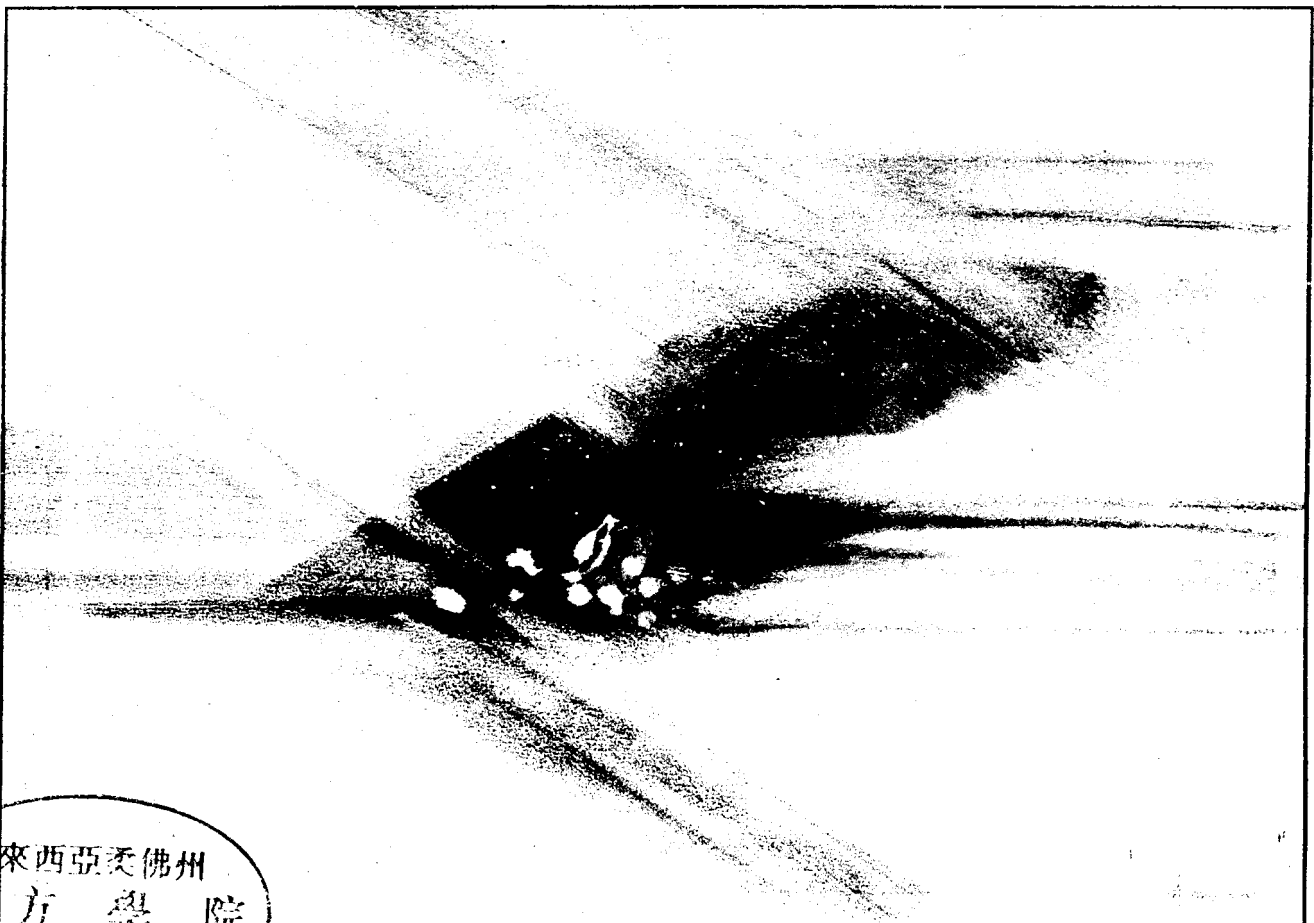


△ 網下 (水墨畫19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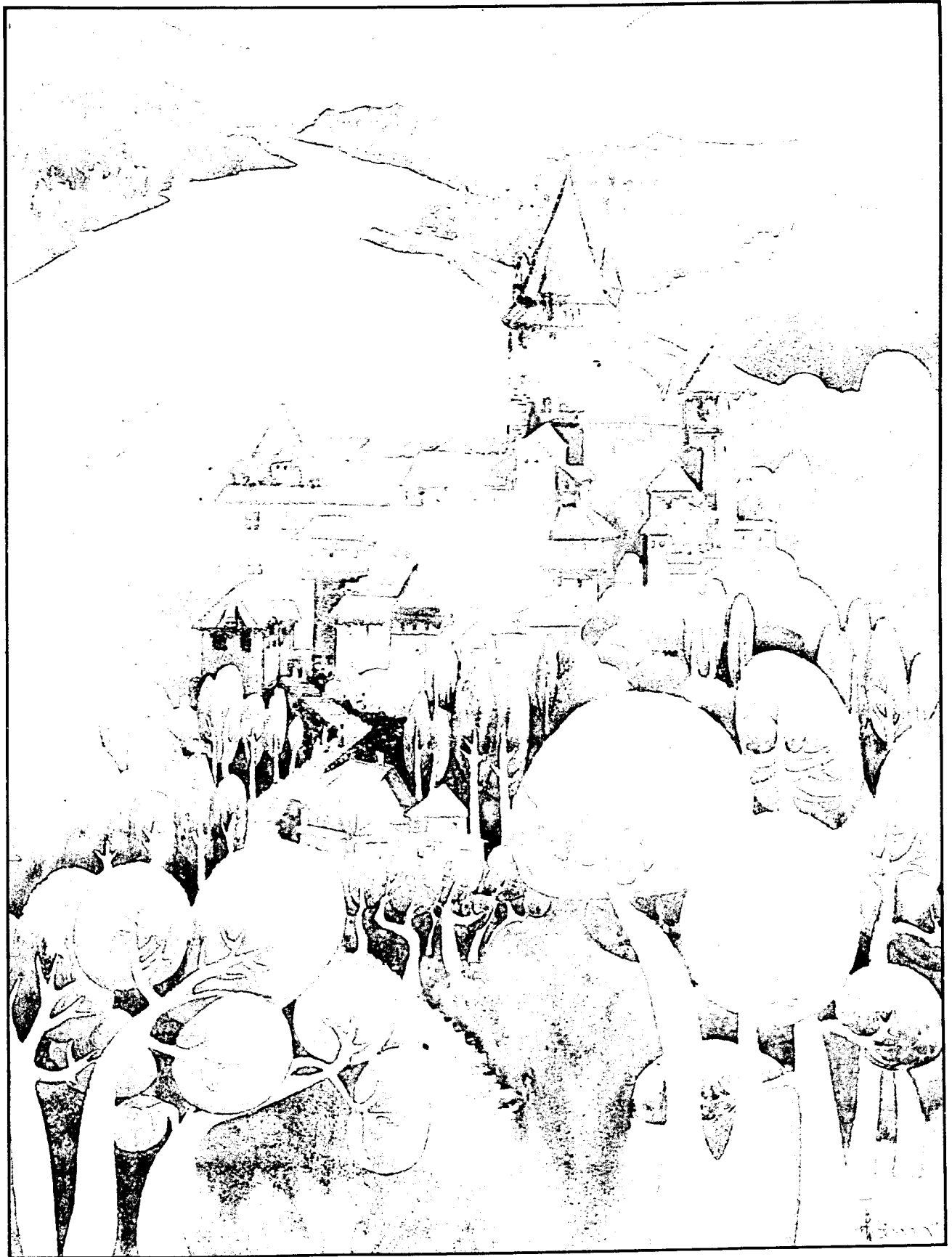


△ 抽象畫 (19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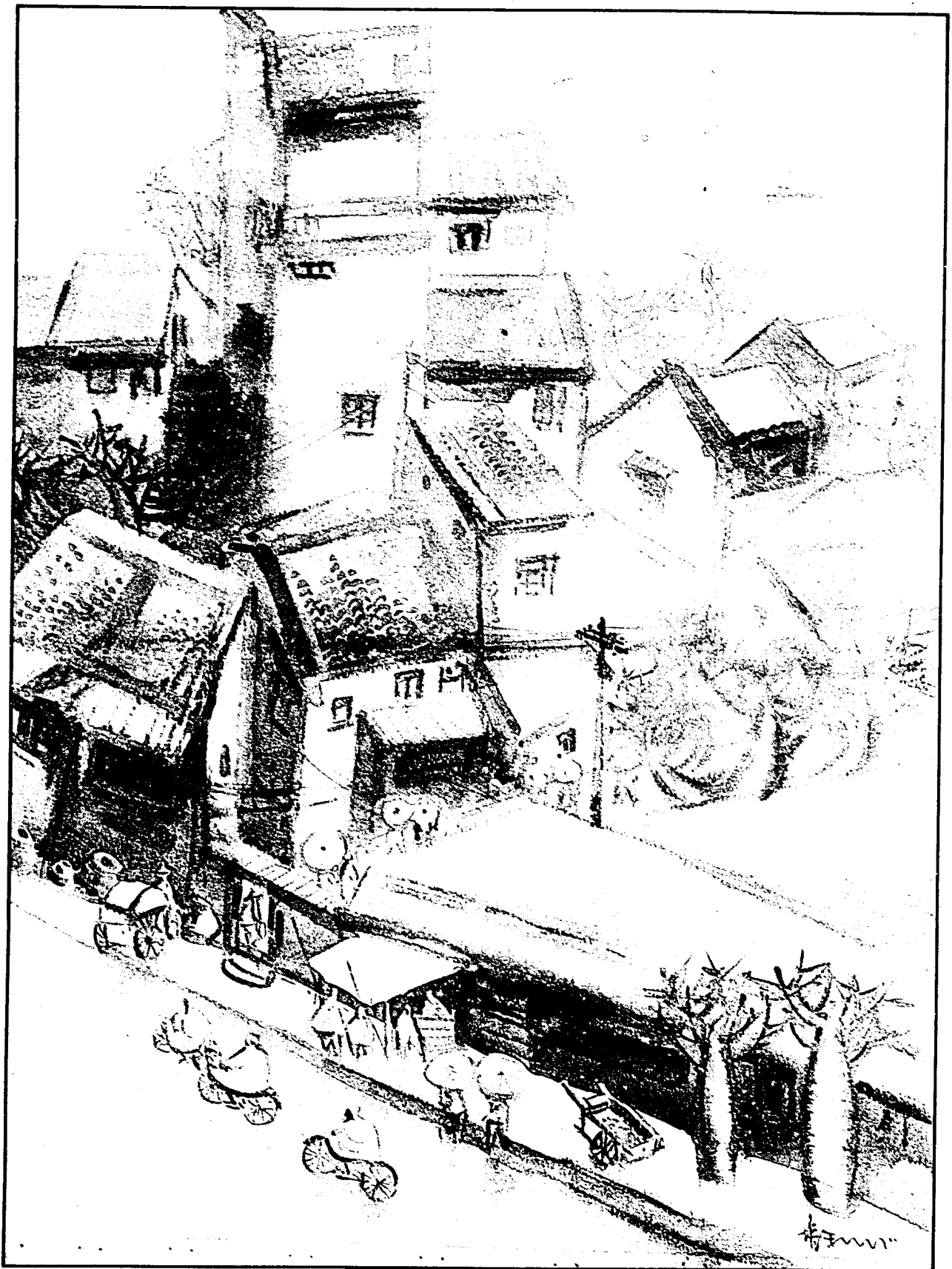
▽ 抽象畫 (1985)



馬來西亞柔佛州  
南方學院  
圖書館



△ 清晨的古堡（水彩1985） 劉培和



△ 汕頭舊屋 (水彩1984) 劉培和

# 蕉風月刊

BULANAN CHAO FOON

CHAO FOON MONTHLY

封面說明：河畔老屋 (水彩1984) 劉培和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agen penjual malaya book co., 22-24,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 union book co ltd., no. 1a, bras basah complex, block 231, bain street, singapore 0718.